

# 實地考察馬六甲

夏其龍編





## 香港中文大學 天主教研究叢書學術顧問團

陳德光教授 ( 台灣輔仁大學 )

張學明教授 ( 香港中文大學 )

房志榮教授 ( 台灣輔仁大學 )

龔立人教授 ( 香港中文大學 )

關俊棠教授 ( 香港中文大學 )

勞伯壩教授 ( 聖神修院神哲學院 )

陸鴻基教授 ( 多倫多約克大學 )

Prof. Roman Malek, SVD ( Monumenta Serica Institute, Sankt Augustin )

Prof. Peter C. Ohan ( Georgetown University, Washington D. C. )

鐘鳴旦教授 ( Katholieke Universit Leuven, Belgium )

Prof. Leonard Swidler ( Temple University, Philadelphia )

譚偉倫教授 ( 香港中文大學 )

譚永亮教授 ( 香港中文大學 )

田英傑神父 ( 宗座外方傳教會 )

黃懷秋教授 ( 台灣輔仁大學 )

楊秀珠教授 ( 香港中文大學 )

## 香港中文大學 天主教研究叢書

### 通識系列①《實地考察馬六甲》

叢書主編：賴品超、蔡惠民、夏其龍

本書總編：夏其龍

執行編輯：曾家洛

助理編輯：高俊傑

編輯小組：胡 希(美工設計)、盧日高(校對)、陳士齊

出 版：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  
香港 新界 沙田 香港中文大學  
電話(852) 3163 4277  
傳真(852) 3163 4451

網 址：[www.cuhk.edu.hk/crs/catholic](http://www.cuhk.edu.hk/crs/catholic)

電 郵：[catholic@cuhk.edu.hk](mailto:catholic@cuhk.edu.hk)

承 印：明愛印刷訓練中心

二零零八年八月初版

版權所有：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

# 目錄

---

## 一、序

- |            |       |   |
|------------|-------|---|
| 1. 總序      |       | 1 |
| 2. 天主教研究中心 | 賴品超教授 | 2 |
| 3. 基督教研究中心 | 盧龍光牧師 | 4 |

## 二、第一部分

- |                           |     |    |
|---------------------------|-----|----|
| 1. 導論：馬六甲 — 東西文化交流中的一個時間囊 | 夏其龍 | 9  |
| 2. 馬六甲的考察點                |     | 19 |

## 三、第二部分

### I 專題文章

- |                                  |     |    |
|----------------------------------|-----|----|
| 發現米憐(William Milne, 1785-1822)之墓 | 黎子鵬 | 53 |
|----------------------------------|-----|----|
- 

## II 考察報告

1. 總論	曾家洛、高俊傑	67
2. 馬六甲之旅	陳士齊	72
3. 鄭和下西洋與馬六甲華人	黎子暘	82
4. 新加坡、馬六甲遊記	陳家強	90
5. 馬六甲的早期華人組織	鄧偉強、甘月娥	103
6. 比較馬六甲與香港早期華人社會 及領袖之情況及感想	馮佩珊	112
7. 論馬六甲華人的文化向心力	曾家洛、陳榮豐	121
8. Malacca: an important strategic point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Mando Anne Quinlat	130
9. A Touch of Colors in Malacca Mosaic of Tiles	Mayella Cheung	140
10. 馬六甲之行 — 沙勿略的啓示	阮美賢	147
11. 聖保羅教堂遺跡	黎婉芬	153

## 四、出版及贊助機構簡介

158

## 總序

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於二零零五年十一月成立，目的是促進與天主教相關的學術研究、培訓天主教學者、加強中外天主教學者之間的學術交流，以及推廣對天主教文化的知識。

本中心推出天主教研究叢書，旨在讓中外學者發表研究成果，期望引發更多學者研究天主教，促進與不同學科的學者作交流和對話，並提升社會大眾對天主教文化之認識。本叢書共分爲四個系列：

- 研究系列：主要出版經過學術評審之具原創性之研究成果，包括個人專著及會議論文集等。
- 翻譯系列：主要出版與天主教研究相關之外語書籍之漢譯，以提升漢語學界對國外研究成果之認識。
- 史料及工具系列：主要出版有助促進天主教研究之研究工具，包括史料、詞典、翻譯手冊等。
- 通識系列：主要出版面向社會大眾之書籍，目的在於深入淺出方式及貼近生活的主題介紹天主教文化。

本叢書乃公開之園地，歡迎各界人士提供意見及文稿，尤其歡迎有關天主教與社會之研究，共同促進天主教研究之發展。

## 賴序

馬六甲位在東西航運之要衝，更曾在東西交通史上扮演過重要的角色。葡萄牙人、荷蘭人以至英國人皆曾管治過馬六甲，而馬六甲更是海外華人的重要聚居地之一。她既保存了一些中國式的傳統建築以至華人墓地，也保留了西方宗教傳播的遺址，更可找到華人與當地人結合的後裔。對於認識不同文化之交流，其重要性自是不言而喻，而馬六甲更是天主教與基督新教來華的最重要的中途站之一，對了解中國教會史的發展有著重大的意義。

很多香港人都曾經去過馬六甲旅遊，對馬六甲會有一定的認識。然而，這一類的旅遊觀光，如沒有對基督宗教來華的歷史有深入認識的嚮導，恐怕未必能助人深入了解馬六甲對基督宗教來華的意義。

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和基督教研究中心，在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七日，合辦了為期五日四夜的「新加坡、馬六甲五天歷史之旅」，對兩地、尤其後者作出實地的考察。由於這一次是雙劍合璧，同行的四十一位團友，既有天主教背景也有基督新教背景的，結合起來正好互相配合，互益交流，除了有助更深入及全面地了解兩地在傳教史上的重要性。同行者之中，既有宗教研究的也有其他學科訓練的，因此可由不同的學術及文化視角，例如華僑的流散(diaspora)、全球化(globalization)等，去反省馬六甲的歷史。

本書所收集的文章，記錄了參與是次考察的學者與學生的一些反省。當中既有對華僑歷史的考察，也有對傳教史的反思。由這些考察與反思可見，對於參與的人來說，這肯定是一次十分豐富而饒有意義的考察。

在此本人代表天主教研究中心對安達旅運有限公司為考察安排妥善的行程及搜集馬六甲資料以協助本書出版，致以謝意。盼望本書的出版，除能讓讀者分享參與者的心得並較全面地認識這些地方外，更可啓迪讀者將來到這些或其他地方旅遊或考察時，對於相關的歷史與文化，有更多深入的反思。

賴品超  
香港中文大學  
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兼系主任  
天主教研究中心主任  
2008年2月2日



## 盧序

2007 年是馬禮遜來華二百年的大日子，香港不同的教會組織及學術團體舉行了多項紀念活動，誌念這位在二百年前來華傳教的先鋒。

馬禮遜來華的目標就是要把福音傳給中國人。不過，終其一生，由於受到清政府一口通商及禁教政策的限制，他只能在極有限的空間中，努力實踐上主交託的使命。由於面對重重困難，馬禮遜一度萌生離開廣州的念頭。他在 1813 年 7 月 21 日的日記中說：「現在我留在這裡（筆者按：指廣州）可不是宣教所立下的目標了。我想過較好的結局是我搬到馬六甲或爪哇。主啊，求您引導！」後來，他創辦「恆河外方傳道會」（Ultra-Ganges Missions），並在馬六甲設立基地，由他的同工米憐（William Milne）駐留。馬六甲成爲中國傳教的後勤基地，也可看作中國近代基督教史的「前傳」。

1842 年後，中國開放五口通商，並弛禁不許信奉西洋宗教的諭令，倫敦會原來在馬六甲的事工亦遷至香港。在中國開門的新形勢下，馬六甲基地因而完成其「等待中國」的歷史任務。昔日施洗約翰曾形容自己的工作：預備主的道，修直主的路。從近代中國基督教傳教史的脈絡下，馬六甲未嘗不是扮演著施洗約翰的角色。

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及基督教研究中心合辦的「馬六甲歷史之旅」，能夠在馬禮遜來華二百年的大日子成行考察，確是饒具意義之舉。雖然馬六甲所展現的文化及宗教意義，肯定較其作為中國傳教的「前傳」為豐富，但能夠重尋昔日倫敦會及米憐夫婦的足跡，管窺作為對華傳教後勤基地的遺產，顯然也是馬六甲歷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頁。

捧讀文集的文章，再令我回想昔日先賢的異象與召命。盼望這次歷史之旅不僅是認識過去，也能讓我們在當下重新確立自己的夢想與異象，並予以踐行。

是為序。

盧龍光  
香港中文大學  
崇基學院神學院院長  
基督教研究中心主任  
2008年7月2日

## 實地考察馬六甲

# 第一部分

## 導論



## 實地考察馬六甲

## 導論：馬六甲 — 東西文化交流中的一個時間囊

夏其龍

當你回到童年渡過快樂時光的地方，你會發現那地方給予你一種特別的感覺，並且喚起過往的記憶。在人類史上，很多地方曾發生過很多重要的事情，影響著今日人類的生活。這些地方蘊藏著豐富的記憶。當你漫遊這些地方時，只要你懂得發掘，並擁有一顆尊重歷史的心，就能夠接通那些沉積著的記憶，感受過往人類歷史的種種。

馬六甲（Melaka/ Malacca）是一座落於馬來半島西南岸的古城。這座古城曾經是東、西方貿易的重要港口。雖然今日的狀況已不能與過往比較，但屹立於這座古城內的古蹟卻擁有昔日數個世紀以來東、西文化接觸的人和事的種種記憶，供人回溯一段段的歷史。可以說，馬六甲是東西交通史上的一個寶貴的文化時間囊。通過實地考察，我們可以作一次歷史漫遊，成為尋找記憶的旅程。藉著馬六甲去認識東、西方的文化交流史，以至對基督宗教在中國發展的影響。在考察旅程中，並非要使你遺忘生活壓力、遺忘自己現實生活的安排，而是督促你記憶和尊重歷史。考察旅程之目的就是要從馬六甲這時間囊中為沉積的記憶解凍。

### 馬六甲的早期歷史

馬來人很早已於馬六甲河一帶沿河發展起他們的村落。由於海岸位置便利，印度和暹羅商人早已前來經商。這些商人將本來的印度和暹羅文化帶到馬來人的村落中，並影響到當時馬來人的社會結構。當時，馬來人的村落仍是實行酋長制度的，結合了暹羅傳入的神王觀念後，令酋長同時是政治，也是宗教的領袖，擁有十分大的權力。時至今日，蘇丹崇高的地位仍有著當時這種神王觀念的影子。其後，約十三、十四世紀，阿拉伯商人也前來經商，他們將伊斯蘭文化也一同帶進馬六甲及東南亞，並且令很多當地族群轉信伊斯蘭教。由於酋長擁有很高的政治和宗教地位，故此當族群領袖的信仰作出轉變，族人也會跟隨。至今伊斯蘭

## 實地考察馬六甲

教仍是馬來人主要的宗教。中國與西方文化就在這十分複雜的文化狀況下傳進馬六甲一帶。

### 鄭和南下與中國文化的傳入

首先，打開這次海上交通史序幕的是南下的明朝船隊。現時的馬六甲一帶在當時已有滿刺加之稱，為暹羅屬土。後因為明朝介入才使其獨立成國。根據《明史》記載：「滿刺加原為暹羅屬土，歲輸金四十兩為賦。永樂元年十月，明成祖遣使隨慶入朝貢方物，成祖封為滿刺加國王，賜誥印、彩帛、襲衣、黃蓋。」由此可見，滿刺加國與明朝有直接的淵源，後來明朝船隊南下，也以該處為航運要道。在 1405



至 1433 年的 28 年間，鄭和（1371-1433）七次下西洋時，五次途經這個由明朝支持而獨立的國家，並於當地設立官廟，供船艦停泊和整理貨物。馬歡（1416-51）在《瀛涯勝覽》中這樣描述：「中國寶船到彼，則立排柵，如城垣，設四門更鼓樓，夜則提鈴巡警。內又立重柵，如小城，蓋造庫藏倉廩，一應錢糧頓在其內。」今日，馬六甲華人為了紀念鄭和下西洋的事蹟，就在官廟的原來位置上，興建了鄭和博物館，重溯昔日的歷史片段。另外，自鄭和下西洋後，沿海華人日漸前往馬六甲一帶進行貿易，不但促進雙方經濟發展，也令馬六甲建立起華人社群。以至日後中國爆發戰爭或內亂等問題時，馬六甲都成為了華人移居的一個重要地方。

遊走於馬六甲，將會發現甚具生命力的中華文化與華人社群。當地稱為古董街的雞場街、融合三教文化的青雲亭、中國境外最大的中國人墓地三保山與及見證華人與馬來人結合的峇峇娘惹博物館都是華人在當地生活留下的重要古蹟，從這些考察點你將可感受及發現華人自從鄭和

南下以來在馬六甲史上的足跡。

## 西方帝國東來殖民

當中國人南下之時，西方的歐洲亦正蠢蠢欲動。由於航海技術的發展，歐洲航海家開始挑戰駛向東方的航線，藉以突破當時被阿拉伯人所壟斷的東方貿易。首先，葡萄牙和西班牙兩個國家為十六世紀的大航海時代揭開了序幕。

葡萄牙位處歐洲的西南端，面向大西洋和背靠地中海，擁有很多良港，加上漁業一向是葡萄牙的重要經濟支柱之一，造就其國內擁有很多優良的水手和造船工業。故此，當歐洲船隻使用三角形帆(triangle staysail)得以克服逆風航行時，她就迅速成爲了航海大國。在 1487 年 8 月，航海家迪亞士 (Bartolomeu Dias, 1450-1500) 奉葡萄牙國王若翰二世 (João II, 1455-95) 之命，率領船隊從里斯本出發，航行至非洲。在 1488 年初，迪亞士到達了好望角 (Cape of Good Hope)，並發現了非洲海岸從這裡開始轉而向東方延伸，令歐洲人得以通過非洲航道轉往亞洲。

在西班牙王國方面，熱那亞人(Genoese)哥倫布 (Christopher Columbus, 1451-1506) 在不獲葡萄牙王國的支持下，轉到了西班牙並獲得了航海資助。於 1492 年，哥倫布開始了自己的航行。他帶領著 88 人，乘坐三艘艦艇聖瑪莉亞號(Santa Maria)、蓮娜號(Nina)和遍達號(Pinta)出發。最終，經三個多月航程，發現了美洲新大陸。西班牙基於這次航海發現，亦開拓了一條新的貿易路線。

由於葡萄牙和西班牙兩國在航海路線上採取了不同方向，因此歐洲勢力向外向東延伸亦循兩條不同路線。葡萄牙從里斯本出發，經果亞 (Goa)、馬六甲，到達澳門和日本，而西班牙則從墨西哥，經菲律賓、台灣，繼而到達中國的福州。爲保障自己的貿易利益，兩國在航道附近亦分別建立起自己的殖民地。1511 年，滿刺加被葡萄牙佔據，因此展開其



## 實地考察馬六甲

數世紀的被殖民統治的歷史。從這段殖民歷史中，更可以窺見歐洲勢力的消長。荷蘭和英國兩個歐洲新興帝國就曾先後統治馬六甲。透過今日馬六甲城的古蹟，如聖保羅教堂、聖方濟教堂、聖地牙哥古城門、荷蘭紅屋、基督教堂和維多利亞噴泉等將可以在城市裡重新找到過往的殖民遺蹟。

## 貿易與傳教

綜觀馬六甲歷史，貿易在其發展軌跡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由於馬六甲海峽是東西方交通要道，因此東西方的貨物都需要通過這個航道輸送往來。鄭和下西洋就促進了中國與海外國家的貿易，並通過馬六甲將之轉運。另外，在十四、五世紀，歐洲人對於東方的貨物有很大興趣，特別是香料(spice)，例如：胡椒、肉桂和生薑等。這些香料是歐洲人當時用於加工肉類和防腐肉類的重要材料，故此，將東方貨品轉運至歐洲具有極大利潤。馬六甲自然成為列國侵佔和殖民的重要地方。而馬六甲本身亦有豐富的天然資源，如橡膠和錫等，這些材料經加工後，可製成各種商品，將這些資源出售，可為殖民國提供大量利潤。時至今日，承托汽車的輪胎和餐桌上的胡椒都與馬六甲這地方息息相關的。

由於貿易利益的引誘，歐洲各國才派出大量船隊來到東方世界，加速了全球化的過程。而不少傳教士亦因此才有機會來到異國當中進行傳教活動。國家和商人正從事貿易活動，賺取金錢之際，傳教士亦正展開他們拯救靈魂的工程。在十六世紀，方濟·沙勿略（Francis Xavier, 1506-1552）從葡萄牙來到馬六甲，並且遠至日本傳教。雖然他未能完成心願，將福音帶進中國，在 1552 年病逝於上川島。但他卻為往後到中國傳教的耶穌會士和天主教傳教士提供了大量有益的資訊和打下了基礎。在基督新教方面，在十九世紀，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1782-1834）亦想透過馬六甲內的華人社群向中國傳教。他與助手米憐（William Milne, 1785-1822）開辦英華學校，並且從事翻譯聖經的工作。馬六甲可算為中

國基督宗教的發展預備了道路，讓往後的傳教士將信仰的種子向中國散播。當你踏入馬六甲市內，在各教堂裡自然留意到他們曾經走過的傳教之路。

## 結語

馬六甲曾經是東西海上交通在南亞的一個重要據點。可惜，比較昔日與今天，她在東西海上貿易之中已不再扮演重要角色，取而代之的是其周邊的地區。在荷蘭統治時，英國就已經發展了檳城（Penang）和新加坡（Singapore），並以這兩座城取代馬六甲在海峽的控制權，甚至有將之萎縮和毀滅的可能。雖然最終在馬六甲的天然資源誘惑下，英國保留了馬六甲，但也令其難以回到昔日光輝。今日，馬六甲海峽仍是東西方航運要道，運送石油至東南亞各國的油輪永無間斷，但海峽控制權的旁落已使馬六甲難再成為重要的貿易港口。馬六甲的屹立見證了這段歷史的興衰更替。

到了現在，走到馬六甲市內，你將發現人口和語言的混雜性。人口以馬來人和華人為主，然後還包括了印度人、葡萄牙人、荷蘭人和英國人等。在語言方面，馬拉語是主要的官方語言，但華語、英語也相當普及。這些今日的情景叫人不禁回想起由於昔日馬六甲是各國貿易的重要據點，因而令到她發展起多元的文化。來馬六甲隨意瀏覽三、四小時的遊客，只可看看山河，看看平房，可是認真考察的人可能三、四天也嫌不足，而希望有一、兩週之時間。如果你想走一次精彩的記憶之旅，馬六甲實在是一個值得選擇的地方。

## 參考書目

1. 石滄金著。《馬來西亞華人團研究》。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05。
2. 何國忠著。《馬來西亞華人：身份認同、文化與族群政治》。華社研究中心，2002。
3. 李元瑾主編。《新馬華人---傳統與現代的對話》。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華語言文化中心；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南洋大學畢業生協會，2002。
4. 李靈窗著。《馬來西亞華人---延伸、獨有及融合的中華文化》。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2004。
5. 林水椽、駱靜山合編。《馬來西亞華人史》。馬來西亞：馬來西亞留台校友會聯合總會，1984。
6. 周偉民、唐玲玲著。《中國與馬來西亞文化交流史》。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
7. 紀念偉大航海家鄭和下西洋 580 周年籌備委員會；中國航海史研究會編。《鄭和下西洋論文集. 第 1 集》。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
8. 華社資料研究中心編。《歷史的跫音》三保山資料選輯。馬六甲：馬六甲中華總商會；馬六甲中華大會堂，1989。
9. 姚明德、何芳川主編。《鄭和下西洋研究文選(1905~2005)》。北京：海洋出版社，2005。
10. 馬歡撰；馮承鈞校注。《瀛涯勝覽校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59[1970]。
11. 張禮千著。《馬六甲史》。新加坡：鄭成快先生紀念委員會，民國三十年。初版。

12. 鄭樹良著。《馬來西亞華社文史論集》。南方學院出版，1999。
13. 蘇紀蘭主編。《鄭和下西洋的回顧與思考》。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
14. Chen Vonn Fee. *The Encyclopedia of Malaysia, v.5 Architecture*. Malaysia : Archipelago Press, 1998.
15. Hayes Hoyt. Sarnia. *Old Malacca*.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16. Kernial Singh Sandhu and Wheatley edited, Paul. *Melaka : The Transformation of a Malay Capital c.1400-1980 Vol.1*. Kuala Lumpur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17. Lin Huch Chin and Fernando Jorge. *Malacca : Voices from the street*. Malaysia : Lim Huch Chin published, 2006.
18. Robert Tan. *Malacca*. Hong Kong:APA Publications (HK), 1991.
19. Zari Mahmood. *Historical Melaka : 600 years of living history*. Kuala Lumpur : Amber Pacific, 2005.

## 實地考察馬六甲

馬六甲考察點



實地考察馬六甲

## 馬六甲的考察點

### 華人遷徙與馬六甲

現時，馬六甲市的華人主要居住在馬六甲河的西北方。當步行其中，數條連綿的街道包括了雞場街、觀音街、荷蘭街等，形成了一個以華人文化為重心的社區。街道上滿佈古董店、宗祠和百年老房子。這些房子大都按照中國傳統掛上一對門聯，顯示出深厚的中華文化氣息。溯源而上，這個社區早於十六世紀已經形成。究竟華人社群如何僑居於馬六甲呢？他們在馬六甲不同殖民時代的遭遇又如何呢？下面就向你一一解說。

自十四世紀鄭和下西洋，前往馬六甲貿易營商的中國人，日漸增多。到了明末清初，由於政治動盪，沿海一帶的福建人、廣府人及客家人很多都遷移到東南亞謀生，甚至定居當地，逐漸形成了華人群體。<sup>1</sup> 在十五世紀時，葡萄牙佔據馬六甲，並實行分區居住的政策，導致馬六甲市以馬六甲河為界分為兩部分：歐藉人士居於河的東南方，並有圍牆環繞；而其他種族，如馬來人、華人、印度人等則只能居於河的西北方城牆以外的範圍。這種情況造就華人社區聚於今日所見的街道上，形成了一個已經活躍數世紀，至今仍具生命力的地方社群。



圖一：馬六甲的古老街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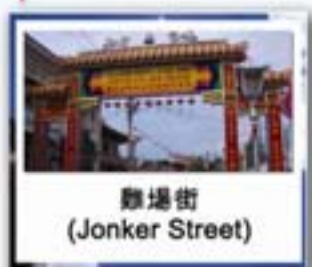
---

<sup>1</sup> Sarnia Hayes Hoyt, *Old Malacca*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24-25.



# 馬

## 六甲考察景點介紹 華人遷徙與馬六甲



## 1. 雞場街(現稱文化街) (Jonker Street)

(地址：Jalan Hang Jebat, Malacca)

雞場街是一條已有 300 多年歷史的街道。街內古董店林立，因此又被稱為「古董街」。除此雅號之外，它又被冠以「會館街」的稱號。在這街上，分別矗立著瓊州會館、潮州會館、榮陽會館、雷州會館、福建會館、林氏宗祠和賴氏宗祠



圖二：深具中國建築特色的雞場街牌坊

等。其中，在瓊州會館門上掛著門聯：「海外拓展追前哲 南邦創業翼後昆」，表達了離鄉營商的同鄉們共同的心願，希望於海外創一番事業。另外，在 2000 年開始，雞場街逢星期五至日會封路，不讓車輛行駛，以便舉行晚間市集，而民間團體也於街中設置的舞臺唱歌表演。

## 2. 富禮客棧(Hotel Puri)

(地址：118,Jalan Tan Cheng lock, 75200 Melaka, Malaysia)

位於敦陳禎祿路 (Jln Tun Tan Cheng Lock) 的富禮客棧由陳金聲家族 (Tan Kim Seng, 1805-1864) 擁有，現租予陳達生經營。陳金聲是青雲亭第三代亭主，他於 1840 年購入這幢樓房，並遺令四代之內不准出售，因此，現時只能以租借方式予人發展。

這幢建築物採用娘惹式建築，依照荷蘭殖民地復興風格 (Dutch Colonial Revival Style) 興建，樓高三層，結構對稱。屋中間設有天井，具通風和收集光線的功能。這些屋都設計得狹而長，是由於當時荷蘭人的法例對建築物面積有特別規定，這種設計有助減少所需繳交的稅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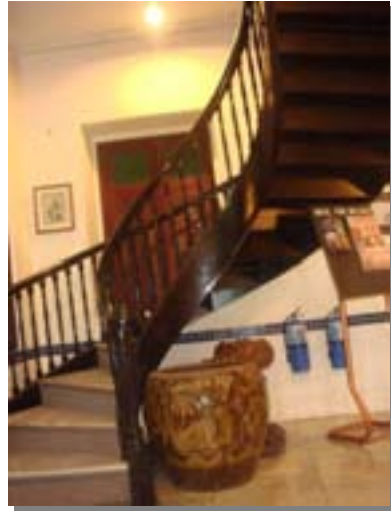
另外，大堂建築除古色古香的佈置外，螺旋式向上的樓梯，也是其建築特色

## 實地考察馬六甲

之一。大堂後，有燕子棲息，可供住客近距離觀賞。



圖三：富禮客棧的天窗設計



圖四：富禮客棧的大堂與螺旋式樓梯

### 3. 青雲亭(Cheng Hoon Teng)

(地址：25 Jalan Tokong)

青雲亭於馬六甲華人社區中一直佔有十分重要位置，是馬六甲歷史最悠久的中國式廟宇，約建於十七世紀初。在華人社群中，除了具備宗教功能外，它也發揮著重要的政治功能。

在葡萄牙人佔據馬六甲後，為方便管理不同種族人士，遂採取了「甲必丹」(Kapitein/ Captain) 制度，讓各民族管治本族的內部事務。馬六甲第一代華人甲必丹為鄭啓基 (1572-1617)，據說他被委任後，就創建了青雲亭，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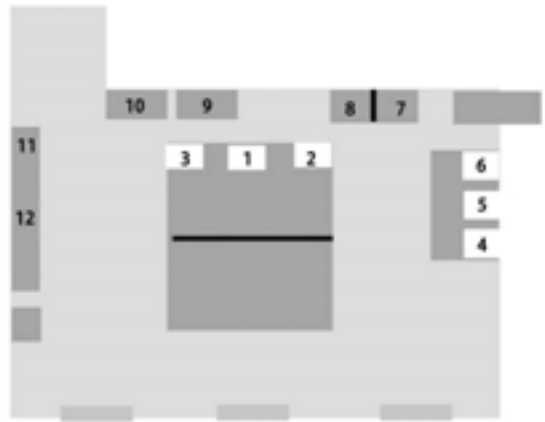
圖五：青雲亭

定期於每月朔、望日開庭審理華人社會的各项事務。

<sup>2</sup> 到了荷蘭管治時期，仍繼續沿用甲必丹制度。於是青雲亭長期以來成爲了管理華人內部事務的地方。後來，在英國殖民時期，甲必丹制度被廢除。華人社會失去領導，青雲亭亭主遂延續了華人甲必丹的權力，主持華人社會的事務和保護華人的利益。青雲亭最後一位亭主爲陳若准，他於 1915 年逝世。之後，青雲亭亦由亭主制改行主席制，一直至今。

青雲亭建築平面圖：

1. 觀世音菩薩蓮座；
2. 太歲爺。關帝神座；
3. 天后娘娘(媽祖聖母)神龕；
4. 文昌帝君神座；
5. 伽藍菩薩；
6. 大伯公(福德正神)神龕；
7. 註生娘娘。虎爺公神龕；
8. 神主牌祭堂；
9. 神主牌祭堂；
10. 倡建人。  
華人甲必丹神主堂；
11. 歷任住持牌位紀念堂；
12. 神主牌祭堂。



圖六：  
青雲亭的外殿，  
掛有門聯：  
「青蓮開佛國 雲雨潤蒼生」

<sup>2</sup> Chen Vonn Fee, *The Encyclopedia of Malaysia, v.5 Architecture*. (Malaysia : Archipelago Press, 1998), p.8.





圖七：牆頭壁畫。  
講述佛祖及觀音在危難中拯救華人的故事。



圖八：青雲亭垂脊裝飾



圖九：  
青雲亭樑柱上的裝飾。  
據當地導遊說這個金漆塑像象徵的是殖民地統治者，由於他們時有壓迫華人的政策，於是華人以雕塑作為象徵發洩不滿，將他們塑造成為廟宇托著樑柱的公仔。



圖十：  
甲必丹李公濟懋懋勳頌德碑。  
據說，由於李為經不服清朝，因此碑文沒有用當時清朝年號，而龍飛代替。

#### 4. 三保山(Bukit China)

(地址：Jalan Munshi Albdullah, Malacca)

三保山這名字與鄭和下西洋是有著密切關係的。據說由於鄭和的船隊曾駐紮於此，此山因而得名。<sup>3</sup> 另外，在鄭和下西洋後，馬六甲（當時稱為滿刺加）與中國交往愈趨頻繁，據說明憲宗（1447-87）更將漢麗寶公主嫁予蘇丹滿速沙（Mahmud Shah, 1458-77）為妻。當時，陪同公主下嫁有侍女五百人，蘇丹遂將此地賜予她們作安身之所。相傳，現時位於寶山亭的三保井就是當時蘇丹特意開掘，以供公主及侍女飲用。這個通婚故事為此山增添了幾分傳奇色彩。

現時這座山是中國本土以外最大的華人墓地，約安葬了一萬五千四百四十多位華籍亡者。在 1976 年，馬來西亞政府更將它列為馬來西亞文化遺產。這座山在馬六甲華人心中，佔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代表了華人在馬六甲的社會地位。

在馬六甲多變的政治環境中，三保山會多番受到影響。在荷蘭擊敗葡萄牙



圖十一、十二：  
三保山上的華人墳墓

<sup>3</sup> 趙澤洪著，〈馬中關係與三寶山〉，《鄭和下西洋論文集. 第 1 集》（北京：人民交通，1985），頁 274。

## 實地考察馬六甲

後，適逢中國明清交替之時，沿海華人為逃避戰火，不少逃至馬六甲一帶。同一時間，為修復戰爭中被破壞的地方，荷蘭人引進大量華工，令馬六甲的華人數目大幅上升，而這情況帶來了的就是華人的喪葬問題。<sup>4</sup> 當時出任華人甲必丹的李為經（1614-88）出資購買了三保山，並將之劃給青雲亭管理，供華人安葬之用。



圖十三：供奉鄭和的三保廟

到了英國管治時，英人為開闢公路企圖收山築路，結果引起華人反對。當時，華人領袖陳憲章帶領反對行動，一方面抗議，另一方面捐款另購土地予英殖民政府開闢道路，這才保住了三保山。另外，1980年馬來西亞政府曾想徵用三保山來發展，試圖以高額地稅迫使華人放棄該山，結果華人發起一人一元運動籌款保護三保山。在三保山腳下，建有一座三保廟，供奉鄭和。在廟內則放置了很多碑石，紀錄了廟宇的興建和修繕歷史，是研究馬六甲華人社群重要的史料。



圖十四：三保廟內的鄭和像

<sup>4</sup> 趙澤洪著，〈馬中關係與三寶山〉，《鄭和下西洋論文集·第1集》（北京：人民交通，1985），頁275。

## 5. 峇峇娘惹博物館(Baba Nyonya Heritage Museum)

(地址：48, 50 Jalan Tun Tan Cheng Lock)

這座博物館位於唐人街內，由一戶曾姓的峇峇娘惹族族人擁有，現為私人博物館。峇峇娘惹族為早年到南洋經商的中國人與馬六甲當地女性通婚後所生的後裔。他們誕下的兒子稱為「峇峇」，女兒則稱為「娘惹」，這就是峇峇娘惹族名稱的由來。<sup>5</sup> 由於峇峇娘惹族族人往往精通馬來語及華語，亦接受西方文化，因此，很受殖民政府重用。他們在馬六甲也多為中上層人士，擁有一定財富。在這個博物館內，擁有鍍金的樓梯和大量展品包括中西古董、器皿、酸枝檯椅、名家字畫、義大利入口的瓷磚、英式櫥櫃、中式旗袍等，反映出當時峇峇娘惹人頗為「高檔」的生活水準，並將不同地區文化融入日常生活之中。

## 6. 鄭和文化博物館(Cheng Ho Cultural Museum)

(地址：51, Lorong Hang Jebat, Melaka, Malaysia)

鄭和文化博物館位於鄭和所建立的官倉(Guan Chang)的遺址之上。這座博物館面積約佔 55,000 平方米，由八間古老的店舖所組成。它們的興建年份全都早於 1786 年。博物館內共分十三個主題展區，讓參觀者能深刻地瞭解鄭和下西洋的事蹟及影響。這個博物館並非由官方設立，而是由華人於民間集資所興建。這種情況反映了當地華人對鄭和的敬愛，也反映了華人群體間的民族力量，能夠凝聚一起建立此館。由於華人在馬六甲地區的團結表現，才得以維持華夏文化在當地綿長的活力及生命力。

---

<sup>5</sup> Sarnia Hayes Hoyt, *Old Malacca*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28.



## 葡萄牙人佔據馬六甲

自十四世紀起，華人開始遷徙定居於馬六甲。當時的滿刺加王國，亦與強大的陸鄰中國擁有良好關係。中國文化隨著華夏民族的遷移而進入了馬六甲，然而隨西方航海技術的發展，到了十五世紀，則來了一班歐洲大陸的殖民者——葡萄牙人，他們因擴張貿易活動而為東西文化的交流與衝突揭開了序幕。究竟當時馬六甲在航運上有什麼重要性，令他們非要佔據不可呢？

當時，東方的香料、絲綢和陶瓷在歐洲大陸中擁有很高的商業價值，然而這個市場卻被阿拉伯人所壟斷。阿拉伯人一直是向西方輸出東方商品的轉運者。他們的通道是：中國、東南亞—馬六甲海峽—印度半島—波斯灣—再由陸路經地中海到達君士坦丁堡。在這個貿易過程中，阿拉伯人獲得了豐厚利潤。葡萄牙在東方的殖民擴展是有一個主要目的，就是取代阿拉伯人的貿易角色，以賺取豐厚的利潤。

馬六甲海峽是連接著印度洋和太平洋的航道，因此葡萄牙人要建立東西海上貿易航道，其中一個重要據點就是馬六甲。當時來說，控制馬六甲城就能控制海峽地區的海權，從而獲得香料貿易的中轉運輸權力。當時葡萄牙已在印度站穩陣腳，於是計劃透過馬六甲城建立其貿易路線。在1508年，葡萄牙就派出貿易船隊與當時統治著馬六甲的蘇丹滿速沙（Mahmud Shah, 1458-77）進行談判，提出合作共同經營香料貿易生意。這項談判初時獲得頗為正面之回應。<sup>6</sup>翌年，船隊再次到訪，卻遭蘇丹反對其建造港口的計劃。因為滿速沙當時已從阿拉伯商人風聞葡萄牙軍隊在印度的掠奪行為，加上葡萄牙人因為不懂當地禮儀而冒犯了滿速沙，最終導致他下令攻擊葡萄牙船隊，並扣留部份船員。<sup>7</sup>在這次事件後，

---

<sup>6</sup> Sarnia Hayes Hoyt, *Old Malacca*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31.

<sup>7</sup> Lin Huch Chin and Fernando Jorge, *Malacca : Voices from the street* (Malaysia : Lim Huch Chin published, 2006), p.23.

葡萄牙政府轉而認為佔據馬六甲，使其成為葡萄牙殖民地，更為符合國家的戰略利益。於是葡萄牙在 1511 年派遣艦隊，出兵攻佔馬六甲，並趕走了蘇丹滿速沙，實施殖民統治。自此葡萄牙逐漸建立起其東西海上貿易的路線，賺取大量從貿易生意得來的利潤。

葡萄牙人佔據馬六甲，對於當地的發展可算是一個重要的轉捩點，特別是在城市建築方面。由於葡萄牙人面對滿刺加王國的反攻，為了抵禦攻擊，便選擇了以聖保羅山 (St.Paul's Hill) 為中心點發展城鎮。因為聖保羅山居高臨下，可鳥瞰整個城市，利於防守；加上馬六甲河就位處山腳之旁，被圍困時可讓支援艦隊為他們補給物資。因此，葡萄牙人就在山腳築起城牆，並構造瞭望台、炮臺等防禦工事，並將殖民者的社區和當地居民的社區分隔開來，以防他們響應馬六甲王朝的軍事行動，從而保障自己的安全。<sup>8</sup> 到了今日，馬六甲仍大致保持了這種城市規劃和佈局。另外，葡萄牙人也將天主教文化帶進馬六甲之內，他們不單興建天主教堂，也吸引了不少天主教傳教士前來發展事業。這對於日後天主教在東方傳播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

---

<sup>8</sup> Sarnia Hayes Hoyt, *Old Malacca*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35.

# 馬六甲考察景點介紹

## 葡萄牙人佔據馬六甲



## 1. 聖地牙哥古城門(Porta de Santiago)

(地址：J. Merdeka, Malacca)

1511年，葡萄牙人佔領馬六甲，然後在聖保羅山山腳修建了名為「A Famosa (The Famous)」的城牆。此為當時全東南亞最大的歐洲式城堡，用以防禦馬六甲王朝反攻，以及區隔不同民族的居住區域。<sup>9</sup> 今天，我們所看到的古城門，其

實只是當年四道城門中，僅存的一道城門。及後為了爭奪馬六甲這片殖民地，荷蘭人與葡萄牙人開戰，戰爭當中城堡被嚴重破壞。後來荷蘭人重新修復城堡，並將荷蘭東印度公司 (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的荷文簡稱 VOC 刻在城門上，以表示葡萄牙人管治已經結束，荷蘭人



圖十五：聖地牙哥古城門遺址

正式接管此地。到了 1824 年，荷蘭與英國簽訂倫敦條約，將馬六甲統治權交予英國。英國人本意欲摧毀城堡，幸得當時任職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萊佛士爵士 (Sir Thomas Stamford Bingley Raffles, 1781-1826) 介入，與政府交涉，才成功保留城門的一部份。

<sup>9</sup> Lin Huch Chin and Fernando Jorge, *Malacca : Voices from the street* (Malaysia : Lim Huch Chin published, 2006), p.24.



## 2. 聖保羅教堂(St.Paul' s Church)

(地址：Jalan Kota, Malacca)

聖保羅教堂是葡萄牙人在 1521 年所建立。由於葡萄牙人絕大部份國民均是天主教徒，故此佔領馬六甲不久後，葡萄牙的一位將軍便建造了這座教堂，供居住於馬六甲的葡萄牙人到教堂參與彌撒。<sup>10</sup> 1545 年聖方濟·沙勿略抵達馬六甲，開始在教堂講道和翻譯聖經，為後來到日本及中國傳教作準備。最後，聖方濟在上川島病逝，其遺體轉送到這座教堂內停留。現時，在教堂內仍有一個空置的墓穴，就是用來紀念他的。



圖十六：聖保羅教堂遺跡



圖十七：聖保羅教堂遺跡內的墓碑

在 1641 年，荷蘭入侵馬六甲，結束了葡萄牙人統治。由於荷蘭人主要的宗教信仰為基督教，建造了基督教堂 (Christ Church) 作為崇拜場所，於是這座天主教堂的重要性也日益下降。由於聖保羅教堂在葡、荷兩國交戰中飽受戰火洗禮，及後荷蘭人又未將它加以修復，致使今天保留下來的只是昔日教堂的其中一小部份牆壁。

## 3. 聖方濟天主教堂(St. Francis Xavier's Church)

(地址：Jalan Laksamana, Malacca)

---

<sup>10</sup> Sarnia Hayes Hoyt, *Old Malacca*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40.

聖方濟天主教堂建於英國統治時期，屬於哥德式雙塔建築，其外觀與法國南部聖彼得大教堂 (St. Peter's Church) 頗為相似，相信這是與它建成的背景有關。因為興建這座教堂的修會，正正是法國的巴黎外方傳教會。1849年，在一位法國神父(Fr. Farve)的提議之下，傳教會決定興建聖方濟天主教堂，以紀念由歐洲遠渡重洋，到中國及東南亞各地傳教的方濟·沙勿略。<sup>11</sup>教堂旁邊有兩座青銅像，分別是聖方濟及輔助他進入日本傳教的彌次郎 (Yajiro, 1511-1550)，供信徒憑弔，以追憶先賢。



圖十八：聖方濟天主教堂的哥德式雙塔建築



圖十九：聖方濟天主教堂內歷任主任司鐸的紀念碑



圖二十：聖方濟天主教堂的聖方濟各像與彌次郎像

<sup>11</sup> Sarnia Hayes Hoyt, *Old Malacca*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41-42.

#### 4. 聖伯多祿教堂(St.Peter's Church)

(地址：Jalan Bendahara, Malacca)

這座教堂興建於 1710 年，屬於荷蘭統治時期的建築。由於荷蘭政府宣稱他們在馬六甲採取宗教自由政策，令當時一群在馬六甲落地生根，並擁有一定經濟力量的葡萄牙遺裔向政府要求，自資建造這座供天主教徒而設的聖伯多祿教堂。<sup>12</sup> 時至今日，教堂仍然為信眾提供



圖二十一：  
充滿葡國味道外形設計的  
聖伯多祿教堂

祈禱和參與彌撒的場所，是整個馬來西亞中，擁有最悠久歷史，而至今仍在運作的天主教堂。



圖二十二：  
聖伯多祿教堂的天使像



圖二十三：  
聖伯多祿教堂內的聖母像

<sup>12</sup> Chen Vonn Fee, *The Encyclopedia of Malaysia, v.5 Architecture*. (Malaysia : Archipelago Press, 1998), p.8.

## 荷蘭人入侵與歐洲勢力的消長

隨著 1641 年馬六甲城失陷，葡萄牙統治告終，馬六甲先後被荷蘭及英國兩個國家統治。這段歷史時期對馬六甲而言，充滿波折，同時也反映了歐洲地方勢力的消長。究竟遠在歐洲的勢力轉變如何影響馬六甲呢？

回溯至 1580 年，西班牙合併了葡萄牙的王朝，但立即便要面對歐洲新興航海國家之挑戰。然而，在 1588 年，西班牙艦隊被英國擊潰，元氣大傷，於是開始喪失其海上強國的地位。荷蘭眼見西葡合併的實力未如想像中強大，於是開始挑戰葡萄牙於亞洲的勢力，並希望取而代之，將獲利甚豐的香料貿易納入其控制之中。

1602 年，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巴達維亞 (即今日的雅加達) 成立，獲當時國會授權其貿易壟斷權，範圍包括東起好望角，西至南美洲南端麥哲倫海峽的一大片海域。<sup>13</sup>

---

<sup>13</sup> Lin Huch Chin and Fernando Jorge, *Malacca : Voices from the street* (Malaysia : Lim Huch Chin published, 2006), p.27.



值得注意的是，這間公司不是普通的商務公司，它可以自僱傭兵和發行貨幣，並被獲准與其他國家訂立正式條約。自此，荷蘭東印度公司開始派出艦隊，與葡萄牙人多番交戰，搶奪其貿易據點。它先後攻佔葡萄牙轄下的印尼安汶島（Ambon Island）和錫蘭島（Basilan Island, 即今日的斯里蘭卡），並逐步威脅葡萄牙的海路貿易航道。後來，荷蘭又透過外交努力，與繼承滿速沙王位，在柔佛州建立王國的蘇丹結盟，為入侵馬六甲作好準備。終於在 1641 年，經歷數個月激烈戰爭後，荷蘭東印度公司最終佔領了馬六甲。這場戰事對馬六甲城造成了很大破壞，從當時東印度公司的負責人，在當地簽署的第一份檔裏，就要求公司總部派來大批工人維修基礎設施，可見一斑。<sup>14</sup>

葡萄牙人選擇了在聖保羅山 (St.Paul's Hill) 作為整個社區建設的中心點；而荷蘭人則選擇了山下一大片平地作為馬六甲城的重心，並繼續沿葡萄牙的城市劃分，以馬六甲河分隔他們和居住在當地的馬來人及華人。荷蘭紅屋 (Stadthuys) 和基督教堂 (Christ Church)，這兩座分別代表了政治及宗教權力的建築物，就座落於這平地上，顯示出這一帶是荷蘭管治下的心臟地帶。當中大部份建築物均採用典型的荷蘭風格建築，令馬六甲城充滿了異國情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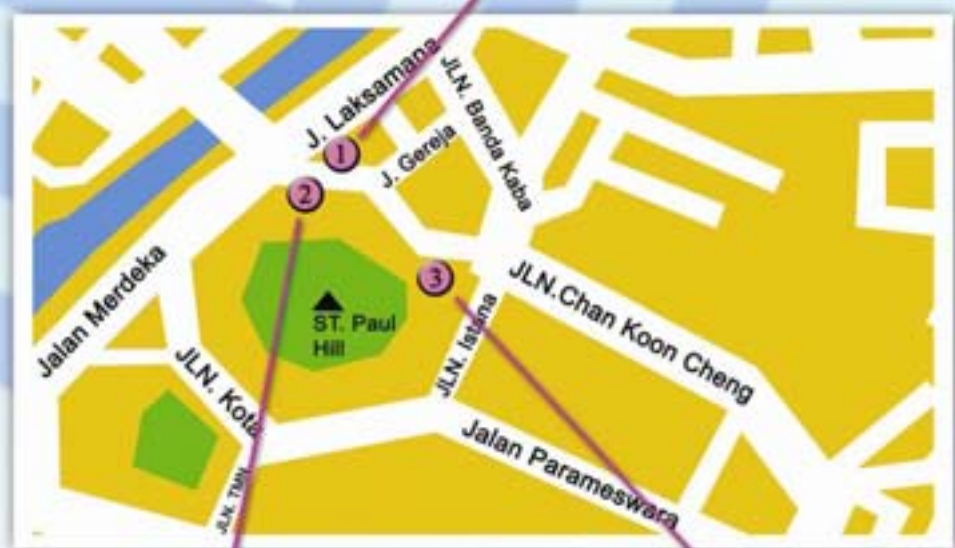
---

<sup>14</sup> Kernial Singh Sandhu and Paul Wheatley edited, *Melaka : The Transformation of a Malay Capital c. 1400-1980 Vol.1* (Kuala Lumpur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200-201.

# 馬

## 六甲考察景點介紹

### 荷蘭人入侵與歐洲勢力的消長



## 1. 荷蘭墓地(The Dutch Graveyard)

(地址：Kampung Baru, Alor Gajah, Malacca)

這個墓地於十七世紀末開始使用，主要用以安葬荷蘭統治馬六甲時期，投身戰爭而陣亡的軍人。墓地除了安葬荷蘭籍士兵外，亦同樣安葬了英籍士兵，而英籍士兵的墳墓更比荷蘭籍的多。墓地現存的墳墓數目共有三十八個，其中五個為荷蘭人的墳墓，另外三十三個墳墓，則全是英國人的墳墓。墓地中有一個紀念碑，用以紀念 1831 至 1832 年間，英國對馬來西亞所發動的南寧戰爭。傳教士米憐(Milne)夫婦之墓亦設於此。(詳見本書 p.53-66))



<sup>15</sup> 而正正由於其歷史價值，墓地於 1976 年被政府列為國家級歷史遺跡。

圖二十四：荷蘭墓地

## 2. 荷蘭紅屋(Stadthuys)

(地址：Jalan Gereja, Malacca)

今天，荷蘭紅屋的所在是昔日荷蘭人統治馬六甲時，其總督及大小官員辦公和居住的地方。紅屋建成的年份約在 1650 年，亦有說為 1660 年，但可以肯定的是，它是東南亞現存最古老的荷蘭建築。<sup>16</sup> 縱使年代久遠，但其保養狀況卻

---

<sup>15</sup> Sarnia Hayes Hoyt, *Old Malacca*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70-71.

<sup>16</sup> Chen Vonn Fee, *The Encyclopedia of Malaysia, v.5 Architecture*. (Malaysia : Archipelago Press, 1998), p.8.

十分良好：它的紅色外牆為當年荷蘭人在附近的海岸取材，以紅色珊瑚石磨成泥塗上而成，至今仍未有明顯剝落的痕跡。荷蘭紅屋現已成為歷史博物館，展出過去數百年馬六甲各式各樣的歷史文物。



圖二十五：  
荷蘭紅屋區內的紅屋



圖二十六：  
荷蘭紅屋區的鐘樓

### 3. 基督教堂(Christ Church)

(地址：Jalan Gereja, Malacca)

基督教堂位於荷蘭紅屋旁邊，始建於1753年，最初供居住在馬六甲的荷蘭人使用。其後英國接管馬六甲，在1838年將教堂獻予英國聖公會，成為了基督教傳教士活動的場所，讓他們有地方去學習傳教區的語文，並從事聖經翻譯工作。時至今日，這座教堂是東南亞地區中，歷史最悠久而仍運作的基督教教堂。在教堂內，還收藏了銅製聖經，以亞美尼亞文書寫的基石及《最後的晚餐》的複製品。



圖二十七：基督教堂

## 英國人成爲馬六甲最後的歐洲殖民者

繼荷蘭後，英國成爲了馬六甲最後的歐洲殖民者。究竟這班最後管治馬六甲的歐洲人，他們採取了甚麼政策？對馬六甲產生了甚麼影響？又留下了什麼足跡呢？

在 1795 年，荷蘭對馬六甲的管治開始出現重要轉變。首先，荷蘭人暫時性地結束了對馬六甲的殖民統治。時值法國大革命爆發，民族主義、自由主義的思潮擴散到整個歐洲，各個封建王朝的統治地位岌岌可危。於是荷蘭王朝在 1793 年與普魯士、西班牙、英國各王朝組成同盟，抵抗法國的革命浪潮。可是，法國內部的動亂造就了拿破崙漸漸取得權力，揮軍攻擊同盟，荷蘭淪陷，法國在其領土上成立巴達維亞共和國 (Batavian Republic)。在淪陷之前，荷蘭國王下令所有海外的官員、軍人放棄殖民地，趕回歐洲保衛國土。而由於英國當時已在馬六甲海峽附近有大量的貿易活動，又兼與荷蘭王朝有著姻親關係及攻守同盟，所以當時荷蘭的總督便將馬六甲暫托給英國管理。

然而，在英國東印度公司的經營下，鄰近馬六甲的檳城已成爲了一個繁盛的貿易港口，佔領馬六甲對於英國來說意義不大。因此在 1807 年，英國東印度公司決定炸毀馬六甲大部份的城牆，並大幅裁減守備人員，甚至曾考慮放棄馬六甲城，將所有居民遷往檳城。幸而當時其中一名英國東印度公司成員，因病而需要留在馬六甲休養，他看到馬六甲城的商業和戰略價值所在，寫信給東印度公司高層，勸服他們繼續經營，發展馬六甲。<sup>17</sup>

---

<sup>17</sup> Samia Hayes Hoyt, *Old Malacca*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62.



在 1818 年，隨著歐洲拿破崙戰爭結束，英國將馬六甲歸還給荷蘭。可是僅僅六年後，即 1824 年，馬六甲再次從荷蘭手中轉移到英國手裡，直至 1946 年馬來西亞獨立，英國對馬六甲的殖民管治才告正式結束。當時英國以發展東南亞為目標，藉此接連往中國的海路貿易，故此必需牢牢控制住航道上的據點。由於英國已控制著新加坡及檳城，英國曾利用馬六甲海峽兩邊的入口關閉整個海峽，逼使荷蘭簽訂倫敦條約，實現其完全控制馬六甲海峽的計劃。

1826 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將其管治下的新加坡、檳城及馬六甲，組成海峽殖民地，大力加以發展。1867 年，英國政府接管海峽殖民地，更正式將其劃入英國皇家殖民地（Crown Colony）之列，派遣總督駐守。其後，在 1869 年，蘇伊士運河（Suez Canal）開通，由歐洲到亞洲的航程大為縮短，令歐洲各個新興的民族國家派出大量貿易商旅，到亞洲進行貿易以充實國庫。在這個背景之下，受惠於貿易的急速成長，馬六甲開始重拾繁盛。英國政府亦願意投入資金改善馬六甲的港口設施，並增築防波堤，以應付日漸頻繁的貿易活動。<sup>18</sup>

在英國的管治時期，馬六甲的繁榮除由貿易帶動外，也與種種原材料的發現大有關係。受第二次工業革命影響所及，加上歐洲各國駐守在海外殖民地的軍隊龐大的需求，食品加工業在十九世紀後半期開始急速發展。而恰恰在這個時候，英國在馬六甲發現了錫礦，而錫正正是製造罐頭食品的必需品。其後，馬六甲更成功種植了橡膠，一種生產汽車輪胎的原材料。錫和橡膠的發現，令馬六甲在出口原材料方面賺取了極大的利潤：1900 年，馬六甲成為了世界最大的橡膠出口地。因此緣故，英國政府將一部份的收入，用於推動馬六甲市的現代化。同樣在 1900 年

---

<sup>18</sup> Kernial Singh Sandhu and Paul Wheatley edited, *Melaka : The Transformation of a Malay Capital c. 1400- 1980 Vol.1* (Kuala Lumpur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633.

後，馬六甲市附近已修建了長達 320 公里的道路，同時亦鋪設了通訊網絡。<sup>19</sup>更精確、細緻的城市規劃、系統化的農業灌溉紛紛被引入馬六甲，其後更因土地不敷應用而進行了填海計劃。第一次世界大戰更是其發展的黃金時期，由於歐洲各國忙於應付戰事，大部份軍事工業製品的訂單都交給了未受戰火波及的海外殖民地，令馬六甲進一步成爲了區內最重要的城市。

貿易的興旺令馬六甲在商業、民生方面帶來了繁榮；傳教事業的興旺，則爲馬六甲帶來了文化、宗教層面上的交流。當英國從荷蘭手上正式接管馬六甲後不久，倫敦傳道會已提議在馬六甲設立基督教學校，透過教育培育更多傳教人才，並爲基督教進入中國前作好準備。由於當時清朝下達禁教令，故馬禮遜牧師及其助手米憐選擇了在東南亞最多華僑聚居的馬六甲爲傳教基地，希望從他們身上學習中國文化及中國的語言，更深入地瞭解中國的情況，以利於基督教的傳教事業。在這背景之下，兩人創辦了英華書院 (Anglo-Chinese College)，試圖培育當地華人，並設立印刷廠，以便日後協助向中國進發的傳教事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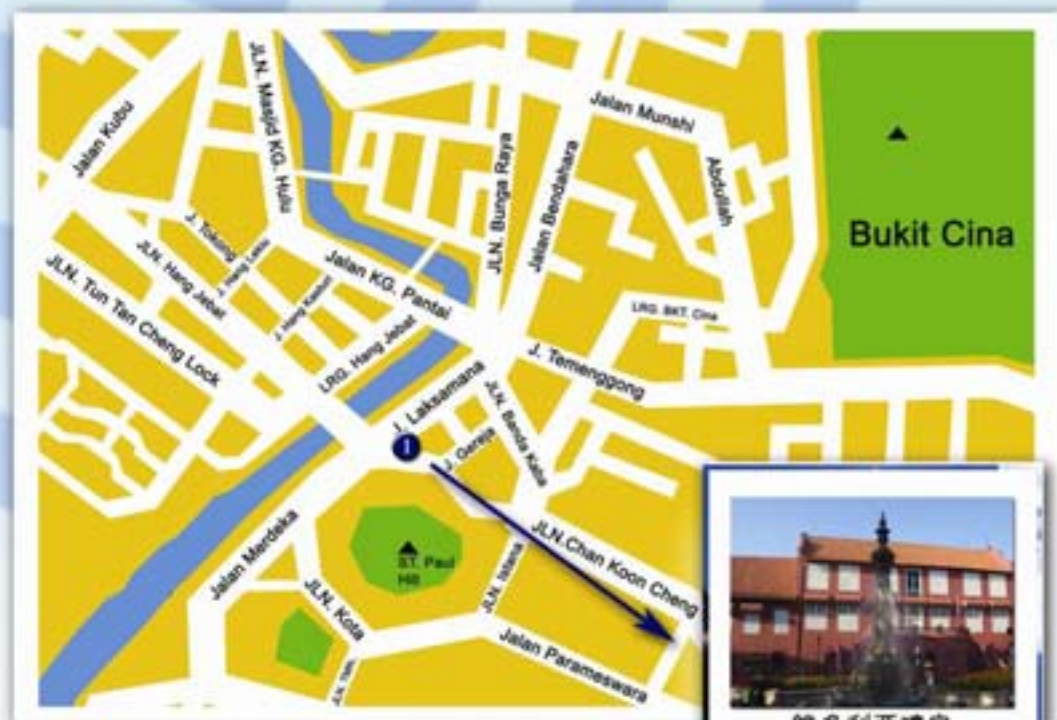
---

<sup>19</sup> Lin Huch Chin and Fernando Jorge, *Malacca : Voices from the street* (Malaysia : Lim Huch Chin published, 2006), p.36.

# 馬

## 六甲考察景點介紹

英國人成為馬六甲最後的歐洲殖民者



維多利亞噴泉

(The Queen Victoria Jubilee Fountain)

?

英華學校遺址尋蹤  
(有待大家一起尋找)



## 1. 維多利亞噴泉(the Queen Victoria Jubilee Fountain)

(地址：Jalan Gereja, Malacca)

根據當地導遊介紹，這座噴泉是英國殖民政府留在馬六甲最主要的建築之一，是爲了紀念英國維多利亞女皇而建造。噴泉位於基督教堂前的廣場，鄰近有風車建築，令這座噴泉與周邊環境結合，襯托出一片歐陸風情。



圖二十八：維多利亞噴泉



圖二十九：維多利亞噴泉位處的  
歐陸風情廣場

## 2. 英華學校遺址尋蹤

(地址：Aras 1, Blok Temenggong, Seri Negeri, Hang Tuah Jaya, Melaka)

倫敦會牧師馬禮遜曾經在馬六甲進行翻譯、印刷、教育和傳道工作。在 1915 年，他於馬六甲創辦了一間印刷所，並印行一份中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統記傳》（*The Indo-Chinese Gleaner*）。另外，於 1818 年，他與助手米憐亦創辦了英華書院，宗旨是“教導華人青年英文，並向他們傳播基督教信仰，並教導宣教士等華文”。

20

---

<sup>20</sup> Sarnia Hayes Hoyt, *Old Malacca*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67.

其後，這間書院輾轉來到另一個英國殖民地香港發展，時至今日，仍繼續作育英才。據當地導遊的訪查及安排中大的考察團曾到一所學校 Sekolah Antarabangsa Melaka International School 參觀。相傳這所學校的位置就是當日英華學校的原址，然而，仍須經過詳細考究才可斷定其可信性。



圖三十、三十一：Sekolah Antarabangsa Melaka International School

## 馬來西亞人的身份與獨立運動

今日馬六甲已成爲了馬來西亞的一部分，馬六甲人口亦以馬來人爲主。究竟馬六甲是如何獨立和成爲馬來西亞的一部分呢？以下向你解說這段故事。

受第二次世界大戰影響，英國曾經短暫失去了對馬六甲的管治權。到了 1946 年，英國試圖對馬來西亞地區重新加強管治，但是當時馬來西亞一帶已經出現了一定的獨立意識。其中，馬來亞共產黨在抗戰日軍期間，到後來整個獨立發展扮演了重要角色，影響了今日的馬來西亞情況。

馬來西亞的獨立大致可分爲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 1946-1948 年，英國試圖恢復行使自己殖民者的權力，重新統治馬來西亞，並提出馬來亞聯邦的構想，以壓抑馬來人的政治參與。到了 1948-1957 年，踏入第二個階段，英國提出的管治構思受到馬來亞左、右翼的反對，並提出獨立計劃和普選要求。馬來亞共產黨此時發動革命，號召武裝獨立，英國遂宣佈進入緊急狀態。後來，右翼最大政團「馬來亞全國巫人統一機構」(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zation)提出停止馬來亞聯邦，並以自治的馬來亞聯合邦來取代。新的馬來亞聯合邦屬英國保護國，而馬六甲在當時仍是英國直轄殖民地。第三階段是馬來西亞獨立的確立期，1956 年，馬英雙方在倫敦舉行憲制會，馬來西亞國父東姑阿都拉曼 (Tunku Abdul Rahman Putra Al-Haj ibni Almarhum Sultan Abdul Hamid Shah, 1903-1990) 以反對馬共執政的擔保，希望英國讓馬來西亞各州蘇丹共同推舉元首，並允許獨立。最終，在 1957 年，馬來西亞獲准獨立，而政權轉交巫統、印度國大黨和馬來亞華人公會三黨。在 1963 年，馬來西亞是包括馬來亞聯合邦、沙巴、新加坡及砂勞越等地。最後一個階段，由於石油及其他利益，新加坡於 1965 年退出，形成今日的馬來西亞。這就是馬來西亞獨立的四個發展階段。

在這段期間，馬六甲大部分時間仍受英國管治，到了最後才隨馬來西亞各省一同獨立。而這個獨立運動在馬六甲亦留下痕跡，如富禮酒店所處的街道，本稱荷蘭街，現稱為敦陳禎祿路，就是紀念華人陳禎祿創立馬華會，對獨立運動所作的貢獻。另外，馬六甲的獨立宣言紀念館就是紀念馬來西亞的獨立而設的。



馬

# 六甲考察景點介紹

## 馬來西亞人的身份與獨立運動



獨立宣言紀念館  
(Proclamation of Independence Memorial)



海峽歷史館  
(Maritime Museum)

## 1. 海洋博物館(Maritime Museum)

(地址：Bandar Hilir, Malacca)

海洋博物館的外觀，是參照一艘名為“Flor De La Mar”的葡萄牙船隻所建造的。這艘船是葡萄牙將軍的座艦，它參與了葡萄牙對滿刺加王朝發動的戰爭，最後成功攻佔了馬六甲。<sup>21</sup>因此緣故，這艘船代表著西方文明對馬六甲殖民的起點，亦即意味著馬六甲近代歷史的開始。博物館以航運所帶動的貿易及傳教作為主題，展出不同時期中馬六甲的歷史。事實上，這是貫穿整個馬六甲歷史的一條重要線索。博物館裏有大量的展品，當中比較特別的是不同類型的帆船模型，館內也展出馬六甲自十四世紀以來，從蘇丹王朝起，到先後作為葡萄牙、荷蘭、英



圖三十二：海洋博物館



圖三十三：  
海洋博物館內展覽的船艦模型

國的殖民地時期，所遺留下來的歷史文物，包括當時的航海地圖及航空工具等，有助參觀者以一個較全面的角度去理解馬六甲。

<sup>21</sup> Chen Vonn Fee, *The Encyclopedia of Malaysia, v.5 Architecture*. (Malaysia : Archipelago Press, 1998), p.8.



## 2. 獨立宣言紀念館(Proclamation of Independence Memorial)

(地址：Jalan Kota, Malaca)

紀念館的前身是馬六甲俱樂部 (Malacca Club)，建於 1912 年。在英國統治馬六甲的時期，這裏是供政府官員、商人消遣娛樂的場所，後來卻成爲見證馬來西亞獨立的地方。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殖民地爭取獨立的呼聲愈益高漲，馬來西亞自然也不例外。經過大約十年時間的努力，終於在 1956 年 2 月，馬來亞聯邦的第一任首相就在此處宣讀文件，號召馬來人團結，爭取自主權，此爲馬來西亞獨立的前奏。<sup>22</sup> 最後在 1957 年，馬來西亞國父東姑阿都拉曼在此宣佈，國家將會獨立。獨立宣言紀念館收藏了大量珍貴的展品，包括手稿、錄影帶、影片及幻燈片等，詳細描述馬來西亞邁向獨立的完整過程。



圖三十四：  
前身爲馬六甲俱樂部的獨立宣言紀念館

---

<sup>22</sup> Sarnia Hayes Hoyt, *Old Malacca*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68.

# 第二一部分

題章  
專文





## 實地考察馬六甲

第二部分

發現米憐 (William Milne, 1785-1822) 之墓

黎子鵬  
香港浸會大學

米憐牧師 (William Milne, 1785-1822) 是第二位來華的新教傳教士。他投身馬六甲的事工達七年之久，在傳道、文字及教育方面的成就均為人津津樂道，廣受讚譽。米憐在 1822 年逝世後，永遠安息於馬六甲，可惜其墳墓的確實位置不詳。本文將簡介米憐的生平，然後概述發現米憐之墓的經過，並介紹馬六甲的荷蘭墓地。

米憐的生平簡介

1785 年 4 月 27 日，米憐生於蘇格蘭東部阿伯丁郡 (Aberdeenshire) 的肯尼思蒙特 (Kennethmont)。1812 年，他獲倫敦會按立為傳教士，啓程前往中國宣教。翌年，米憐偕妻瑞裘 (Rachel Cowie)<sup>1</sup> 抵達澳門，繼馬禮遜後成為第二位來華的新教傳教士。當時清政府實施閉關禁教的政策，米憐無法在中國立足和展開傳教工作，故馬禮遜屬意他前往南洋開設佈道站，並選定了馬六甲為基地。

1815 年 4 月，米憐夫婦帶著梁發等人抵達馬六甲。其後，他在馬六甲開設印刷所，印製大量的中文聖經、傳教小冊，更出版了全球第一份中文月刊《察世俗每月統紀傳》。1818 年，由馬禮遜與米憐共同籌辦的英華書院 (Anglo-Chinese College) 正式在馬六甲辦校，米憐出任首任校

---

<sup>1</sup> 關於 Rachel Cowie 的中文譯名，說法不一，有謂柯氏，有謂瑞裘。本文採蘇精的譯法「瑞裘」，見蘇精著，〈米憐：馬禮遜理念的執行者〉，《中國，開門！馬禮遜及相關人物研究》(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2005)，頁 133。

## 實地考察馬六甲

長。1819年，米憐出版了影響深遠的《張遠兩友相論》(*The Two Friends*)<sup>2</sup>，同時協助馬禮遜翻譯中文聖經《神天聖書》<sup>3</sup>。同年，米憐夫人因染上熱病及痢疾而逝世，終年35歲。1822年6月2日，米憐因肺病英年早逝，年僅37歲。<sup>4</sup>米憐死後葬於馬六甲，但其墳墓的確實位置始終是個謎。

## 發現米憐之墓的經過

對中國基督教來說，2007年意義重大，是紀念馬禮遜牧師來華二百周年。香港舉辦了一系列的慶祝活動，<sup>5</sup>而新加坡也有一連串「馬禮遜入華二百周年紀念活動」，<sup>6</sup>其中



圖一：作者與蘇精、莊欽永博士同遊馬六甲

<sup>2</sup> Daniel H. Bays, "Christian Tracts: The Two Friends," in Suzanne Wilson Barnett and John King Fairbank, eds., *Christianity in China: Early Protestant Missionary Writing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19-34.

<sup>3</sup> 在米憐死後一年(1823)，《神天聖書》於馬六甲的英華書院出版。

<sup>4</sup> 關於米憐的生平、言行，參William Milne, *A Retrospect of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 (Malacca: Anglo-Chinese Press, 1820); Robert Morrison, *Memoirs of the Rev. William Milne* (Malacca: Mission Press, 1824); Robert Philip, *The Life and Opinions of the Rev. William Milne, D.D., Missionary to China* (London: John Snow, 1840); P. Richard Bohr, "The Legacy of William Milne," *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ary Research* 25.4 (Oct 2001): pp.173-178; 蘇精著，〈米憐：馬禮遜理念的執行者〉，《中國，開門！馬禮遜及相關人物研究》(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2005)，頁129-168。

<sup>5</sup> 主要活動包括：公開講座；自西徂東——馬禮遜牧師來華二百週年紀念暨第五屆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會；歷史圖片展；聖道東來——聖經事工展覽等。參《自西徂東——馬禮遜牧師來華二百週年紀念暨第五屆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討會》(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2007)；香港聖經公會編，《聖道東來》(香港：香港聖經公會，2007)。

<sup>6</sup> 主要活動包括：歷史圖片與文物展——馬禮遜事迹、聖經翻譯、教會貢獻；專題講座；展望明天同讚美——聯合感恩紀念崇拜；萬國萬民同抄聖經——為窮困

## 發現米憐 (William Milne, 1785-1822) 之墓

的重頭戲就是蘇精博士與莊欽永博士的公開講座。<sup>7</sup>我有幸應莊博士的邀請出席了是次講座，其後一行三人相約同遊馬六甲，更身負兩大任務。

第一，是尋找英華書院的原址<sup>8</sup>；第二，就是尋覓米憐之墓，而兩者跟米憐都有直接的關係。



圖二：英華書院的原貌

(轉載自 S. H. Hoyt, *Old Malacca*, 頁 26)

要尋索米憐在馬六甲的足跡，第一站非基督教堂 (Christ Church Melaka) 莫屬，它也是馬六甲的中心地標。基督教堂建於 1753 年，整座建築物髹成紅色，與周圍的紅磚屋渾然一體，洋溢著濃郁的荷蘭風格。教堂天花板的橫樑是由一棵樹的樹幹切割而成，沒有其他接口。堂內收

---

地區籌款送聖經。詳情參閱新加坡聖經公會的網頁 <http://www.bible.org.sg/what/domestic/morrison200.htm>.

<sup>7</sup> 蘇精博士的講題為「馬禮遜與新加坡」，而莊欽永博士的講題為「所傳為何？馬禮遜與米憐牧師的文字傳道」。

<sup>8</sup> 於馬六甲市中心以西約一公里處，我們找到一所衛理教會 (Wesley Church)，教會後面有一所名為「美以美會英華學校」(Anglo-Chinese School Methodist Mission) 的教會學校。根據倫敦會檔案關於英華書院的記載，無論從地理位置、周遭的環境、土地的面積來看，皆與這片土地相當吻合，而且現在還有一所近乎同名的學校，故此這大有可能就是英華書院的原址。關於英華書院的歷史，參 Brian Harrison, *Waiting for China: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at Malacca, 1818-1843, and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Mission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79).

藏了一塊用亞美尼亞文寫的基石、一幅《最後的晚餐》的瓷磚畫等。基督教堂原本隸屬荷蘭歸正會 (Dutch Reformed Church)，後來英國人接管後轉屬聖公會 (Anglican Church)。時至今日，基督教堂每周仍舉行聖公會的崇拜。<sup>9</sup>

2007年8月19日早上，我們特地參加了基督教堂的華語主日崇拜，緬懷一下當年米憐每週一次在此講道的情景。<sup>10</sup>教堂外，叫賣之聲不絕於耳；一踏進教堂，燈光有點陰暗，頓使人肅然起敬，一排一排的木製長



圖三：  
基督教堂的講壇

凳井然有序，而會眾的人數卻屈指可數，在偌大的教堂內顯得冷冷清清。不論聽眾多寡，身穿白袍的年青牧師講道時依然鏗鏘有力，把雅比斯的禱告與主禱文的異同娓娓道來，令人印象猶深。一邊聽道，我不禁一邊想像三十來歲的米憐講道的風姿。據說當年的講道，講壇置於教堂前方中央，米憐站在講壇上，或傳揚佳音，或剖釋聖道，或勸人為善，可想是多麼的賺人熱淚。而那講壇如今已移往右側，徒作文物供人觀賞罷了。基督教堂保留著米憐服侍的印記，牆壁上鑲著一塊雲石紀念碑，碑文記述米憐在馬六甲的重要事工：

Sacred to the memory of the Revd. William Milne, D.D., Protestant missionary to China,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圖四：米憐紀念碑

<sup>9</sup> 基督教堂的歷史及建築風格，參Sadayandy Batumalai, *A History of Christ Church Melaka* (Melaka: Printed by Syarikat Percetakan Muncul Sistem Sdn. Bhd., 2003).

<sup>10</sup> William Milne, *A Retrospect of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 (Malacca: Printed at the Anglo-Chinese Press, 1820), pp. 144-145.

Society. For seven years he resided at this Settlement as Principal of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superintending the education of Chinese and Malay youths, composing useful and religious tracts in their respective languages, and officiating in this Church as a faithful minister of the Gospel of Christ, but the chief object of his labours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Revd. Robert Morrison, D.D. was the translation of the earliest Protestant version of the Holy Scriptures in Chinese, in which he rendered most valuable and efficient service. He was born in the year 1785, in Kennethmont, Aberdeenshire, left England as a missionary, 1812, and died in Malacca, June 2<sup>nd</sup> 1822, at the age of thirty seven.

崇拜完畢後，我們馬上動身尋找米憐之墓。首站是基督教堂背後的聖保羅山 (St. Paul's Hill)。我們拾級而上，迎面而見，是耶穌會傳教士聖方濟各·沙勿略 (St. Francis Xavier) 的雕像俯瞰著馬六甲海峽。聖方濟各曾於 1545 年、1546 年及 1549 年在馬六甲停留了幾個月。雕像後方乃是著名的聖保羅教堂遺址，教堂保存著一些殘破的墓碑，其中最有名的是聖方濟各的陵墓遺址。1552 年，這位「東方使徒」於廣東上川島離世，翌年曾於此處短暫下葬，其後遺體運往印度果阿 (Goa)。<sup>11</sup>

---

<sup>11</sup> 關於聖方濟各的生平，參 Margaret Yeo, *St. Francis Xavier: Apostle of the East* (London: Sheed & Ward, 1932); James Brodrick, *Saint Francis Xavier, 1506-1552* (London: Burns Oates, 1952).

## 實地考察馬六甲

聖保羅山地勢不高，沿著幾條林蔭小徑，不一會便能走遍山崗。在綠草如茵的山坡上，散佈著一些西方人的墳墓，全都是白色的。大部分的墓碑上的字跡極為模糊，有些甚至連墓碑也沒有，根本無法確認墳墓的主人是誰。山上遊人雖絡繹不絕，可人人都忙於在景點前拍照，哪有閒暇留意這路旁的墳墓，又有誰會聽過米憐的名字呢？更不會理解我們這三個另類「遊客」所作何事。



圖片五：聖保羅山上的墳墓

於聖保羅山上搜尋了一遍，我們沒有發現米憐之墓的蹤影，唯有失望而回。但我們心有不甘，重返基督教堂，皇天不負有心人，結果給莊博士找到關鍵的線索。在一本《馬六甲基督教堂的歷史》中，扼要提及米憐之墓，指米憐與夫人瑞裘同葬於荷蘭墓地內。<sup>12</sup> 大家頓時興奮莫名，多方查詢後，發現荷蘭墓地原來離教堂不遠。



圖六：馬六甲古蹟圖（轉載自 S. H. Hoyt, *Old Malacca*, 末頁）

<sup>12</sup> "He [William Milne] and his wife Rachel were buried at Christ Church Cemetery (now known as Dutch cemetery) at Fort Terrace." Sadayandy Batumalai, *A History of Christ Church Melaka* (Melaka: Printed by Syarikat Percetakan Muncul Sistem Sdn. Bhd., 2003), p. 33. 根據作者所見的資料顯示，這里所指的墓地，由始至終都稱為荷蘭墓地 (The Dutch Graveyard)，未曾稱作基督教堂墓地 (Christ Church Cemetery)。

## 發現米憐 (William Milne, 1785-1822) 之墓



圖七：荷蘭墓地

我們二話不說便奔往墓地，從教堂隔壁的小巷走過去，不消數分鐘便抵達。荷蘭墓地正位於聖保羅山的山腳，旁邊有一條小路通往山上，位置相當隱蔽，更被數棵枝葉茂密的大樹遮擋，不易發現。其實，早前我們在聖保羅山尋覓時，曾經與墓地近在咫尺，可惜視線被大樹遮擋了，沒能直搗黃龍。

### 荷蘭墓地的簡介

荷蘭墓地的入口，是一道白色的拱門，整個墓地被一面矮牆包圍著。走進拱門，右邊有一塊告示板，上面貼著荷蘭墓地的簡介。

現把簡介筆錄如下：

圖八：荷蘭墓地入口

#### The Dutch Graveyard

This Graveyard was first used at the last quarter of the 17th century. Presently 5 Dutch and 33 British Graves are sited within its compound. This cemetery was used in two stages that is between 1670-1682 and later between 1818-1838.



When the British took over Malacca in 1795, they initially used St. Paul's Hill as their burial ground and only



in 1818 did they began to make use of this cemetery. The first British person to be buried here was Captain John Kidd, caption of a ship while the last British person to be buried was the wife of a British army officer 1838.

Most of the British buried here were army or naval personnel. A number of wives of army officers were also buried here. The grave that attracts the attention of most visitors is the one that has a tall column on it in which two army officers, who were killed during the war between the British and Naning in the interior of Malacca in 1831 and 1832, were buried.

This Graveyard has been gazetted as National Monument under the Antiquities Act, 1976.



圖九：荷蘭墓地的簡介

荷蘭墓地見證了荷蘭、英國在馬六甲的殖民統治。1641年，荷蘭人擊敗葡萄牙，佔領了馬六甲。荷蘭從1641年到1795年統治馬六甲，但對將其發展成貿易中心不太感興趣，作為治理中心的重要性更被印尼的巴達維亞（雅加達）所取代。1795年，英國為防止荷蘭的海外殖民地被

法國佔領，派兵代管馬六甲。直至 1824 年，兩國簽訂英荷條約，馬六甲才正式割讓給英國成為英屬殖民地。<sup>13</sup>

荷蘭墓地歷史悠久，從 1670 年由荷蘭人設立，至今已有 338 年的歷史。墓地的使用可分為兩個階段：從 1670 年到 1682 年，由荷蘭人使用；而由 1818 年到 1838 年，則歸英國人使用。墓地面積相當細小，總共只有 38 個墳墓。雖然此墓地一直稱為荷蘭墓地，但實際上只有五個荷蘭人的墳墓，最早下葬的荷蘭人名為安娜·霍溫 (Anna Raynierse Van Schoon-Hoven)<sup>14</sup>。其餘的三十三個墓地主要屬於英國軍官及其夫人。

1795 至 1818 年間，英國人主要葬於聖保羅山上。1818 年，他們決定使用荷蘭墓地。同年，海軍上校約翰·基德 (John Kidd) 成為首名在此下葬的英國人。墓地中央的白色紀念柱乃是紀念於南寧戰爭 (The Naning War, 1831~1832)<sup>15</sup> 中陣亡的兩名英國軍官，分別為陸軍中尉詹姆斯·懷特 (James White) 與哈丁 (E. Y. Harding)。<sup>16</sup> 1838 年，一名英國

---

<sup>13</sup> 關於馬六甲的歷史，參 Kernial Singh Sandhu and Paul Wheatley, eds., *Melaka: The Transformation of a Malay Capital, c. 1400–1980*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Sarnia Hayes Hoyt, *Old Malacca*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Barbara Watson Andaya and Leonard Y. Andaya, *A History of Malaysia* (2<sup>nd</sup> ed.)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1).

<sup>14</sup> 霍溫於 1670 年 11 月 28 日去世，終年 27 歲。

<sup>15</sup> 南寧 (Naning) 位於馬六甲附近，1832 年前，屬於馬來亞森美蘭州 (Negeri Sembilan)。1829 年，馬六甲的英國官員宣稱繼承了荷蘭人以前擁有的權利，要求南寧把每年收成的十分之一獻給他們，南寧的統治者阿卜杜勒·賽義德 (Abdul Said) 表示拒絕。1831 年，英軍進攻南寧，賽義德得盟友協助，成功擊退英軍。1832 年，英軍再次大舉進攻南寧，雙方傷亡慘重，最後賽義德投降，英國把南寧併入馬六甲。參《大英百科全書》(線上繁體中文版) <http://tw.britannica.com/MiniSite/Article/id00042498.html>.

<sup>16</sup> 懷特於 1831 年 8 月 20 日陣亡，終年 25 歲，而哈丁於 1832 年 3 月 29 日逝世，終年 24 歲。

軍官的夫人成爲最後在荷蘭墓地下葬的英國人，名爲索菲婭·史蒂文森 (Sophia Stevenson)。<sup>17</sup>1976 年，荷蘭墓地成爲馬來西亞的國家古蹟。

### 米憐夫婦之墓

在墓地近門右面的位置，有一個特別大的墳墓，墓前有一棵參天古木護蔭。走近一看，果然有驚喜的發現，在墓碑上我們認出了米憐夫人瑞裘 (Rachel) 的名字。經過近二百年的風化，字跡早已模糊不清，卻仍



圖十：米憐夫人 (Rachel) 的墓碑

能隱約辨認出墓誌銘的內容。墓誌銘主要述及瑞裘的美好品德，以及其家庭成員，尤其是她一對夭折的年幼子女：

Erected to the memory of Rachel, wife of the Rev. W. Milne, who died at Clabang [sic. Claybang], near Malacca, March 20<sup>th</sup>, 1819, aged 35 years and 6 months, having buried an infant son and daughter, and leaving behind her four small children and an

affectionate husband, in whose breast her memory is embalmed.

Her life was distinguished, as a child, by filial reverence; as a Christian, by humble confidence; as a wife, by modest

---

<sup>17</sup> 史蒂文森於 1838 年 11 月 26 日逝世，終年 29 歲。

submission; as a mother, by affectionate tenderness; and as a member of society, by many exemplary virtues. She died in hope of eternal life, through Jesus Christ.

The mortal remains of David Milne, who died 4<sup>th</sup> May, 1816, aged two days; and of Sarah Milne, who died 10<sup>th</sup> April, 1817, aged four days; are interred a little to the left of this stone.

米憐夫人瑞裘於 1819 年 3 月 20 日去世，而荷蘭墓地剛好在之前一年供英國人使用，故瑞裘成爲了首批在此下葬的英國人。瑞裘死後翌日（3 月 21 日），大約下午六時，她的遺體於荷蘭墓地下葬。葬禮由倫敦會傳教士恩士 (John Ince) 主領。他於墓前帶領祈禱，人們一起高唱聖詩〈爲何哀悼逝去的友人〉(Why Do We Mourn Departed Friends)。參與葬禮的包括駐馬六甲的荷蘭總督及高級軍官，原本還有一大群民眾計劃出席，但當日大雨滂沱，以致一部分人未能成行。<sup>18</sup>

夫人的逝世對米憐帶來沉重的打擊。米憐要身兼母職，照料四名年幼的子女，加上佈道站的事務繁重，令他身心俱疲、積勞成疾。1822 年初，肺病久患未癒，他迫不得已擱下肩上的重擔，前往檳榔嶼療養，可惜情況未見好轉。<sup>19</sup>病入膏肓之際，他依然念念不忘馬六甲的事工，還說

---

<sup>18</sup> 米憐在日記中詳細記載了夫人臨終，以及在荷蘭墓地下葬時的情景，參 Robert Philip, *The Life and Opinions of the Rev. William Milne, D.D., Missionary to China* (London: John Snow, 1840), p. 302. 他又向倫敦會報告了夫人的死訊，悲慟之情洋溢紙上，見 LMS/Ultra Ganges/Incoming Letters Malacca, 1.3.C., William Milne to the Directors, Malacca, 23 March 1819, the 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 Archives.

<sup>19</sup> 米憐於臨終前，從檳榔嶼寫信回倫敦會，講述自己的病情，見 LMS/Ultra Ganges/Incoming Letters Malacca, 2.2.A., William Milne to the Directors, Penang, 16 April 1822.

要堅持下去，直等到有合適的人選接班為止。<sup>20</sup>可惜事與願違，米憐無法戰勝病魔，臨終前 9 天由專船運返馬六甲，好讓他能安排身後事。<sup>21</sup>米憐於 1822 年 6 月 2 日凌晨 2 時息勞歸主，臨終時頭腦依然清醒，同工韓福瑞 (James Humphreys) 陪伴左右，最後爲他閉上眼瞼。<sup>22</sup>

當天下午 4 時，米憐的遺體由英華書院運送到荷蘭墓地，與夫人合葬。<sup>23</sup>出席葬禮的嘉賓除了倫敦會的傳教士哈特曼 (George H. Huttman) 及韓福瑞外，還包括荷蘭副總督阿德里安·凱克 (Adriaan Koek)、英國駐紮官、法官、基督教堂的長老及執事，以及馬六甲的名流，跟隨靈柩的還有大批英華書院的師生、印刷工匠，以及數以百計的當地居民，場面浩浩蕩蕩。<sup>24</sup>

---

<sup>20</sup> 米憐道：“I must hang on, till I see persons able to carry on the work. Make haste and send them or I shall be gone before they come.” LMS/Ultra Ganges/Incoming Letters Malacca, 2.2.A., William Milne to the Directors, Penang, 17 April 1822.

<sup>21</sup> 倫敦會駐檳榔嶼的傳教士貝敦 (T. Beighton) 憶述米憐於檳榔嶼休養、運返馬六甲的經過，以及臨終的情景，見LMS/Ultra Ganges/Incoming Letters Malacca, 2.2.B., T. Beighton to G. Burder, Malacca, 10 June 1822.

<sup>22</sup> 馬禮遜述及：“Nine days after his arrival at Malacca, on the 2<sup>nd</sup> of June, at 2 o'clock in the morning of the Sabbath, he breathed his last under the eye of Mr. Humphreys who watched him and closed his eye-lids. His mind was clear and calm till the last.” LMS/South China/Incoming Letters, 2.2.B., Robert Morrison to W. A. Hankey, Macao, 5 July 1822.

<sup>23</sup> “On the 2<sup>nd</sup> of June, at four o'clock, P.M., his [William Milne] body was carried from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to the Dutch burying ground, and laid in a vault which he had built for his wife and children.” Robert Morrison, *Memoirs of the Rev. William Milne, D.D.* (Malacca: Printed at the Mission Press, 1824), p. 111.

<sup>24</sup> 葬禮的情景由馬禮遜記載，見Robert Morrison, *Memoirs of the Rev. William Milne, D.D.* (Malacca: Printed at the Mission Press, 1824), p. 111。馬禮遜又分別向倫敦會、聖書公會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及聖教書會

由此可見，我們眼前這個雙人墳墓，無疑就是米憐夫婦之墓（圖片十一），旁邊還葬著米憐一對夭折的子女，分別為大衛（David Milne）及撒萊（Sarah Milne）。米憐一家四口長眠於這小片異鄉的靜土。



圖片十一：米憐夫婦之墓

## 結語

米憐作為第二位來華的新教傳教士，心中最大的遺憾一定是自己無法在中國本土自由宣教。從馬禮遜來華，直至鴉片戰爭之前，一批批的傳教士僅能在南洋一帶向華僑傳道，學習中文，印刷中文聖經、宗教小冊子等，這成為中國基督教的預備時期。<sup>25</sup>米憐積極參與聖經翻譯，出版

---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理事會報告了米憐的死訊。給倫敦會的信，見 LMS/South China/Incoming Letters, 2.2.B., Robert Morrison to W. A. Hankey, Macao, 5 July 1822。其餘兩封刊於His widow [Eliza Armstrong Morrison],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D.D.; with Critical Notices of his Chinese Works, by Samuel Kidd* (London: Orme, Brown, Green, and Longmans, 1839), vol. 2, pp. 159-161，而中文譯本見於未亡人編、鄧肇明譯，《馬禮遜回憶錄——他的生平與事工》（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08），頁 362-363。聖教書會理事會也在會議記錄中提到馬禮遜的來函：“Read a letter from the Rev. Dr. Morrison dated Canton 29<sup>th</sup> Oct 1822 announcing the death of the Rev. Dr. Milne at Malacca on 2<sup>nd</sup> June 1822 in the 37 year of his ag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Minutes of Executive Committee, 18 March 1823, p. 183, the United Society for Christian Literature Archives.

<sup>25</sup> Brian Harrison, *Waiting for China: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at Malacca, 1818-1843, and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Missions* (Hong Kong: Hong Kong

## 實地考察馬六甲

《張遠兩友相論》等書冊，開辦英華書院，培養梁發、何進善等舉足輕重的華人信徒，為中國基督教的開展奠下了鞏固基礎，功不可沒。

米憐夫婦死後合葬於馬六甲的荷蘭墓地。此墓地雖然稱為荷蘭墓地，最初為荷蘭人所用，但主要卻是埋葬英國人，而英國人的墳墓中，又以軍官為主。米憐夫婦以傳教士身份下葬，屬於破例。從米憐葬禮中主禮嘉賓的身份，以及參加群眾數量之多，可見米憐在馬六甲既重要又特殊的地位，亦見其深受人們愛戴。

米憐的墳墓前植有一棵綠影婆娑的古木，樹傘向高向外伸展，不單把米憐之墓守護著，讓墳墓免受風雨無情的吹打，同時把米憐之墓遮掩了，叫山上掉以輕心的遊人不易窺見，連我們的任務也差點兒功虧一簣了。若這棵樹在米憐撒手人間時已植，相信也只是一株幼苗而已。大樹猶如中國的基督教會，經歷了二百年的滄桑，依然屹立不倒，如今盤根深扎，且枝葉茂盛，古老而常青，不斷長出嫩柔的新芽；大樹又彷彿是米憐短暫生命的延伸、默默耕耘的成果。是次米憐之墓的發現，活生生地見證了他在馬六甲的崗位上鞠躬盡瘁的一生，值得華人信徒到他墓前懷念、憑弔、感恩。

---

University Press, 1979); Murray A. Rubinstein, *The Origins of the Anglo-American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1807-1840* (Lanham, MD : Scarecrow Press, 1996).



### 第三部分：考察報告

#### 概論

高俊傑、曾家洛

「一般人總以為旅行是很實際的事，七咀八舌地告訴我們去哪裡好。很少有人告訴我們，為甚麼要去旅行、該以何種方式旅行。旅行的藝術似乎涵蓋了許多不是那麼簡單、不可小覷的問題。」<sup>1</sup>

---艾倫·狄波頓(Alain de Botton)《旅行的藝術》

艾倫·狄波頓這一段話為本部分拉開了序幕。親愛的讀者，雖然你可能有很多不同的旅遊經驗，然而你有沒有想過究竟旅行的意義何在呢？其實，在人類歷史中，旅行的方式和目的都在不斷演變當中。在中世紀，旅行的體驗以朝聖這方式顯示出來，而今日則以消閑、娛樂和購物活動為主要方式。此次旅程則是以主流之外的另一種方式去叫人反思旅行的意義。領隊夏其龍嘗試以歷史考察的角度，透過馬六甲的歷史遺址、古式建築和各個博物館，帶領團友去揭示和發掘出馬六甲從東、西文化交流中積存著的歷史記憶。

在行程中，我們的導遊曾表示：「我已擔任了馬來西亞導遊十多年了！然而，前來遊覽的香港團都只會用三、四小時來馬六甲這個地方，這是我第一次帶團在這裡停留四天，以往團友都只會在古蹟前看看拍些照片就走了！這次對我來說，也是一個挑戰。」我們這次行程，不僅對導遊來說是一種挑戰，也是一種抗衡現代消費文化的活動，提倡旅遊在

---

<sup>1</sup> 艾倫·狄波頓著，廖女娟譯，《旅行的藝術》(台北：先覺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頁19。

消費、享受外，也應該關心中靈價值的內涵和人對知識的追求。

本部分共收錄了十篇考察報告，是參加者在行程中所見所聞，紀錄了他們於馬六甲所發掘出來的故事。綜合而言，他們從景點出發，而又划進更深之處，發現歷史線性的關係，訴說景點背後積澱著的記憶。第一篇報告，陳士齊以遊記方式順著考察時序描述了整個行程，讓讀者了解到行程狀況，並帶出了三個重要問題：第一，馬六甲作為一個歷史上重要的貿易中轉站為何會沒落呢？貿易因素怎樣影響馬六甲的起跌？第二，為何葡萄牙、荷蘭和英國等殖民者未能將馬六甲建設成充分體現基督教文明的地方呢？原因何在？第三，華人群體為何能在馬六甲展現出如此強大的適應力？這三個問題可謂擊中題旨，牽引出一連串關於馬六甲研究的思考，供讀者們細閱往後文章，尋找答案。

第二至六篇報告是討論馬六甲華人社會的文章。曾家洛和陳榮豐形容當地華人社會對於中華文化有著很強向心力，驅使華人們及其後代凝聚在一起。然而，在這個流散的團體內卻往往充滿矛盾，包括土生華人與後遷華人移民間形成的問題。另外，綜觀作者們的思想，他們大致留意到馬六甲華人社群的四個重要特點：

#### 1. 鄭和下西洋對馬六甲華人社群發展具有深遠影響

黎子暘從古藉記載中指出，在鄭和下西洋前縱然有華人已經去到現時馬六甲等地生活，但他們應該只是少數，並且多為暫居性質。但由於鄭和下西洋帶動了兩地商貿的往來，並且以友好的態度對待滿刺加王國等鄰邦，造就了往後華人移民定居馬六甲，並形成當地的族群及當地土生華人。另外，多篇文章提及關於鄭和在當地事蹟的流傳和各個紀念他的地方，包括三保山、三保廟及鄭和博物館等都反映時至今日鄭和仍對馬六甲華人社群具有深遠的文化影響力。

## 2. 華人與馬來人的種族相融

當中國移民日漸增多並且與當地居民成婚定居，就產生了馬六甲的土生華人。他們有一個特別稱呼，名為娘惹峇峇族。據陳家強的報告，娘惹峇峇族的祖先主要為中國明朝或以前遷至東南亞的移民，大部分原籍中國福建或廣東潮汕地區。當時，由於明朝勢力衰弱，移居東南亞的華人由於交通不便和受閉關政策影響，遂漸漸與東南亞本土文化相互交融。這支娘惹峇峇族對於馬六甲發展有著重要作用，而且很多族人在殖民統治期間，成為了管理階層的中層人，故在馬六甲及東南亞等地握有重要的經濟及民間權力。

## 3. 華人的移居與流動情況

這次考察團選擇下榻位於馬六甲的富禮客棧，原屬陳金聲家族故居。根據陳家強的考察，陳金聲家族是當地娘惹峇峇族的一支，於馬六甲以至東南亞都具有很大影響力。而根據陳家強的理解，陳金聲更有可能是新加坡興建保赤宮時最主要的捐款人，他的父親陳篤生於新加坡開發不久就前往經商，並任當地福建會館之主席，也是暹羅王朝委派駐海峽殖民地的欽差大臣兼總領事。由此可見，華人族群在東南亞一帶由於營商關係具有一定流動狀況，並影響著當地發展。另外，鄧偉強、甘月娥在報告中闡述了馬六甲當地華僑的管理情況。他們指出最初的華人管理機構是集合華人宗教、民間管治權的青雲亭，後來隨著移居人口的數目及性質變化，遂出現了以鄉情及家鄉背景為主的會館。這反映了華人移居馬六甲的情況，而令到管理組織也有不同的發展。馬六甲首個同鄉社團是福建會館，隨後分別成立了福州、晉江、南安、惠安、興安及漳州會館，這些會館反映了當地華人群體的鄉藉情況。

#### 4. 馬六甲與香港的擬似性

陳家強在報告中曾指出峇峇族華人在殖民管治時的中間人角色，在香港殖民時代也有出現。當時香港殖民政府依靠買辦作為中間人，他們的子女多受英式教育，成為高等華人。馮佩珊更認為馬六甲青雲亭與香港上環的文武廟有相似之處，同時是以宗教廟宇形式存在卻擁有一定的民間仲裁權。另外，青雲亭也具有廣福義祠提供義葬服務的功能。陳家強與馮佩珊二人所援引之例子，企圖說明馬六甲和香港因著殖民地的背景在地方社群生活方面具有一定的擬似性。

本部分收納的最後四篇文章主要是討論西方文化在馬六甲的流傳和發展情況。張安薇(Mando Anne Quinlat)從地理和歷史這些較宏觀的角度整理了葡萄牙、荷蘭到英國三個殖民時代下的基督宗教傳教情況。她認為馬六甲由於地理關係不但成為了這些殖民國商業的中轉站，也是傳教的重要轉口地區。方濟·沙勿略就是從馬六甲認識彌次郎再往日本傳教。馬禮遜就是在此藉華人人口流動之便向中國傳福音的。之後三篇由張玲玲、阮美賢和黎婉芬的文章，則轉移視角以微觀的事物、人物及建築去談馬六甲之行的發掘心得。張玲玲(Mayella Cheung)研討了馬六甲以馬賽克圖案作盜磚的情況，說明馬六甲的多元文化怎樣在生活產生了影響。阮美賢則從全球化角度重新審視方濟·沙勿略的傳教工作，她指出沙勿略雖然因傳教熱誠希望所到之處的人民歸依天主教，但他並沒有強迫人改教。他的行為和與各種文化、人種、階層接觸的經驗是值得用作反思基督宗教在亞洲社會傳教這課題的。黎婉芬則選擇了聖保羅教堂這古蹟作為考察對象，她以建築結構和墓碑調查兩部分去說明這建築古蹟的特點。她指出這古蹟由富裕的教堂變成墓園，更淪為彈藥庫和燈塔，經歷了葡萄牙、荷蘭和英國的統治，見證了馬六甲殖民史的滄桑。

這十篇文章是從四十一位團友繳交的分享中由編輯們精心挑選出來

的。他們代表了是次考察的成果，將自己在旅程中的所感所知表達出來。艾倫·狄波頓在《旅行的藝術》一書，結尾處曾仿效《斗室之旅》(Voyage autour de ma chambre) 主人翁的心態走到了自己熟悉的大街，於是他發現以另一種的心智模式去到自己認為好像很平凡的街道，是別有一番領悟的，可以發現事物一直隱藏著的價值。這些文章的作者可能已經通過這次考察領會到這種發現的心。親愛的讀者，其實只要你願意，也可以好像他們一樣，通過一次考察旅程來豐富自己，並把自己接通於事物所盛載的文化記憶當中。

## 馬六甲之旅

陳士齊

07年5月，夏其龍神父帶領一行40多人經星加坡往馬來西亞的馬六甲作為期五天的學習考察。這是一次愉快復教人享受的考察之旅，不僅因為全體團友都非常積極友善，更因行程的性質、地點本身的吸引力及可親感，以及夏神父那春風化雨之氣質，令團友在豔陽高照的南國天涯，享受如沐春風的帶領。另外，還加上一個不小的驚喜——一位非常健談幽默卻不是只懂「搞笑」不懂反思的導遊先生。

### 行程第一天

我們在黃昏抵達星加坡。對我這從未踏足這個香港「姊妹」城市的人，把握那個晚上作僅有的觀光，為我開啓了此行的序幕。

晚飯過後，一位以前同在英國讀神學博士的同窗謝君來訪。與他度過了約一小時快拍子交談，互相交代彼此在各自的家園城市的生活，在神學工作上所作的努力。他特別提到在幹細胞研究上，星加坡福音派教會應採取何種立場，原來就是由他來主持草擬。我則提到香港教會中的反同性戀運動，以及我自己在其中所採取的寬容立場。我還特別提到李光耀已經在寬容同志的立場上跨進了一大步。原來彼此作為從西方肄業的東方學人，確實會在自己的家園中，扮演一個促進本土西方化或現代化或基督化的角色。

話別了故友，把握獅城溫柔的夜，從酒店信步往獅城著名華埠牛車水的方向蹣跚，途經一些獅城著名的、相當於香港公屋的「組屋」建設。對我而言，獅城真像一個介乎香港與澳門之間的一個特殊時空。論現代化，她與香港貼近，但卻散發出一股如同澳門般教人懷舊的氣息，原因是它將許多逝去年代的特色妥善地保存了下來。在途經華人的廟宇，印度人的廟宇，及地道化了的基督教堂的時候，這種感覺特別強烈。而在

牛車水區旁的酒吧區，也與香港的蘭桂坊大不一樣，靜靜的，並不喧鬧，卻教人享受，不知這是否與獅城政府並不鼓勵人民放蕩有關？還是因為這區鄰近清真寺？然而肯定的是，這個獅城酒吧區的每棟樓房，都是經過悉心復修的飽含著歷史的懷舊建築，在那些古雅街燈中，以微風吹拂來訴說著陳年的往事。

## 行程第二天

第二天早上，我們參觀了獅城的國家檔案館，和由福特車廠改建而成的關於日治時代獅城淪陷史的博物館。星加坡人認真用心地保存他們的歷史，這或許就是後殖民時代人民應有的特質—它與殖民地統治下的人民努力忘記或壓抑自己的原來身分不同，它努力建立的，就是一個全新的身份—星加坡人，一個異於殖民地時期，卻也遠離殖民地時代之前的故舊的文化與國民身分。因此它很努力地企圖建立帶出這身分的歷史，而二次大戰作為導致星馬地區獨立的起點，便特別受到重視，星加坡人稱之為「昭南時代」。反觀我們香港人，對日治時代的回憶及探討幾近於零，不但回歸前如此，回歸十年來，仍然是一片蒼白。

第二天下午，從前英殖民地的星加坡進向馬六甲。我們就在空間上走進了一個時間之旅，從 19 世紀初返回 16 世紀，也就是葡萄牙人在遠東地區開啓的大航海時代。在這個時代中，馬六甲佔有著一個極其重要的歷史地位，以致所有歷史教科書都要提及它，也使每一個到訪的人，對之都會產生了一份似曾相識復又陌生的感覺。這真是一個夢幻之城。然而到今天，由於旅遊發展並不算發達之故，馬六甲在旅人的有限時空中，往往只被局限或壓縮到僅得一天的行程，以致我們這個竟然會停留在此四天三夜的旅行團，真是刷新了當地旅遊的歷史。

然而教科書提及它，並不代表真正重視它。又或許說，馬六甲所代表的那個大航海時代，已經歷過許多轉變，以致馬六甲這城市，已在幾度變遷後被鄰近的兩個城市—星加坡和吉隆坡—所取代。



## 葡人未到以前的馬六甲城

原來在葡萄牙人未曾到達，未曾佔領馬六甲以前，馬六甲這一個夢幻城市，已然成就了馬來人歷史的一段傳奇。傳說中，有一位王子，及他所傳承下來的一個皇族，已然在這個河口的出處建立起這個王國之都。而王子建立起的這個王國，也在此接受了伊斯蘭教，也就從此進入了伊斯蘭文化圈。王子的後人，也曾在此接待鄭和的船隊，在政治上成了中華帝國的朝貢國，而華人也以此作為他們向南洋移民的中心點。也就是說，馬六甲成了伊斯蘭文明與中華文明的交接點。

我們在馬六甲的海事博物館，在荷蘭人建造的「紅屋」中的民族歷史博物館，在古城門對面的馬來西亞獨立紀念館，都能分別看見馬來人民族身分的建立與演變過程。而這過程中的許多段落，都與馬六甲相關。雖然這城的皇族，今天已遷往了毗鄰獅城的柔佛州，而成為了柔佛州的皇族。我們在最後一天返回獅城之前，在邊境對岸恰恰參觀了他們的宮殿及清真寺。

## 葡人進入馬來人歷史中心的馬六甲城

當大航海時代來臨，葡萄牙人首先從印度的果亞來到了馬六甲，再從這裏北上中國及再往東北到達日本，與中日兩國進行貿易。葡萄牙人也以武力佔據了這個城市，使之成為東西方海上貿易的中轉站，也以之命名整段夾在馬來半島與印度尼西亞群島之間的水域，而成為世界知名的馬六甲海峽。今天，這段海峽因為中東石油的運輸而更形重要。然而現今，在這段水域中最重要的城市，已不再是馬六甲，而是星加坡。情形就如在南中國珠江口的最重要門戶，早已經不是澳門，而是香港一樣。

我們在停留馬六甲的四天中，沒有到海邊參觀。只在旅程前的學習班中，我們看了資料介紹當年馬六甲的河口，今天如何已被填平而不復存在。在行程中，我們也探問過，何以馬六甲作為航海中轉站的地位今天會如此沒落？雖然在大航海時代以來，馬六甲海峽的地位，從來不曾

衰退過。但在我的印象中，是這城市已不能承載它自身所帶來的改變——航海時代的科技發展，令水淺的馬六甲，一如水淺的澳門一樣，不能再作為遠洋運輸的中轉站，而必須讓位於更為適合巨型船舶停靠的星加坡和香港。

因此，我們在四天行程中所參觀的，並非葡萄牙人遺下的航海事跡，而是葡萄牙人對遠東地區的另一宗貢獻，就是葡萄牙人全權管理了一切由歐洲派往遠東地區的傳教士。

行程中，我們參觀了葡萄牙人留下的教堂，包括聖方濟堂及聖方濟沙勿略堂。另外，還有一間由荷蘭人撥地予葡萄牙遺裔興建的聖伯多祿堂。聖方濟是天主教會派往遠東最著名的傳教士，曾到日本傳教，亦試圖進入中國，惜未能如願而逝於中國廣東的上川島。這幾間教堂的規模都不算大，留下的文物古蹟亦不算多，與澳門比較頗為失色。這自然與澳門長期在葡人統治底下，天主教的信仰根基紮得更深的緣故。我在教堂開設的書局，購買了一些關於聖方濟沙勿略的書和畫像，閱讀起來時，實在驚異於聖方濟沙勿略的遠見和熱誠，能如此及早察覺往遠東傳教的需要。但看來可惜的是，在馬六甲地區，能跟隨聖方濟沙勿略腳步，將天主教的根深紮在馬六甲地區且可資傳誦的人物並不多，也沒留下一些饒有意味又可予紀念的傳教故事。這是教會在馬來半島地區傳教不力的問題，還是葡萄牙政府缺乏合理傳教政策所造成？我在去年一個對耶穌會在中日兩國傳教作比較研究的國際會議上得到的印象是，葡萄牙政府阻撓了聖方濟沙勿略往中國的行程。

### 荷蘭人取葡人而代之，而英人又取代荷蘭人

但信奉基督新教的荷蘭人取代葡人的事跡，卻是十分明顯的，原因在於我們前往參觀的著名的「紅屋」(Stadthuys)及在一旁同為紅色的基督教堂。紅屋今天已成為馬來人的歷史及民俗博物館、而在其旁的紅色基督教堂又先後成為荷蘭人及英國人的教堂，見證了馬六甲在葡萄牙人

## 實地考察馬六甲

之後，曾為荷人及英人統治的事實，而其較堂皇及顯著的特色，也令它們成了今天馬六甲最重要的旅遊標誌。那獨特的紅色及建築形態，令人立刻聯想起台灣北部淡水河口的「紅毛城」，那也是一個被荷人、英人先後經營過的據點。

但究竟這種取代，在文化上，在歷史上，又為馬六甲這個地方帶來了什麼改變，以及遺留了什麼樣的歷史和文化傳統呢？是否一如英國人對香港的統治，為我們造就了港式茶餐廳及其中的港式奶茶這樣中西文化合壁的新事物呢？在幾天的行程中，我們在夜市蹣跚時喝到的馬來白咖啡，恐怕算是在這方面最明顯的文化產物了。但在那些較為重要的層面，如教育，政治，法制，社會建設，則究竟葡、荷、英人的統治帶來了些什麼？固然這些問題的考察，並非此行的主要目的，而旅程安排的華人導遊，也不能在這方面為我們提供很豐富的資料和瞭解。在豔陽天參觀古城門、堡壘及其中的聖保祿教堂遺址，我得出的印象，是荷人對葡人利益的侵奪與征服的激烈情況，但這些都已成為過去，而英人對馬六甲的佔領，卻沒有如此激烈的取代過程。這並非因英荷雙方都是基督新教，而令取代的暴力程度減少，而是英荷兩國在馬六甲海峽區各有所需而進行了殖民地劃分，一如西班牙與葡萄牙在美洲大陸進行的殖民地劃分一樣。

那麼，是否意味著葡、荷、英三群歐洲殖民者，前仆後繼地進入馬六甲，卻不能將這個伊斯蘭文明與中華文明交接的城邦，也建設成一個充分體現西方基督教文明的據點？若是，究竟原因在那裏？和澳門及香港相比，馬六甲城雖然仍有零星的西式建築和教堂，但其西化的氣息，卻不如港澳濃厚，甚至不能與星加坡相比。反而教人容易覺察的是，這城市積聚的深厚的華人文化傳統。

在旅程中，因為夏神父的堅持，終於讓我們能有機會到訪當年英國派往中國的第一個新教傳教士馬禮遜在馬六甲開設的英華書院舊址。但

在這個旅程中，我們造訪的英華書院舊址，一共有兩個，原因是英華書院停辦前曾經搬遷過。我們抵達的第一個舊址，在馬六甲市郊，現在已成了另一所英語授課的基督教學校的所在。而真正原來的舊址，離古董街及華人的夜市不遠，如今已成了一所國際學校的所在，而在旁邊，還有一所印裔泰米爾人的基督教堂。可惜的是只有原址，卻沒有任何與英華書院及馬禮遜本人有關的任何遺跡。

### 基督教傳入華人中間

雖然馬禮遜創立的英華書院已經蕩然無存，但在其舊址上建立起來的東西，實質上仍是其宗教文化精神的延續。在市郊英華舊址上興辦的基督教學校，顯然是一所名校，在校舍正門走道掛著的許多照片，訴說著學校長遠的傳統及作育的英才。整座校舍漆上黃色，是人們可以在葡萄牙，也在澳門隨處可見的那種橙黃的顏色。這色調對我來說，是一種文化遺留的顯然印記。我們在校園中流連，想像著往昔在這裏一代又一代學生成長的歲月時光。在校園不遠處，停著一些校車，有屬於小學的、也有屬於幼稚園的，這是「一條龍式」的文化教育的培養。而在校園旁的教會空地上，正在進行基督少年軍的步操。這情景對香港的基督教徒來說，一點也不陌生，而且饒有意義。由於馬來人已皈依了伊斯蘭教，因而不會進入這些基督教學校就讀。因此，入讀的便幾乎都是華人和印度人子弟。這些入讀的華人及印度人，便不期然受到基督教的薰陶。也就是說，西方基督教的文明，只能紮根在馬六甲的華人及印度人身上。

華人及印度人，都是寄居在這片土地上的外來移民，因而其國家及文化本位的認同，不如馬來人般強。除此以外，華人及印度人的宗教，也沒有強烈的排他性，因而不阻礙西方傳教士向他們進行傳教及文化薰陶活動。宏觀的結果，是基督教文明，無論是天主教還是基督教的，其繼承者原來都是華人及印度人。這令到馬來半島及鄰近東南亞地區的文明融合，呈現伊斯蘭、中國及印度，與及西方基督教四者互動的局面，而非中東地區的古舊伊斯蘭文明，對抗或容忍更古舊的基督教文明的局

面。

### 華人移民文化在文明互動中的堅韌與適應

但為何在馬六甲，基督教文明的氣息，遠不如香港或澳門甚至星加坡來得深厚？當然，這可能只是我個人幾天來的主觀判斷，或許事實並非如此。但就我們一行人的經歷，幾天在馬六甲的逗留，讓我們印象最深的，反倒是一個很堅韌也很有適應力的華人移民文化。首先我們住進當地人稱之為「娘惹峇峇屋」改建而成的賓館。能夠找到這樣富有地方特色的大戶人家貴宅居住，實在是幸運，也是奇遇。一如「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這些移居海外的尋常百姓，專門營建這些「燕歸」之宅，無意中滲透了他們作為華裔海外遊子，懷念故土卻歸不得的哀思，惟有以這樣營建的天地，來重拾中原故土的情懷，真可謂是「今時南國海中燕，飛入天涯明裔家」。

據聞「娘惹峇峇稱謂，是用來指稱那些當年隨著鄭和下西洋來到這裏安家落戶的中原男子，與這地女子結婚而生的後代。由於這些後代，一直以中華文化為榮，為根本，因而就將大明朝的文化特色，保存下來，復與當地文化結合，而流傳下這種「娘惹峇峇」的文化。我們幾天下來，除了住「娘惹峇峇」大宅，嘗「娘惹峇峇」菜，參觀「娘惹峇峇」文化的博物館外，還到過華人的墓地參觀，也拜會過華人的主要寺廟「青雲亭」。另外，也參觀了華人墓地三保山旁的三保太監井和三保太監廟。而在自由時間，好些團友還去了鄭和博物館參觀。當然，少不了的還有晚上往唐人街逛街、購物、吃喝、蹓躑。

這一切的活動，令我們得到一個很新鮮的印象，即關於當地華人的處境。明顯的是，由於這些華人是早至明初或更早來到這裏，這裏可說已是他們的家園或祖居。而在身份的建立認同上，鄭和是極其重要的，是當地華人歷史的起始點。因此三保井，三保廟，鄭和紀念館都非常重要。尤其是鄭和紀念館中有關鄭和事跡展覽的精細程度，真是令人難忘。

而墓地參觀，除了一方面認識華人的喪葬習俗外，也因著三保山地權曾經發生過的奪地風波，更令我們對華人社區潛藏的問題，有所領會。但整體來說，華人仍算是團結的，因而才讓他們渡過了那次奪地風波。而青雲亭更是一所內涵異常豐富的廟宇，而且明顯可讓人感受到它對維繫當地華人社區所起的紐帶作用。單是研究它，已經可以寫成一本書。而在它對面，還有好些寺廟。

這些廟宇，加上唐人街中代表著華南沿海各地移民的「瓊島宗親會」、「福州宗親會」、「廈門宗親會」等等，以及城中星羅棋佈的娘惹峇峇屋，令人隱然感到馬六甲主要是一座華人居住的城市。而華人在馬六甲是相當富裕的，這包括導遊給我們介紹的陳秒霞夫婿開的酒店，及與馬六甲舊城牆遺址近在咫尺的大型商場。而且這些華人，仍舊積極地擁抱及保留華人傳統文化。最活生生的例子，就是我們此行的風趣導遊米高。

從第二天在馬來西亞邊境接待我們起，米高就已經顯出其導遊才能。作為一個「大笑旦」，他非常熱誠地做好一個導遊的角色。有關馬六甲的一切，尤其是有關華人文化的一切，他都非常積極熱心給我們介紹。反過來，他也不止一次表達對我們這個團的好奇——怎會有旅行團到馬來西亞只遊馬六甲一地，而且是停留四天而非當天即走！在瞭解到神父帶領我們這個考察團的著眼點主要在宗教上之後，他也不時以其對基督教的有限理解，來與我們這班主要是天主教徒及新教徒的港客聯繫。然而，這種試圖聯繫的努力卻不大為夏神父受落，原因是米高的引導，令我們一行人感到太開心，太好玩了，令我們這些平常忙得不可開交，有餘暇就想放鬆下來的港人，也轉移視線於如何找機會吃喝玩樂。在夏神父眼中，這自然不是好事，而泛起一些微詞。米高也漸意識到此點，連番道歉，還詼諧地形容自己是這個團的「魔鬼」。然而儘管道歉，米高實質上很難收斂，這一方面由於他作為導遊長年累月的訓練（為客人帶來吃喝玩樂），另一方面也由於他作為一個傳統華僑子弟的中國式精神或靈性

修養。

從底層來說，米高其實並非要對這團的行程目的搗蛋，而是其華人式的精神關注，實質與天主教或基督新教的精神關注很不一樣。在幾天的導遊介紹中，他其實也很努力嘗試將兩種文化的價值與世界觀調和起來，然而主調仍是屬於華人的傳統文化，例如他認為晚輩對長輩應有的尊重，是從講述一個放洋的晚輩的不敬，及他對這晚輩的訓斥來表達的。又如他提到自己妻子的信教，對於這種信仰導致對傳統華人文化的更變或放棄，頗不以為然。而他本人，也坦白講到自己在南非的一個幾乎丟掉性命的歷險。然而對米高來說，這經歷並非引導他進而思考宗教，而是促使他學習「看化」世情，「看化」人生，活在當下，這是很典型的儒道釋文化底下，中國人對生命的「成熟」態度。而對於生活在一個非由華人主導的僑居地社會，米高的適應態度，預示著他們將可以一直在這僑居地繁衍生息下去。

### 華人文化只求海不揚波？

從米高生命的呈現，從幾天住在馬六甲的古老大宅，從日復一日的遊覽參觀吃喝中，我個人來說感受最深的是，基督宗教已經成為華人文化的輔助部分，是輔助而非主導。這和港星澳台其實十分相似，只是輔助的程度各有不同而矣。這與基督教文明完全不能打入馬來人文化相比，已算成功。但對於能否將這些華人基督教化，或甚至「基督化」，那仍是未圓的遙遠的夢。對抵埗異鄉已能生根落戶的華人來說，「海不揚波」是他們冀求的境界，正如中國南方靠海生存的大埔三門仔漁民，也有同樣的訴求。後者是非不得已，絕不遠涉重洋，以免招來不幸。前者是曾經遠涉重洋，但找得到安樂窩後，就再也不想去探險，去闖那未知的國度。夏神父在「海不揚波」話劇劇本中，描寫金水信教後首先希冀踏足香港，後來回鄉娶得金娣後，又與金娣遠赴英倫生活，這是否意味基督教信仰的啓發功能，正如這也曾經在我自己的生命發生過的一樣？但正如今天許多放洋的港人和星馬華僑的目的，是放了洋各取所需後，就



以所取得的技能或學位為本錢，回到自己家鄉謀生，過安樂的日子，而非帶著其學得的信仰與精神價值來回饋、改造自己的家鄉、自己所出自的社會。是否在短暫的「揚波出海」之後，華人文化的強大回歸力(或惰性)，又使我們重新回去固守「海不揚波」這一自鄭和下西洋終止之日起，大中華人頑固的夢？

## 鄭和下西洋與馬六甲華人

黎子暘

在一次機緣巧合之下，我有幸參加了由天主教研究中心主辦的新加坡、馬六甲歷史之旅考察團，藉此機會遊覽馬來半島的昔日古國——馬六甲。我對馬六甲這個地方早有所聞，在中四的歷史課本上記載了這地方扼馬六甲海峽的咽喉，為東西方交匯的著名商港和軍事要塞。後來，又從中國歷史的課堂上得知馬六甲也叫滿刺加。明代，三保太監鄭和下西洋，曾經五次在馬六甲停留，作為補給基地，如今當地還保留很多有關的遺跡。可以說，馬六甲，是一個充滿文化與歷史痕跡的古城。

在這篇文章中，我會集中討論鄭和下西洋如何對馬六甲華人的發展產生影響。全文分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簡述鄭和下西洋前，馬六甲早期的華人歷史；第二部分會分析鄭和下西洋對馬六甲華人發展的影響；最後一部分會環繞這次歷史之旅的三個景點：三寶山、青雲亭和峇峇娘惹博物館去理解華人在馬六甲當地發展時的身份轉變。

### 馬六甲早期的華人足跡

對於鄭和下西洋前華人於馬六甲居住的情況，至現時為止仍是眾說紛紜。大致上可分為兩個說法。第一個說法認為在鄭和下西洋前是沒有華人在馬六甲居住的。馬歡<sup>1</sup>在其著作《瀛涯勝覽》一書中便記載了鄭和第一次到馬六甲時，並不曾有華人在那裡居留，此外又記載了馬六甲當地的人民是伊斯蘭教徒，他們的語言、書籍和婚禮，幾乎都與爪哇相似。<sup>2</sup>而據葡萄牙人亞伯奎(D' Albuquerque)所述，在馬來人到來之前，馬六

---

<sup>1</sup> 鄭和於一四一三年下西洋時，曾帶一位中國回教徒名馬歡者隨行，此人能翻譯外國書籍。

<sup>2</sup> 巴素著、劉前度譯，〈馬六甲華僑(一三九八年至一七九五年)〉，《馬來亞華僑史》(檳榔：光華日報，1950)，頁 12-13。

甲僅有二三十人盤據，他們多數以捕魚及搶劫爲生。直至馬六甲王國成立後，這個地方才開始與華船展開貿易。<sup>3</sup>

另一個說法則根據《明史》和《海語》兩部史書，指出鄭和下西洋前馬六甲一帶已有華人居住。《明史》第三百二十五卷(一三六八年)有以下記載：「與外國通商的華人，常至馬六甲，且甚至受邀往。」、「馬六甲男女，髮上均打髻。但有些膚色比較淡薄，是華人的後裔。」而黃衷的著作《海語》亦記載了有關華人早期在馬六甲的足跡：「馬六甲生活程度甚高，比中國超出五倍，家禽、犬鵝鴨等靠外輸入，至於當地回教徒的禁食品豬肉，只供居留該地華人享用而已。」<sup>4</sup>這樣看來，華人似乎早已於馬六甲居住了，但《海語》一書述及「下榻於旅舍之船商」一語似乎是指他們只是暫時的居留者，並無落地生根的打算。

到底華人是否於鄭和下西洋前已居於馬六甲呢？現時，仍沒有正確的答案，但至少可以肯定，在鄭和下西洋前，如果有華人居於馬六甲，也只是少數，絕對算不上一個族群，甚至只是屬於暫居性質。然而，筆者認爲正正是鄭和下西洋這個因素改變了馬六甲華人族群以後的歷史，從小數群體的暫居性質發展到族群定居。

### 鄭和下西洋對馬六甲華人發展的影響

在十五世紀初葉，馬六甲展開與中國密切的接觸。據明史記載，明成祖永樂元年（一四零三年）遣使伊慶至馬六甲，賜以絲錦緞諸物。那時馬六甲還是暹羅的附屬國。馬六甲的統治者巴里蘇刺王大悅，於一四零五年，遣使至中國回拜，備受成祖讚賞，被封爲馬六甲王，賜誥印、

---

<sup>3</sup> 趙澤洪著，〈馬中關係與三寶山〉，《鄭和下西洋論文集·第1集》（北京：人民交通，1985），頁272。

<sup>4</sup> 巴素著、劉前度譯，〈馬六甲華僑(一三九八年至一七九五年)〉，《馬來亞華僑史》，頁14。

## 實地考察馬六甲

綵幣、襲衣、黃蓋，<sup>5</sup>並派遣鄭和出使馬六甲。鄭和第一次下西洋在一四零五年七月出發，他率領的船隊有普通船 260 艘、巨型寶船 60 艘、兵士 27000 人、官員及各類技術人員約千餘人。相傳鄭和及其船隊到達馬六甲後率領 27000 多各種人員駐紮在三寶山上，這象徵了明朝的強盛。<sup>6</sup>此後，鄭和相繼進行了六次下西洋之旅，連同第一次在內，竟然共有五次逗留在馬六甲。

當中，規模最大的一次為第三次下西洋（一四零九年十一月至一四一一年七月），這次的航行路途最遠、規模亦最大。鄭和及其船隊在這次航行中於馬六甲逗留的時間是歷次中最長的，期間進行了立碑、賜印等隆重的儀式。據馬歡的《瀛涯勝覽》記載：「永樂七年己醜，上命正使鄭和統領詔敕，賜頭目雙台銀印、冠帶、袍服、建碑封城，遂名滿刺加國。」自此由於與明朝友好的關係，滿刺加王國聲威大振，南來經商之華人也日漸增多，亦定居於馬六甲這片土地上。

我們可以從以下兩方面去理解鄭和下西洋對馬六甲華人的影響：

### 賦予滿刺加王國地位，帶動商貿和人口流動

首先，根據明史記載，鄭和每次出航都會率領規模龐大的艦隊，隨行的人數大約三萬多人。這樣規模龐大的艦隊原意是彰顯明朝的強盛，使海外諸國均震懾於明朝的國威之下，此舉同時亦間接地促進了華人在馬六甲的發展。據《馬來記年》所載，當年鄭和及其船隊在馬六甲逗留時，有五百多名士兵在馬六甲留了下來，並與當地的婦女結婚，在馬六甲落地生根，繁衍後代，成為馬六甲華人的遠祖。可以說開展了華人在馬六甲發展的第一步。

---

<sup>5</sup> 華僑志編纂委員會編，〈華僑移殖簡史〉，《華僑志：馬來亞》（臺北：華僑，1959），頁 67。

<sup>6</sup> 趙澤洪著，〈馬中關係與三寶山〉，《鄭和下西洋論文集·第 1 集》（北京：人民交通，1985），頁 274。

其次，在鄭和下西洋之前，馬六甲還是暹羅的附屬國，暹羅對馬六甲控制極嚴，並且動輒在該地進行搶掠，故馬六甲在當時算不上是繁盛的城市。然而，隨著鄭和下西洋，在鄭和的宣告詔敕下，終於成立了滿刺加王國。而馬六甲周邊的國家亦因怯於明朝的國威、鄭和龐大的艦隊，而未對新興的滿刺加王國作出任何侵略的行爲。於是馬六甲的國勢日見強大，其疆域包括馬來半島大部分、蘇門答臘東岸及婆羅洲一部分。<sup>7</sup>在國力漸強的同時，馬六甲的工商業也發展得非常迅速，於是吸引了大批中國沿岸地區如：福建、廣東、海南等地的商人前往該地經商，有很多商人更選擇留在馬六甲落地生根。事實上，到了十六世紀，即明朝中晚期，馬六甲的豆腐街、以及相鄰的甲板街、賭間口一帶，已經形成了相當規模的華人村落。這就是馬來半島上華人最早的聚居地，象徵著華人在馬六甲的發展邁進了一大步。<sup>8</sup>當中的轉捩點大概就是鄭和下西洋時於馬六甲宣告詔令的時候吧。

### 和平友好態度，促進民族相通

鄭和下西洋帶來的影響也有異於近一個世紀後西方航海家所帶來的影響。遲於鄭和近一個世紀，登上美洲和亞洲的哥倫布和達伽馬二人雖也是爲了開闢航線，可是他們所帶來的是佔領土地、奴役人民、奪取所需物資的殖民地政府政策，這導致二人並未得到馬六甲人民對鄭和般的崇拜和尊敬。當年，鄭和下西洋，兵甲數萬、戰船數百，兵勢可謂所向披靡。可是他卻沒有侵佔馬六甲的一吋土地，反而在馬六甲教導當地人如何興建房屋、如何耕種，<sup>9</sup>所以馬來族人一直對中國人持友好的態度。當有中國人遷徙至馬六甲，他們很快便可以融入當地的生活，因爲當地

---

<sup>7</sup> 宋哲美著，〈馬來亞華人史〉，《馬來西亞華人史》(香港：中華文化，1963)，頁 42。

<sup>8</sup> 元輝著，〈一個移民族群的文化薪傳——馬六甲散記〉，《海內與海外》(北京：中華全國歸國僑華僑聯合會，2002 年)，第 09 期，頁 15。

<sup>9</sup> 譚家健著，〈馬六甲的華人足跡〉，《民主》(北京：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央委員會，1993)，第 03 期，頁 46。

## 實地考察馬六甲

的馬來族人認為能夠和中國人友好相處、互惠互利，願意接納他們，讓他們成爲其中的一份子。這無疑加速了華人在馬六甲當地的發展。

### 從三寶山、青雲亭和峇峇娘惹博物館三個景點看馬六甲華人發展史

三寶山、青雲亭、峇峇娘惹博物館這三處地方都是馬六甲的旅遊景點，然而，它們不只是一個旅遊景點那麼簡單，它們有著一個共通點：就是與華人在馬六甲的發展有著莫大的關係，事實上，筆者認爲這三個不同的景點正象徵著華人在馬六甲發展的三個不同階段。

#### 三寶山 —— 象徵華人遷徙的開始

三寶山位於馬六甲市東北面，面積106英畝，高109英尺，是馬六甲境內最高的山。山上共有12500多座墳墓，其中只有六座是回教徒的墳墓，其餘全是華人的墓地。明朝初期，鄭和率艦隊遠航西洋，途中曾五次訪問馬六甲，並在這座山下紮營。從軍事角度來看，它靠近馬六甲河口和海峽航道，地勢優越。鄭和選擇在這裡修建倉庫來儲糧囤貨，並作爲維修船隻的基地是有其道理的。

《明史》所記載：「封滿刺加之西山爲鎮國之山。」便是指三寶山。鄭和以「三寶太監」揚名後世，是故當地華人便尊稱此山爲三寶山。而山下有一條街道名爲：「鄭和將軍路」，直到今天，三寶山上還是保存著一些與鄭和有關的遺跡。

三寶山除了與鄭和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之外，它與明朝的一位公主—漢麗寶公主亦有著緊密的關係。據《馬來記年》所載，明朝皇帝（憲宗）於1459年把漢麗寶公主嫁給馬六甲的蘇丹芒沙速時隨身帶來了官女500人，於是蘇丹便在山上建屋供公主及其侍從居住，此外又特意開掘一口井供他們使用，此井名叫三寶井，亦叫漢麗寶井。這一異族通婚的故事，在馬來族與華族中仍然流傳著，且已改編成戲劇，曾於馬

來西亞多次作盛大演出。<sup>10</sup>

三寶山的歷史典故都是和明朝有關的(鄭和與漢麗寶公主)，其實這正象徵著第一批來到馬六甲的華人，儘管他們已在馬六甲定居生活，但他們仍然與中國有著極密切的關係。這批華人認為中國才是他們的根，他們一生都在仰望著國勢強大、威震海外的明帝國。對於他們來說，他們只不過是馬六甲的過客而已，他們真正的身份還是明朝的子民。這從他們死後均埋葬在三寶山上，而不是分散的埋葬在馬六甲各處便可以清楚體現出來。他們這種強烈以中國人身份自居的特徵，可視之為華人在馬六甲發展的第一個階段，象徵華人遷徙馬六甲的開始。

### 青雲亭 —— 華人的定居與自治

青雲亭位於馬六甲的廟堂街，是馬來半島上歷史最悠久的古廟。據廟內碑文記載，此廟是由馬六甲的第一任華人甲必丹（管理華人事務的官員）鄭芳揚於康熙十二年(1673)所建，後經多次重修擴建，逐步形成現在的規模。<sup>11</sup>青雲亭的廟門左側有一座清朝嘉慶 6 年（1801）重修青雲亭的紀念碑，碑文的大意是：通貨積財，應自始有· · · · · 獲利致富，如青雲之得路，故額斯亭曰青雲亭。<sup>12</sup>碑記表達的是早期華裔移民的合理願望和創業氣魄，希望能憑勤勞種植和正當經商而青雲直上。當然也有中國傳統的觀念—希望神靈的保佑。在一個異域他鄉，要想站穩陣腳，一定需要族群內的凝聚力，就這樣青雲亭逐漸成為凝聚華人的一個依託、一個象徵。

<sup>10</sup> 趙澤洪著，〈馬中關係與三寶山〉，《鄭和下西洋論文集·第1集》（北京：人民交通，1985），頁 275。

<sup>11</sup> 譚家健著，〈馬六甲的華人足跡〉，《民主》（北京：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央委員會，1993），第 03 期，頁 45。

<sup>12</sup> 元輝著，〈一個移民族群的文化薪傳——馬六甲散記〉，《海內與海外》（北京：中華全國歸國僑華僑聯合會，2002），第 09 期，頁 16。



事實上，不論是馬六甲蘇丹統治時期抑或之後葡萄牙、荷蘭統治時期所委任的歷任甲必丹，幾乎都是青雲亭的主持人。即使後來英國從荷蘭人手中取得馬六甲的統治權，廢除甲必丹制度，華人依然繼續以青雲亭作為華族的核心組織，繼續推舉有聲望的華僑領袖主持青雲亭。舉凡涉及華人的文化、教育、經濟事務，乃至對內排難解紛，對外就華人權益與當地政府和其他族群進行交涉，一概由青雲亭負責。

從中可見青雲亭正正是象徵著馬六甲當地華人定居與自治的階段。他們已經脫離中國，與中國的關係變得日漸淡薄，是屬於在馬六甲土生土長的新一代。然而，他們卻以中華民族族人的身份圍繞著青雲亭這個中心緊密地連繫一起，表示出一份華人的團結。

### **峇峇娘惹博物館 —— 民族相通與融和**

峇峇娘惹族是馬六甲最早的華族移民和當地馬來族或其他異族婦女通婚所生的混血兒，男的稱為峇峇，女的稱為娘惹。峇峇娘惹族把馬來人的語言、服飾、飲食習慣等融入自己的日常生活。而在西方殖民政府統治時期，又耳濡目染了一些西方的生活習性和文化特質，但他們的基本生活方式根源於中國的文化傳統。峇峇娘惹博物館便是一個實証。

峇峇娘惹博物館原是一幢曾姓峇峇的豪華住宅，主人靠經營香料致富。到了第五代主人，開始把它開放供人參觀。館內有各式各樣的擺設，室內的擺設如桌椅油畫之類，不乏西方舶來品。此外亦掛著馬來民族的傳統服裝。但從屋內的中國字畫、明清瓷器、龍鳳床椅、滿清旗袍等，都無不滲透著古色古香的中國傳統風味。尤其是屋內掛著的一幅娘惹畫像，兩旁掛著兩幅對聯，分別是：「茶熟香清有客到門可尋，鳥啼花笑無人亦自悠然」；「立身教家不外綱常大節，繼志述事勿忘忠孝初心」。從中可體現出雖然受到其他文化的影響，然而主人的文化源流仍是中國。

明顯的，峇峇娘惹博物館象徵著華人在馬六甲發展的第三個階段。

至此，華人已融入馬六甲當地之中，不但與當地婦女通婚，甚至更受到馬六甲本土的馬來文化所影響，清楚地呈現出一種文化的混雜性。而這種混雜性亦明確表明華人已經與馬六甲緊緊扣連著，他們的身份已再不單純是華人，而是峇峇娘惹族——華人與馬來人的共同結晶。這就象徵了華人在馬六甲發展的第三個階段。

## 結語

從第一批華人前往馬六甲定居到現在已過了大約六百年左右的時間，在這一段時間，馬六甲華人一直與當地的馬來人相處融洽，從未發生一些像印尼大規模排華暴動之類的事件，實在是非常難能可貴。在馬六甲有一個民間傳說：相傳大約在明代年間，一名中國士兵與一位馬來姑娘相愛，不久士兵奉調回國。馬來姑娘未能隨行，便緊緊追趕船隊，直到馬六甲海峽最盡處。她縱身跳入大海，變成三座小山，企圖阻擋船隊，留住情人。<sup>13</sup>這個動人的故事，正正體現了馬、華兩族那種難能可貴的美好情誼。馬六甲也成為華夏民族遷徙定居的地方，至今已隔數代，在這次考察中仍見到當地華人社群是那樣充滿活力。以上提及的三個景點，若算是文化古蹟，那麼這些華人群體卻是活的文化，見證了馬六甲民族與華人間的相互往來。

---

<sup>13</sup> 譚家健著，〈馬六甲的華人足跡〉，《民主》（北京：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央委員會，1993），第03期，頁46。

## 新加坡、馬六甲遊記

陳家強

本文記述本人跟隨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於2007年5月23日至27日到訪新加坡及馬六甲考察的點滴。由於準備不足及時間匆忙，未能搜集足夠資料作專題研究之用。現把觀察所得記錄下來，希望將來再到兩地考察時，多加注意。

### 第一部份：新加坡

5月23日晚，我們下榻新加坡豪景酒店 (Hotel Riverview)，晚上我跟友人到訪「保赤宮」。保赤宮位於馬可新路 (Magazine Road) 與馬真街 (Merchant Road) 的交界處，距離酒店大約15分鐘腳程。保赤宮實為陳氏宗祠，始建於1876年，並於1878年落成，於1974年被新加坡政府列為古蹟保留。



新加坡保赤宮

從外觀上看，保赤宮是福建式建築，這印證了其為福建漳州陳姓僑民的宗祠的事實。至於陳氏宗祠為何改名為「保赤宮」呢？根據保赤宮印行的單張解釋：「四千多年前，中國五帝時代的舜帝，即陳姓宗親的老祖宗，是一位英明的聖君、傑出的賢仁。「保」是保護，「赤」是初生兒，引申其意謂之保護老百姓。宗祠因此被冠上「保赤」二字，以示表揚。至於「宮」字的採用，則另有典故。宗祠的設立是以團結宗親為目的，然而，這在英殖民時期是很敏感的。據悉，有鑒於當時局勢，宗

祠遂以「宮」命名，取其神廟之意，便可掩人耳目。但我覺得「保赤」二字的解釋，用來描述於正殿供奉的「開漳聖王」陳元光更為貼切。陳元光是漳州早期歷史上的關鍵人物，長期以來，他在人們心目中的形象是代表唐王朝鎮壓作亂佞族、開拓漳州、為漳州帶來和平與繁榮的英雄，因而具有「開漳聖王」的崇高榮譽。宋代時，陳元光更被封為廣濟王、靈著王和成惠王。由於陳元光對開拓漳州有重大貢獻，因此漳州陳氏把陳元光奉為開族祖，並把開漳聖王的神主供奉於保赤宮主殿中央。開漳聖王之信仰一直受到福建漳州和香港、台灣以及東南亞地區的福建漳州籍民眾的支持。而保赤宮亦於2006年舉辦了首屆國際開漳聖王文化大會。至於用上「宮」字，則可有兩個解釋：一是「開漳聖王」既然是王，住的則是王宮。第二個解釋則表明這是道教的場所（「宮觀」）。

而「保赤宮」跟馬六甲又有甚麼關係呢？「保赤宮」之建成跟由馬六甲移居到新加坡的陳氏家族是有很大關係的。保赤宮的單張提及於籌款建立宗祠的時候，陳篤生之子陳金鐘、陳金聲之子陳明水以及豐興與振成兩家商號不遺餘力。據《星馬華人志》記載，陳篤生於一七九八年在馬六甲出生，在他以前，他的父親、祖父、曾祖三代早已定居在馬六甲了。篤生是



陳金鐘(號吟音)

陳明水(號憲章)



在星加坡開發不久，就從馬六甲來到星加坡開創事業，更擁太平局紳銜。陳金鐘，是陳篤生的長子，一八二九年生於星加坡，並於當地經營米業，並且是當地福建會館的主席。此外，他也是暹羅王朝委派駐海峽殖民地的欽差大臣兼總領事，並且受暹王封為「披耶」，相當於中國的「侯爵」。至於陳金聲，別號臣川，一八零五年生於馬六甲，他的父親也出生於馬六甲，而他的祖父

## 實地考察馬六甲

則在十八世紀清代康熙年間，從福建的永春到了馬六甲。陳金聲是馬六甲青雲亭的第三代亭主，華人社會的領袖，也是星加坡的商業鉅子。馬六甲的金聲橋，就是由他獨力建造。他的長子陳明水，別號憲章，是青雲亭的第四代亭主。十九世紀末葉，馬六甲的一般家庭很少購買時鐘，又沒有打更制度，十分不便。因此，陳憲章不惜斥資，在市中築高臺，置大鐘，讓遠近的人得享方便。



保赤宮緣建宗祠石碑

據祠內保赤宮緣建宗祠石碑記載，大董事為振成呷音使、豐興憲章使，他們各捐了壹仟貳百元，為捐錢最多之二人。根據鄭州大學歷史與考古系許永璋教授的考據，呷音為陳金鐘之號，他所經營米業之公司名為金鐘公司振成號。至於豐興號之資料，於執筆時仍未找到。從石碑上發現捐款者的稱謂都被冠上「使」字。詢問過祠內的工作人員，為何用上「使」字，但不得要領。後在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也見到有墓碑用「使」字作稱謂，因此相信「使」字為某一族群之慣用稱謂，仍有待考證。

祠內上懸「父子同榜翰林」木額，上書「光緒戊戌科，父子同榜翰林，陳海梅、培錕立」。查陳培錕(1877-1964)，字韻珊，是清光緒二十五年(即1899年)會試進士，朝考與其尊人海梅同科點翰林，獲父子翰林的美譽。民國期間，陳



陳海梅及陳培錕之功名額

培銀曾任福建省財政廳廳長，並一度任福建省代理省長。祠內亦存一塊「祖德宗功」牌匾，由陳族裔孫馬來西亞財政部長陳修信於1964年重修時送贈。據《東南亞區域研究通訊》(第5期，1998年9月)記載，保赤宮存有青雲亭致贈之賀匾，但在今次之考察中未有發現。



馬來西亞財政部長陳修信致送之牌匾

## 第二部份：馬六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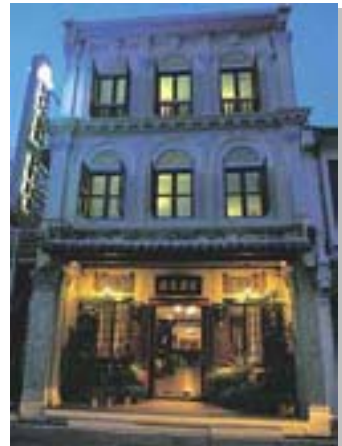
### 富禮客棧(Hotel Puri)

第二天，我們由新加坡到達馬六甲，一連三天下榻富禮客棧(Hotel Puri)。富禮客棧位於敦陳禎祿路118號。這間三層高的客棧，就是



陳金聲

上文提過的陳金聲家族的故居，一間娘惹峇峇族的住所。根據富禮客棧網頁記載：富禮客棧始建於1822年，陳金聲於1840年購入。其後，他的孫子Tan Jiak Choo於1876年將客棧重建。而富禮客棧所在的這條街，在荷蘭



統治時期稱為Heeren Street，而華人則稱為荷蘭街(沿用至今)。馬來亞獨立後，則改稱「敦陳禎祿路」(Jalan Tun Tan Cheng Lock)以紀念馬華公會的創辦人陳禎祿(1883-1960)。

1949年，陳禎祿目睹全馬華人頻受暴徒滋擾，甚至勒索劫殺，乃不辭勞苦，全國奔走，設法籌組成立馬華公會以保障華人安全。陳禎祿在領導馬華期間，他對華社最偉大的功績是成功使華裔享



陳修信

有公民權力。而陳禎祿也是馬來亞國父東姑阿都拉曼在爭取國家獨立時的好拍檔，因此在陳禎祿逝世後，當時的政府特將荷蘭街易名為「敦陳禎祿路」以紀念他的功績。(筆者按：敦為Tun的音譯，為古時馬來皇族的高尚頭銜，現為馬來西亞政府對國家有功人仕頒授的勳銜)而陳禎祿的兒子，就是我們上文提過的馬來亞財政部長陳修信。陳禎祿家族現時仍居於敦陳禎祿路111號。



陳禎祿

根據《星洲日報》(2000/05/23) 報道，富禮客棧的經營者為陳達生。因為陳金聲遺令：「四代之內都不准出售祖屋」，所以他只能以租借的方式經營客棧，而且只獲得了88年的租借期。陳達生雖然暫時無法買下這間大屋，但他買下了相鄰較小的另一間房子(那也是陳家的產業)。而這間房子的前半部份，就是我們在早上及晚間都會去的咖啡館了。而後半部分的花園則和原來的富禮客棧相連。陳達生是新加坡公民，本行是建築工程。他說最初來看這間老房子的時候，房子已經非常破爛，而且被白蟻蛀得很厲害。但他憑著二十多年經營建築工程的專業知識和技術，終於把這間300呎長、擁有3個天井的大屋全面修復和翻新。他把瓦片



全部換掉，保留了一口古井，而3個天井只保存了第一個。而老屋的後面部份因太破爛了，沒法復修，只好全部拆掉及重建。至於街道旁簷廊兩邊下沉的部份，在重修過後已經大致恢復了原貌。

## 娘惹峇峇族

娘惹峇峇 (nyonya-baba)是男性華人移民與馬來婦女所生的後代。男的稱峇峇，女的稱為娘惹。這些峇峇的先祖，主要是中國明朝或以前遷移到東南亞的移民，其中大部分移民的原籍是中國福建或廣東潮汕地區，小部分是廣東和客家籍。某些峇峇文化具有中國傳統文化色彩，例如他們的中國式傳統婚禮。明朝衰弱後，這些華人與本地婦女的後裔，由於交通不便、中國閉關政策等因素，與中國關係漸漸疏遠。在與本土文化相互交融的情況下，他們逐漸形成一支新的民族--娘惹峇峇族。娘惹峇峇族由於長久無法獲得中國式的教育，逐漸喪失了使用中文的能力。而他們的母語也由方言（主要是福建話）慢慢轉變成夾雜方言以及馬來語的娘惹峇峇語。依地區不同，參雜使用馬來語、泰語詞彙的比例也隨之不同。

當英國入駐馬來半島後，於1826年將檳城、馬六甲、星加坡組成「海峽殖民地」。由於語言上的阻隔，英國人需要一班「中間人」(middleman)協助他們管治，以獲取經濟上的更大利益。峇峇華人，特別是商人，不但通曉馬來語，也瞭解馬來半島之文化及社會情況，所以他們便成爲了英國人與當地土人的中間人，而峇峇華人的社會地位也因而得到了提升。峇峇華人大都把子女送入英校接受教育，學習英語。這使峇峇華人不僅只作中間人，而且可以進入政府擔任高級公務員的職位，進一步鞏固了峇峇華人的社會地位。

上述的情況好像在香港的歷史上也出現過，中間人即是買辦(Comprado)，而買辦的子女又多接受英式教育，成爲「高等華人」，這些「高等華人」又被委任爲立法局議員。而其他英校(中央書院及香港大

學)的畢業生，也能擔任高級公務員職位，協助英國的殖民管治。這亦可能是英人殖民管治的一貫方式。

## 青雲亭

青雲亭，是馬來西亞最古老的華人廟宇。它的出現與葡萄牙人在馬六甲實施的甲必丹(Captain)制度不無關係。爲了方便管治，葡萄牙人於各民族中設一甲必丹，負責處理各民族內部之事務。馬六甲第一代華人甲必丹爲鄭基 (1572-1617)，又名鄭明弘，號芳揚，生於福建漳州。據說鄭芳揚受委任後乃創建青雲亭，供奉觀世音菩薩及其他神靈。自此青雲亭便逐漸成爲甲必丹處理事務的「衙門」，定期於每月朔望開庭審理華人社會的各種事務，成爲華人社群之仲裁場所。西元1641年，荷蘭人擊敗葡人，取得馬六甲的管治權，並沿用葡人之甲必丹制度。在荷蘭統治時期，第三代華人甲必丹李爲經購入三寶山，作爲馬六甲華人的喪葬地後，青雲亭所管治的事務更多。



青雲亭

根據鄭良樹先生的研究，青雲亭當時所處理的事務，共有六大項：

- (一) 訟事----產業爭訟、變賣產業爭訟等。
- (二) 婚事----主持婚禮、頒發結婚證書、婚事仲裁等。
- (三) 喪事----葬地的預購、壙穴的出售、批准、轉讓及義山的管理等。
- (四) 祭事---亭內及地方上各處神靈祭祀的安排、籌備等。
- (五) 福利---贈醫施藥、贈棺送葬、養老放寡、回唐川費等。
- (六) 其他---爭取減稅、要求加強地方保安、交涉各種民事等。

西元1824年英國人自荷蘭人手中接管馬六甲後，英國人廢除原有的甲必丹制度。華人社會頓失領導人物，青雲亭爲了延續傳統的轄治權力，也爲了主持華人社會的秩序及保護華人社會的利益，自行推舉「亭主」，藉以取代甲必丹，成爲青雲亭及華人社會認可的核心人物。自最後一任亭主陳若准於1915年8月逝世後，青雲亭取消亭主制，改行主席制，一直持續至今。

青雲亭現存大量碑記及木製神主牌，爲研究華人社會演變之珍重資料。這次的考察，在華人甲必丹的神主堂內有「故明避難義士」之木製神主牌、第三代華人甲必丹李爲經（1614-1688，字宏綸，又字君常，泉州同安縣人）穿明朝官服的畫像。碑記方面有「龍飛」爲年號之碑記。根據前人之研究，李爲經逝世於滿清統一中國之後，而畫中的李爲經穿明朝官服，而不穿清服，及使用一個不屬於清朝或明朝的「龍飛」年號，這些都是早期華人甲必丹，「反抗滿清」民族意識的表現。但進入19世紀後，碑記大都採用滿清皇帝的年號，這顯示華人接受滿清皇朝作爲中國之正統。同時於1870年代，滿清對東南華僑的態度，亦有所改變，由敵視轉爲歡迎回國。清朝在馬六甲亦設有專門負責「捐官」的官員。所以在19世紀末，青雲亭的亭主，如陳金聲、陳明水等，都有向清朝



華人甲必丹的神主堂



故明避難義士之木主

## 實地考察馬六甲

捐官。又由於峇峇華人的經濟能力的提升及人口日漸眾多，他們進入青雲亭的領導階層是必然之事。陳金聲家族就是一個好例子。至20世紀後，青雲亭的領導層已為親英、崇英的峇峇華人盤踞。青雲亭的意識形態已與傳統華人社群脫離，加上各類型會館的興起，最後青雲亭便成為一間只管理廟宇及義山的機構。



第三代華人甲必丹李為經畫像



以「龍飛」為年號之碑記

## 三寶山

由於華人喪葬所需，故第三代華人甲必丹李為經，於荷蘭統治時期，出資購置三寶山，並且劃歸青雲亭管轄，作為華人的墓地。至於三寶山下之寶山亭，乃是由第十代華人甲必丹蔡士章(1750-1802)，於1795年倡建。設這個祀壇，為的是方便孝子賢孫於拜祭時不受風雨所阻。在我們考察寶山亭時，發覺有很多1995年關於保護三寶山古墳的剪報。蔡士章的古墳也牽涉其中。查因發展而破壞三寶山，在馬六甲歷史中已非首次。在英國佔領馬六甲初期，英人為了開闢公路，劃平了三寶山的部份土地。當時，青雲亭的第一代亭主樑美吉，帶領華人抗爭，使英方被迫

放棄工程。至第四代亭主陳憲章時，英殖民政府再次出手在三寶山山麓削土築路。時陳憲章乃出面向殖民政府強烈抗議，請求易地取土，不為英方答允。陳憲章不得已，一面繼續抗議，一面發動捐款，另購武格峇汝山(BukitBaru)一座，送給殖民地政府，並出資津貼政府到該山取土。英政府至此方覺滿意，並訂約不到三寶山取土。

在這次三寶山的考察中，我們發現了第一代華人甲必丹鄭明弘之墓，及相信是明代的墓碑。從墓碑的考察，相信當地華人仍保留了相當程度的中國傳統。例如客家婦女仍採用孺人的稱諱，有身份地位的葬者，



第一代華人甲必丹鄭明弘之墓

除了擁有很大的墓地，墓地外還有「望柱」作地界。今次我們未能發現墓碑上有陰宅風水的分金定位及吉穴名稱。但從墓的形制來看，猜測當地人也相信風水堪輿之說。有些墓(多為20世紀後)，會採用中文及英文，書葬者之名及生卒，想這是與峇峇華人有關。



相信是明代的墳碑

再看香港歷史，類似青雲亭的機構我們也有，如文武廟及東華三院。香港開埠初期，文武廟有仲裁的職能。及後東華成立，協助貧苦大眾解決教育、醫療及殮葬事宜。又由於香港與中國大陸相連，兩地人互相往來不斷，所以在傳統的華人社會，只懂英文不懂中文的情況較少。像青雲亭的峇峇化現象在東華亦沒有發生。



實地考察馬六甲



墳地的望柱



客家婦女仍採用孺人的稱諱



用中文及英文書寫葬者之名及生卒的墓碑

## 總結

回想這次的旅程，從新加坡開始，與陳金聲家族結下不解之緣。在撰寫這份報告時，發覺馬六甲英治時期的歷史跟香港的歷史也有相似的地方。馬六甲有峇峇華人作中間人(middle man)，我們有「買辦」。大家都有接受英式教育的「高等華人」協助英國的殖民管治。至於馬六甲人要保護三寶山，我們則要保護香港的歷史文物與古蹟。最後值得一提的是友人June 在Dutch Graveyard 發現了一個傳教士妻子的墓，被埋葬者為RACHEL WIFE OF THE REV W MILNE。死亡日期為1819 年3 月20 日。這個墓是否屬於Rachel Cowie Milne (1783-1819) 的呢？則留待大家去考證。(Rachel Cowie Milne 是倫敦傳道會宣教士米憐Willam Milne 的太太)

## 實地考察馬六甲

### 參考書目：

1. 何啓良主編。《匡政與流變：馬來西亞華人歷史與人物政治篇》。臺北：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劃，2001。
2. 李寶鑽著。《馬來西亞華人涵化之研究 ——以馬六甲為中心》。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印行，1998。
3. 黃堯著。《馬星華人志》。元生基金會、馬來西亞黃氏總會江夏資訊活動基金會，2003 年7 月再版。
4. 鄭良樹著。《馬來西亞、新加坡華人文化史論叢》(卷二)。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學會，1982。

### 網上資料：

1. <http://hotelpuri.com/>
2. [http://life.sinchew-i.com/lfmk.phtml?/local/new/mk060101.html\\_\\_](http://life.sinchew-i.com/lfmk.phtml?/local/new/mk060101.html__)



## 馬六甲的早期華人組織

鄧偉強/甘月娥

馬六甲地處馬來西亞的西部海岸，初時只是一個漁港，但後來逐漸成為馬來亞的一個重要城市及首府。從十五世紀初開始，它便相繼落入葡萄牙人、荷蘭人及英國人的手裡，被統治了好幾百年。由於它位於馬六甲海峽，是西方遠洋船隻前往中國及日本所必經的港口。這個特殊的地理環境，令它不斷成為被外國爭奪的對象。就是聖方濟·沙勿略 (St. Francis Xavier) 和馬禮遜 (Robert Morrison) 東來踏足中國之前，也先登陸馬六甲進行傳教活動。其實早於 1409 年，鄭和已經首次登上馬六甲的土地，為華人在馬六甲生活展開新的一頁，因此，華人在該地有一段很長久的歷史，而本文嘗試探討在十五至十八世紀時當地的華人組織。

### 海外華人之始

人類遷徙他地的歷史悠久，從出土的古物顯示，中國在上古時代已有人從黃河流域一帶往四周擴散生活。據史書記載，早在秦漢時期，中國人就已通過陸路及海路與中亞、西亞、東南亞以及東北亞發生聯繫交往。及至陸上及海上絲綢之路的開拓，中國人為了經商，定居於外地的情況愈加普遍，及逐漸形成今日的「華僑」。但「華僑」這名詞到十九世紀末才開始出現，在這以前統稱僑居外國之中國人為「唐人」，這一名稱是唐代海外諸國對僑居外國之中國人的稱呼，千多年來這個稱呼一直沿用。海外中國人聚居地叫「唐人街」，而華僑亦一向自稱為「唐人」，他們返回中國就叫回「唐山」。

在明朝晚期，許多東南沿海的華人旅居異國，尤其是福建人。到了明末清初，由於戰亂及漢人不願被滿清統治，有更多的東南沿海地區人民移居東南亞，其中以福建泉州和漳州人最多。

## 實地考察馬六甲

在清朝末年，由於一連串的戰亂，華人移居海外達到一個高峰。許多華人遠走他鄉，其中廣東臺山一帶的人多前往北美、古巴、祕魯等國，福建及廣東一帶的人則前往菲律賓、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等地。

## 華僑初到馬六甲

馬六甲的名字應從種植於當地的一種樹 *pokok Melaka* 而來。據說當馬來人登陸據守此地時，正想爲此地命名的時候，忽然眼見有兩棵樹盤於岸邊，所以便以這樹名作爲地名 (*Melaka*)，華人音譯稱之爲馬六甲。

在明朝初年鄭和下西洋的時期，隨同艦隊出發的人數多達兩萬多人，而且前後七次，約長達三十年，因此有些人會留在一些海外，作爲後勤補給基地的運作人員。在馬來西亞的馬六甲，當地的土生華人稱爲「峇峇娘惹」，據說就是鄭和當年留下的中國人與當地馬來女子通婚的後代。另外，從鄭和館的展覽中，也記載了在 1460 年，明朝有一位漢麗寶「公主」嫁給了馬六甲國王，當時她帶同六百位侍從及官員一起出國，這些人也就成爲「峇峇娘惹」的先祖。

明成化七年（1471），隨著海上貿易的發展，到馬六甲定居的福建移民也越來越多。他們來到馬六甲，往往聚居一處，開荒種植當時市場上搶手的胡椒、香料等具經濟價值的農作物。平時很少和外界聯繫，也不和當地土著人來往，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個與外界隔絕的華人群體和華人村落。

有學者指出，早在宋代，當商人及官員往外地謀生時，身上除了帶有一道護身符以保平安外，還會攜帶一尊自故鄉廟宇中請來的小型神像，以便在危急時隨時拜祭。<sup>1</sup>這些神像一般是媽祖、關帝和大伯公等。當他們順利抵達目的地後，便把神像供奉在海邊的小屋裡，或者自己家

---

<sup>1</sup> Valerie Hansen, *Changing Gods in Medieval China, 1127-1276*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165. It says: "When people went on journeys and took up their posts, they wanted to take their gods with them".

中，也讓其他人士共同祭祀。這習慣也適用於遷徙到國外的人，所以神像也「移民」。隨著海外華人數目增加，財力和物力的壯大，華人就仿照故鄉廟宇的式樣，逐步建築各種具規模的場所，奉祀與故鄉裡同樣的菩薩神靈，保持了故土時同樣的信仰習慣，所以有華人定居之處，便有華人廟宇的建成。

### 早期的華人組織

1511年，謀求在亞洲尋找貿易基地的葡萄牙殖民者，開始佔領了當時滿刺加王國的首府馬六甲。他們登陸後，發現那裡的華人大都講閩南話，後來爲了易於管治華人，便委任祖籍漳州的華商擔任華人領袖（即甲必丹），由他出面管理華僑內部事務和代徵稅收等事宜。而歷來的華人甲必丹在市區的一所廟宇「青雲亭」處理公務，所以青雲亭就成爲華民政務、法庭、宗教及精神信仰的中心，每逢朔望，甲必丹更例必於此開審案件。

這種利用廟宇作民間地方管治中心的模式並不是馬六甲獨有，其實這功能在中國各地極爲普遍，就是在香東涌的侯王廟，也曾經扮演過這種角色。東涌侯王廟內，牆壁掛有處理小型案件的步驟及罰則，審判一般由當地人在廟中進行，除非遇上重大案件或提出上訴，否則官府一般不會過問。所以華人廟宇一般作爲排解社會糾紛及舉行宗教活動的中心，<sup>2</sup>這種獨特的方法，正是建基於華人的同鄉及同業關係，以互相扶持及共用法律保護爲目的。在其他東南亞華僑聚居的地方，「亭」也極爲普遍。有學者在研究越南的傳統建築時便指出，「亭」(dinh) 是集合了祭祀

---

<sup>2</sup> Yip Hon Ming and Siumi Maria Tam, *Tung Chung before after the New Airport, An ethnographic and historical study of a community in Hong Kong* (The Antiquities and Monuments Office of the Leisure and Cultural Services Department, Government of Hong Kong, 2005), p.221. It says: "the principal temple is always the focal point of village alliance and the seat of social leadership. Tung Chung's Hau Wong Temple as a focal point of religious activities was also a locus of socio-political action".

## 實地考察馬六甲

聚落之祖先、民族英雄的信仰中心、地方的傳統仲介裁判、公眾事務討論決定的決策中心、居民（特別是男性）聚會娛樂的場所等功能的實體建築。通常亭建築是村落內最宏偉、規模最大的建築物。<sup>3</sup>

馬六甲首任甲必丹是鄭芳揚（又名鄭啓基），他於明萬曆二十八年創建了青雲亭。第二任甲必丹是李為經（別號李君常），他也是支持建廟人之一，他死後更有一個神位上面刻有：



圖一：李為經之神位

「繼理宏基，特授甲必丹

大，諱為經之神位」，現安放於後進殿內正中之處，兩旁有其他歷任甲必丹及亭主的神位，最前排有一對塑像，是李為經的女兒及其女婿曾其祿（第四任甲必丹）。鄭芳揚和李為經都注意到華人老死異鄉而苦無葬身之所，於是便帶頭發動華商集資購買在馬六甲北隅三保山周圍百多畝山地，作為埋葬客死異國鄉親們的義山墳場，從此三保山又叫中國山 (Bukit China)。清嘉慶六年（1801年），第八任甲必丹蔡士章將青雲亭加建重修，他也是當時著名的慈善家，於青雲亭施行多方面的福利事務，包括「給孤獨、恤孀婆、惕貧苦、賑災黎」，實行贈醫施藥、惠及貧民。<sup>4</sup>

<sup>3</sup> 黃蘭翔著，《越南河內與順化佛教伽藍配置差異的分析》（台灣東南亞學刊，3卷2期，2006），頁28。

<sup>4</sup> 張昆來著，《青雲亭簡介》（馬六甲青雲亭發行）。

隨著遷移馬來西亞的僑商日多，大家爲了互訴鄉情及瞭解家鄉景況，同鄉們本能地集中在一個場所相聚起來。這除了提供一個同鄉集會及寄寓的場所外，漸漸也成爲僑幫的地緣性組織，而這種社團組織是自發性地建立，跟青雲亭由官方委任華人領袖作主持的功能大爲不同。馬來西亞第一個華僑社團創辦於 1801 年的檳州「仁和公司」，是檳州「嘉應會館」的前身。<sup>5</sup>而同年，馬六甲開始建立同鄉組織，福建會館成爲首個同鄉社團。其後福州、晉江、南安、惠安、興安、漳州會館等相繼成立。因爲會員多來自同一地處，會館通常以舉辦祭祀同鄉本鄉所尊拜的神祇來團結會員。當會員數量衆多時，會館力量增大，也可代表僑衆向政府投訴及交涉不公平的事項。此外，一些會館還有代辦厘金，仲裁糾紛，借貸金錢，設立倉庫，制定商業規則等功能。時至今日，會館原本協助僑衆的功能很多已經減退，但作爲團結會員及爲會員提供文化娛樂的意義仍未有多大改變。



圖二：永春會館



圖三：茶陽會館

其實會館的成立也是源於中國，會館的前身是漢代各郡在京都爲本郡人所設的京邸、唐代在京師爲將吏部屬所設的進奏院、以及宋代在京師爲同鄉人所設的朝集院。會館正式於十六世紀首創於北京。會館雖屬

<sup>5</sup> 盧海雲及王垠著，《華僑華人概述》（北京：九州出版社，2005），頁 43。

## 實地考察馬六甲

地緣性組織，但兼有業緣和血緣特徵，因為同鄉商人在異地往往從事相關的行業，由他們所建的會館，業緣的特徵當然明顯。而他們也來自同縣同鄉甚至同村，所以會館也帶有血緣成份。會館有眾多的功能，所以它的數量極多，地域分佈也極廣。據 1956 年統計，國外會館總數多達 849 所，其中最多位於馬來西亞，共有 251 所，而小小的新加坡也有 74 所。<sup>6</sup>

## 青雲亭考究

上文已指出青雲亭在早期華人社區佔有極重要的地位，所以不能不深入考究。青雲亭座落於馬六甲市區的廟街 (J.Tokong)，是星馬兩地歷史最悠久的古廟。它的創建日期，有頗多爭論，但根據廟內碑文資料顯示，它乃由馬六甲第一任華人甲必丹鄭芳揚於明萬曆年二十八年（西元 1600 年）或之前所建<sup>7</sup>，因為有碑文為證，所以這說法應較為可信。該亭的正殿供奉觀音大士，左為玉皇及關帝等神像，右為天上聖母。殿堂四周圍以庭院，有偏殿祭祀其他各神靈及安放先人的神位。馬來西亞觀光局在台辦事處發放的資料有這樣的描述：「此廟建於 1646 年，是馬來西亞最古老的華人廟宇，廟內有碑銘紀念明朝大使鄭和將軍第一次到訪馬六甲。青雲亭裡有許多厚重的木門，廟宇的屋頂是以玻璃及瓷土作成的中國神祕動物來作裝飾。廟內的裝飾同樣莊嚴，主要的祭拜大廳供奉著三座祭壇，佛、儒、道各一座。」<sup>8</sup>

---

<sup>6</sup> 唐力行著，《商人與中國近世社會》（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頁 90-96。

<sup>7</sup> 張昆來著，《青雲亭簡介》（馬六甲青雲亭發行）。

<sup>8</sup> [http://www.promotemalaysia.com.tw/info\\_1\\_sub2\\_1.aspx?Starting\\_Point\\_id=11&Views\\_data\\_id=110](http://www.promotemalaysia.com.tw/info_1_sub2_1.aspx?Starting_Point_id=11&Views_data_id=110)

（筆者按：大殿正中所供奉的實為觀音大士〔前有佛祖塑像〕，左殿其中一位為紅臉關帝〔也稱協天大帝〕，<sup>9</sup>右為天上聖母〔也稱媽祖、天后〕。按照民間傳統，廣東人多尊奉關帝，福建人尊奉天后，而慈航普渡的觀世則深入民心，所以青雲亭應是一所典型的「中國民間宗教」場地，它並非佛寺，也未能稱得上是道觀。儒家的孔子神位被安置於偏殿上，這可以證實它並非如馬來西亞觀光局所言，大廳主要用來拜祭佛、儒、道三家（教））。



圖四：大殿右  
供奉天后



圖五：大殿正中  
供奉觀音



圖六：大殿左  
其一為關帝

<sup>9</sup> 左殿所供奉的紅臉神像實為關公，祂手持「協天大帝」的名片，這正是關帝的別號。殿前門聯：「志在春秋扶漢室，光昭日月披人寰」更表明關公的義膽雄心。



圖七：孔子神位置於偏殿



圖八：「觀音佛祖」燈籠掛於青雲亭門外

有關青雲亭名字的由來，可考證嘉慶六年重修碑記雲：「吾想夫通貨積財，應自始有，而臻富有莫大之崇高，有凌霄直上之勢，如青雲之得路焉，獲利固無慊於得名也，故額斯亭曰青雲亭」。<sup>10</sup>（筆者從當地華人口中得知，當地人多叫它為觀音寺，大門口的燈籠也寫上「觀音佛祖」四字）。

青雲亭為歷任華人甲必丹的公署，直至英國人在一八二四年接管馬六甲，廢除了華人甲必丹制度而止。但當時的華人不願失去數世紀以來具華人傳統的領袖制度，遂變通地以青雲亭亭主取代甲必丹的領導地位，華人社會仍然繼續以青雲亭作為活動中心。這種亭主制度延續到一九一一年，當英國海峽殖民成立華民政務司公署，在最後一任亭主陳若淮逝世後，亭主制度才告終止。亭主制度取消後，便由四位華人共同管

<sup>10</sup> 張昆來著，《青雲亭簡介》（馬六甲青雲亭發行）。



理，這制度一直沿用至今。<sup>11</sup>

青雲亭的早期功能在於用作祭祀華僑之祖先（後殿安放神位）、中國民間宗教的信仰中心（觀音、關帝、媽祖等的祭拜）、華人傳統仲介裁判（甲必丹主審的法庭）、公眾事務討論決定的地方（由有力的僑商共同參與）、華人聚會娛樂的場所等，所以它在馬六甲的早期華人社會內發揮了很大的貢獻。時移勢易，現在它已不再負起當初的任務，而只作為一所純粹的廟宇及旅遊景點罷了。

---

<sup>11</sup> 張昆來著，《青雲亭簡介》（馬六甲青雲亭發行）。

## 比較馬六甲與香港早期華人社會及領袖之情況及感想

馮佩珊

前往馬六甲為的不只是她曾被葡萄牙、荷蘭、英國多個國家佔領的歷史，雖然這部份反映了西方國家的興衰，所留下的歷史建築物也很吸引，但更吸引我的是自其開國六百多年傳下的華人文化、宗教和禮俗。在香港，只要翻翻書，你會找到不少關於香港曾作為英國殖民地的歷史痕跡，這令我去到馬六甲時，不自覺地將同樣曾在西方國家統治下的兩地華人歷史作一比較。

上機前，狂啃關於馬六甲華人文化的書籍，令我去到青雲亭、寶山亭及三寶山的時候時不至於面對寶山而茫無頭緒，更引領我去找尋一些遺留下來的文物及文獻。不過尋找到的愈多，也就看見了更多的未知。無論如何，這篇文章抽取了部份我在馬六甲獲得了早期華人歷史資料後所作的一些思考，思考馬六甲與香港華人社會之間的異同。

### 青雲亭的史略

雖然青雲亭這座建築物，只是一座佔地不算大、具有中國建築特色的廟宇，但仍有值得一提地方，如建築物前的旗杆甲及功名臺在這裏所發揮的效用。從遠處看青雲亭這兩支高聳的旗杆可突顯這建築物的地位。同樣的文物在香港卻未必得到重視，通常剩下的只有兩塊石碑，下面的基座大多已蕩然無存；又或是基座尚存(例：上水金錢村)，卻被村民擺放的雜物所遮蓋，兩塊石碑也已不見。

青雲亭具有福建一帶建築風格的影子，因為屋脊上的花紋乃至耀眼突出的人物圖形皆是以七彩繽紛的陶瓷片拼貼而成，這或許是福建一帶建築的特色。馬來西亞的華僑最多是來自福建，據歷史資料的考證顯示青雲亭的創立人名為鄭芳揚的華僑，他又名鄭明弘，於1572年(隆慶六年)誕生於福建漳州，他的墓現今尚存於三寶山。

### 比較馬六甲與香港早期社會及領袖之情況及感想

廟內主祀的是觀音，左邊供奉太歲及關帝，右邊供奉天后，尚有一些耳熟能詳的民間神祇。不過我想說的是早期的青雲亭不只是一處祭祀場所，早於葡人佔領馬六甲時，這已是一處華人管理華人的地方。在一些述及華僑史的書本上，一直有提及自馬六甲開國以來關於在此居住的華人數目。雖謂人數不多，但葡萄牙人在佔領馬六甲後的一段時間，為管理華人而委任了華人為甲必丹。上文提及建青雲亭的鄭芳揚便是馬六甲華人社會第一位官方委任的領袖(甲必丹)。到了荷蘭統治的時候，繼續委任甲必丹管理華人事務。直到英國人佔領馬六甲後，才廢除甲必丹制度。而青雲亭為了延續主持華人事務的權力，便自行推舉『亭主』，直到最後一位亭主陳若准於1915年逝世後，青雲亭才取消亭主制，改行主席制至今。

從鄭良樹所著《馬來西亞新加坡華人文化史論叢》一書，可找到詳細紀錄關於甲必丹以及其管理華人的歷史資料。由葡萄牙人到荷蘭人的統治時期，甲必丹可說是華人社會最高的領導，荷蘭人在委任甲必丹時，所給予的一項規定和權力是：『...給以處理民事之權，並負有將重要罪犯，移交於荷蘭當局審理之義務』。而青雲亭是甲必丹處理事務的場所，一般華人事務包括調停訴訟、祭祀神靈的安排、墓地的預備、福利等皆由青雲亭處理，由此可以想像得到甲必丹及青雲亭在華人社會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

可惜的是，學者提及有關甲必丹及青雲亭早期運作的資料不多，例如在翻看青雲亭(Cheng Hoon Teng (Temple) Incorporated)網上資料，以及比較學者鄭良樹(1986)及其他學者的資料，對於甲必丹的次序有不同的版本，因行文方便，此篇文章內容述及甲必丹次序時依鄭良樹先生之版本。

青雲亭	生卒年份	學者鄭良樹	甲必丹生卒年份
1. 鄭芳揚	1572-1617	1. 鄭芳揚	1572-1617
2. 李為經	1614-1688	2. 陸進	?
3. 李正壕	1662-1708	3. 李為經	1614-1688
4. 曾其祿	1643-1718	4. 李正壕	1662-1708
5. 曾憲魁	1725-1765	5. 曾其祿	1643-1718
6. 陳承揚	1703-1784	6. 曾其祿之子	?
7. 陳起厚	1748-1794	7. 曾憲魁	1725-1765
8. 蔡士章	1750-1802	8. 陳承揚	?
9. 曾有亮	1771-1882	9. 陳起厚	1748-1794
10. 曾世芳	?	10. 蔡士章	1750-1802
		11. 曾有亮	?
		12. 曾世芳	?
		13. 曾佛霖	?

表一: 馬六甲華人甲必丹一覽表

設置三寶山-華人的公墓是青雲亭對華人其中一項功績，乃第三代甲必丹李為經出資所興建。青雲亭內目前尚有李君常的畫像(見圖3)，華人的喪葬問題向來是華人所極為重視的。翻看歷史資料，馬六甲的華人領袖不下兩次為保三寶山免受政府開發而作出抗爭。最近的一次，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馬六甲州政府計劃剷平馬六甲三寶山作發展，就牽起青雲亭及華人社會誓保三寶山的又一次抗爭浪潮 (見剪報)。

比較馬六甲與香港早期社會及領袖之情況及感想



通報  
1991 年 7 月 18 日



Kin Kwok Daily News  
1984 年 11 月 30 日

可以說，早期青雲亭不只是一個宗教團體，於葡萄牙及荷蘭人佔領的時候是一個官方委任管理華人運作的部門，也代表著華人社會的領導。

馬六甲與香港之早期華人領袖

在深入瞭解青雲亭的同時，令我聯想起香港開埠早期的華人社會中有重要地方的文武廟與東華醫院。雖然兩地華人領袖出現的因由、年代、其權力及管理範圍、以及日後其華人領導的角色的變化、服務的發展等有很大的不同，不過以兩地作一比較後，卻又找到一些華人關切事務的相近元素。

先由香港上環的文武廟說起，文武廟的誕生與青雲亭不同，後者是官方承認的一個領導華人的機構，文武廟則是在一群因經濟而崛起的華人商號及坊眾的支持下興建而成。香港開埠後，當時的華人是一群來自內地、說著各自方言、來港謀生的華移民。這些人因共同關切的問題而維繫，建成後的文武廟擔當華人議事與裁決的角色，尚存的公所匾額是流傳下來關於文武廟早期社區功能的一個見證。不過，文武廟的仲裁權，可說是不受香港法例承認的一項民間權力；有趣的是，建立青雲亭與文武廟的『領袖』不約而同地以重視華人傳統的宗教活動，並以建立廟宇來建構一個華人議事的場所。

至於 1872 年，東華醫院的成立與當時廣福義祠有著直接的關係。廣福義祠本身是供奉、祭祀亡者神位的場所，但後來卻成為收容垂死病人及存放遺體的地方，其惡劣之衛生環境促使東華醫院成立。東華醫院以至日後衍生的東華三院，除了處理病人外，隨著時代的發展，更包括接手管理廟宇祭祀、福利及教育的推動、喪葬服務等等供給華人的福祉。這促使擔任東華醫院總理的一群紳商在社群中擔當著華人領袖的角色，與青雲亭確實有異曲同工之妙；由青雲亭管理的三寶山，為華人設置了一塊佔地廣闊的墓地。學者在文獻中找到關於青雲亭在祭祀及教育方面的工作，反映華人切身的需要在兩地不同的政治環境下都被充分重視。

基於資料不足，研究馬六甲早期華人社會的學者無法進一步指出青雲亭在甲必丹時代的組織及權力是如何運作的。但青雲亭留下的木製神主牌、碑刻及文獻等文物令學者可以對青雲亭領導層的意識形態有更多的瞭解。

細看青雲亭內的碑林時發現不少碑文之年號寫有『龍飛』兩字(見表二)，例如：《甲必丹李公博懋勳頌德碑》註明「龍飛乙丑年」(見圖一)，《大功德主曾



圖一：為紀念李為經而立的頌德碑

### 比較馬六甲與香港早期社會及領袖之情況及感想

公頌祝碑》則刻寫著「龍飛歲在丙戌」的字樣，甚至三寶山上第一任甲必丹鄭芳揚的墓碑上也見以『龍飛』兩字為年號。然而，當時中國正值清朝，何解甲必丹既不用馬六甲之年號，也不用清朝的年號呢？

表二:青雲亭內寫有龍飛為年號的碑

碑	碑刻年份	學者之推敲	備註
《甲必丹李公博懋勳頌德碑》	龍飛乙丑	1685 年 (康熙24 年)	紀念甲必丹 李為經而立
《大功德主曾公頌祝碑》	龍飛歲在丙戌	1706 年 (康熙45 年)	紀念第五代 甲必丹曾其 祿
《重興青雲亭碑記》	龍飛辛酉	1801 年 (嘉慶六年)	

『龍飛』最後一次出現是於《重興青雲亭碑記》，時為嘉慶六年。學者各有對龍飛兩字的推敲。但無論如何，結論一致，都是說青雲亭甲必丹眼見明朝已亡，但心中還是不願降清，對於荷蘭人管治又不甚認同，只好採用既非清朝帝號又非已故明朝的隱喻。



圖二:青雲亭內《重興青雲亭碑記》

隨著時間的轉變，清朝初期已見到甲必丹於沿用清朝年號。從三寶山上第八代甲必丹陳承陽的墓碑所見到的『乾隆四十四年』（1779）及

寶山亭內的碑文中見到的清朝年號，反映了青雲亭早期領袖在荷蘭人統治時期，由反清到對清政府的產生認同的一個轉變。要研究青雲亭領導對當時政治環境及其意識形態，尚有不少文物可佐證，包括供奉在青雲亭之木製神主牌所寫的生卒年份。這當中留下的文化遺產相當豐富，值得研討之餘，亦令人思索華人生活在其他不同國家下又會如何呢？文化之傳承又如何呢？

青雲亭華人甲必丹由反清到向清政府認同的一個轉變，再歷經英國人佔領後設立亭主的制度，後期的亭主特別是陳金聲及其後人，是聲名顯赫的大富商，不少資料都紀錄他慈善捐款的情況，以及擔任英國政府委任的一些諮詢局任命。亭主雖然作為華人領袖，但有學者指出，陳氏後人在青雲亭的一些會議紀錄上以英文簽名，著實反映了他們面向西方思想及學習西方事物的轉化。他們會接受英國政府的一些事務局/諮詢機構的任命也是可以理解的事，情形亦一如香港華人勢力於19世紀末抬頭。從早期華人團體的相片可見，總理穿著清朝官服在大堂拍照，富商向清廷捐官等對清朝的認同，再到西方思想及事物逐漸為華人所吸收學習，而英政府也委任華人入局，作為諮詢對象，例子如伍廷芳、何啟、韋寶珊、周壽臣等，都反映出香港華人領袖由清政府到民國期間歷經殖民統治時期所產生的一些轉變。至於辛亥革命後，青雲亭領導地位的轉變，限於資料不多，未能作進一步論述。

## 結語

不少學者探討青雲亭由葡萄牙到英國以至馬來亞政府時代，華人社會歷經之轉變。由委任甲必丹管理華人事務，以青雲亭為辦公地方，所關注的由福利、仲裁法庭、宗教到喪葬，可以說是一個政治、宗教及文化的中心；到英政府時代華人領袖以亭主制(雖不為英方官式承認)繼續擔任華人事務管理角色，時至今日，青雲亭的發展已蛻變為一所宗教及華



人社區歷史的地方，正如其網上所寫：

" On 28 September 1949, Parliament passed the Cheng Hoon Teng Temple Incorporation Ordinance 1949. This marked a historic milestone for the temple and the Chinese community. It meant that Cheng Hoon Teng Temple was now officially sanctioned by an Act of Parliament, guaranteeing the temple's future and its role as guardian of the *community's spiritu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相比起香港由英人管治的時代，華人領袖之出現到崛起，以文武廟、東華三院等機構擔當華人關注事務如宗教、喪葬、福利等的角色，這相信不是一個偶然。因作者力量所限，無法再深入探究與對比馬六甲與香港兩地華人領袖在經歷西方國家管治時代的社會形勢以及所出現的意識形態，這留待學者繼續探討。

## 實地考察馬六甲

### 參考書籍：

1. 林遠輝、張應龍著。《新加坡馬來西亞華僑史》。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
2. 李恩涵著。《東南亞華人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
3. 冼玉儀、劉潤和主編。《益善行道東華三院135周年紀念專題文集》。香港：三聯書店，2006。
4. 青雲亭單張：A Brief history of the Cheng Hoon Teng (Temple), Melaka.
5. 鄭良樹著。《馬來西亞新加坡華人文化史論叢(卷二)》。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學會，1986。

## 馬六甲華人族群的文化向心力

陳榮豐、曾家洛撰

當筆者走進這次旅程下榻的富禮客棧(Hotel Puri)，入目所見，馬來式的建築風格及傳統中國古式的家具，已透露出這次考察與華人族群在馬來西亞生活的不解聯繫。結果在這次行程中，無論是居處周遭的華人社區、還是青雲亭、三保山、娘惹峇峇博物館及鄭和文化博物館等考察點都向團友們和筆者二人訴說著當地一個又一個華人生活的故事。透過這次旅程的見聞，筆者感受到當地華人有一種凝聚力存在，特別是他們能夠將這力量轉化為華人群體保護自己文化的能量。

筆者形容這種力量是海外華人族群的一種文化向心力。<sup>73</sup>要探討這種力量的衍生和發展是十分困難的，也牽涉到很多當地的政治問題，在本文中雖未能詳述，但仍會於末端嘗試援引學者王賡武的見解，與讀者分享。筆者認為了解這種力量及其產生的效果共有兩個層次：1.群體活動；2.物質的空間表現。由於是次考察主要是古蹟的歷史研探，故主要集中於物質的空間表現去說明，當地華人的文化向心力。

在眾多考察點中最令筆者有深刻印象的地方就是三保山和居住地區附近的華人社區。因為這兩個考察點都分別體現了當地華人在保存自己文化上所付出的努力，而這些努力正正表現了他們對自身族群核心文化的認同，並投射於物質的保存上。以下闡述當中的見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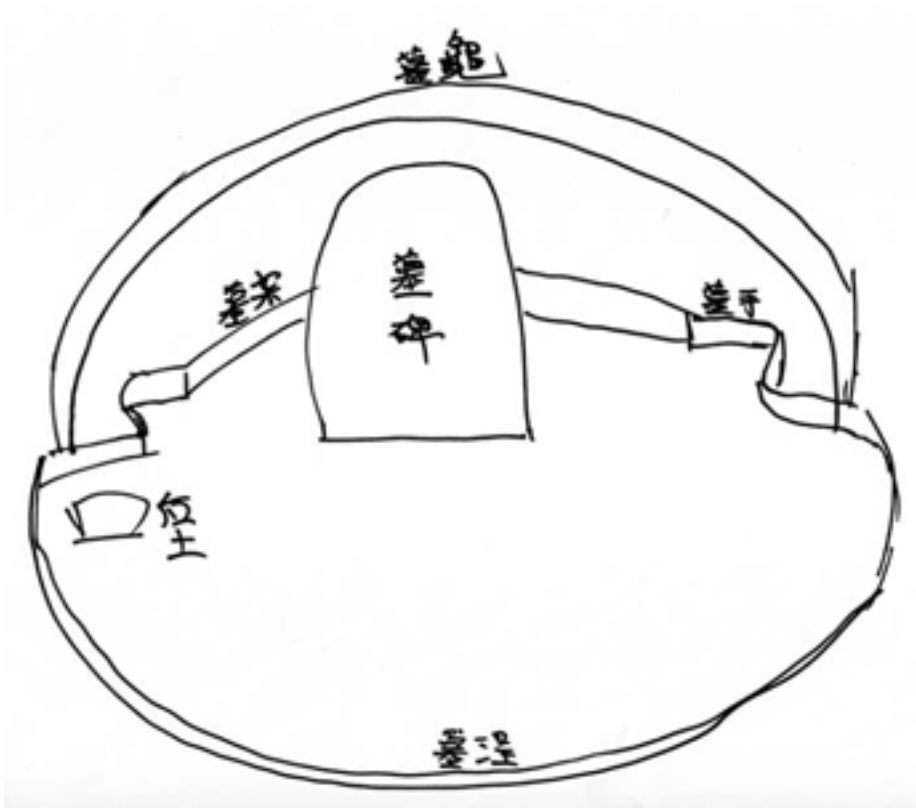
### 1. 三保山

---

<sup>73</sup> 所謂向心力(centripetal force)，可以追溯至物理學上的理解，是指物體沿著圓周或者曲線軌道運動時指向圓心的合外力作用力。這個意思如果運用於族群文化上，就是指群體內部具有一種文化力量，凝聚和拉扯著個體成員指向當中的價值核心。

## 實地考察馬六甲

三保山是中國境外最大的華人墓地。取名三保是因為相傳鄭和下西洋時船隊曾駐紮於此。這座三保山乃一由青雲亭負責管理的義山。所謂義山是指專門埋葬同鄉，讓亡者可入土為安的地方。步上這座山，最令人觸目的是一個又一個方向不一而又連綿整個山頭的華人墓地。這些墓地的樣式與今日香港日常接觸到的不同，全都是按中國傳統規格而建築的，大多包括了墓龜〈墓丘、墓塚〉、墓案、墓碑、墓肩〈墓耳〉、墓桌〈供桌〉、曲手〈墓手〉、墓埕和后土〈土地公、福神〉等部分。以下是有關的草圖和相片：



墓地草圖（繪於馬六甲三保山）



三保山墓地的實際情況



當中一個墳墓的墓肩之雕刻

## 實地考察馬六甲



墳墓前的風水設計

另外，在三保山上，就考察所見其中一個大型墓地更立有一對挽聯，內容如下：「金獅振出桂旗鼓 五虎向歸朝福神」，還有一些墓地上裝上了一些以中國福壽之意為題的瓷磚圖案，充滿中國特色。



墳墓上富中國色彩的瓷磚設計

## 比較馬六甲與香港早期社會及領袖之情況及感想

在三保山下更設有三保廟，在這座廟內本立有一鄭和像，可是基於一些理由這尊神像已由廟宇的中央位置搬移至地上。據到廟宇參拜的當地人說，這是因為近來研究說鄭和是信奉伊斯蘭教的，因此需要從供奉位置中搬下來，然而，他自己卻認為某程度上這舉動是因為當地馬來政府想表達擠壓華人之意。這個意見雖然暫時並沒有根據可言，然而也可反映當地華人對所處政治環境之感受。其實，一直以來三保山也是一個代表當地華人社會位置的地方，也反映了當地華人群體對祖宗根本的顧念。

在 1980 年，馬來西亞政府曾想徵用三保山，但卻遭當地華人反對，他們團結起來發起一人一元運動籌款來保護此山。這座山亦由當初的華人義山而成為華人團結的一個象徵。根據〈全國華團領導機構有關完整保存三保山的聯合備忘〉就指出：<sup>74</sup>

三保山所具有的歷史、文化與象徵性意義必須保存下來：

3.1 首先，三保山正如它的歷史性名字所顯示的，是華人和馬來西亞發生血肉關係的象徵。它是華族先輩協助開發我國，使馬來西亞成為今日的現代化國家的標誌。

3.2 在種族政治時常損害我國各族之間的關係的情況下，三保山不斷提醒我們自馬六甲王朝時代即已存在的華巫情誼。它是明朝鄭和出使馬六甲時的駐扎所在，也是蘇丹滿蘇沙迎聚漢麗寶公主時，公主的隨行宮娥的駐扎地。

在另一篇稱為〈挽救三保山集體簽名備忘錄〉的內容中，更形容「馬來西亞華人文化的根，在三保山上擁有一萬二千五百個墓塚。」<sup>75</sup>由以上

<sup>74</sup> 華社資料研究中心編：《歷史的聲音：三保山資料選輯》（馬六甲：馬六甲中華總商會：馬六甲中華大會堂，1989），頁 274。

<sup>75</sup> 社資料研究中心編：《歷史的聲音：三保山資料選輯》（馬六甲：馬六甲中華總

## 實地考察馬六甲

內容可見，當地的古蹟不單是供華人作歷史紀念之用，也與他們這個活生生的團體具有一份連繫，集合了他們馬來西亞華人身份的象徵與及文化價值。他們是十分珍重的。

## 2. 居處周遭的華人社區

我們這個考察團所下榻的富禮客棧位於當地華人社群的所在區域，因此附近連綿的街道都富有中國文化建築的色彩，其中之一就是楹聯了！<sup>76</sup>

基本上，楹聯對於上下句子數、句法、詞性等均有一定要求，須做到平仄、意義相對。然而，在實際處境所見，並非每一楹聯皆能達此要求。筆者二人在馬六甲居住期間，也被這些楹聯所吸引，並合共抄錄了十九對楹聯，他們分別是來自家庭、宗祠、會館及廟宇的。以下是有關紀錄：

---

商會：馬六甲中華大會堂，1989），頁 285。

<sup>76</sup> 參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編：《考察香港：文化歷史個案研究》（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5），頁 95。據《說文解字》，「楹，柱也。從木，盈聲」、「聯，連也。從耳，從絲。從耳，耳連於頰也，從絲，絲連不絕也」。因此楹聯是掛於楹柱上，由不同字詞連綴而成的句子。



**家庭**

德慶

1.合德兒孫福  
成功門第新

義隆

2.義方家有訓  
隆範古遺規

3.南懷仁是里  
利以德為鄰

三捷

4.捷發財丁進  
三添福壽多

春協

5.凡事存天理  
寶懷得眾情

錦益

6.錦堂萃百祿  
益宇啓三陽

**宗祠**

戴氏宗祠

7.二禮光世澤  
六甲振家聲

**會館**

瓊州會館

海南會館

8.海外拓展追前哲  
南邦創業翼后昆

**廟宇**

紫昌閣

9.德揚四海紫氣東來  
昭信義  
教被五洲昌猷南進  
展仁威

香林寺

一九八四年仲秋

10.魚凝梵宇塵作刹  
林聚瓊樓法為城  
閩中龜山古寺禪送題

青雲亭

南海飛來

11.蓮開六甲滿雨露  
竹繞青雲報平安

12.志在春秋扶漢室  
光昭日月被人矧

13.青蓮開佛國  
雲雨潤蒼生

14.救父拯兄成孝悌  
庇民利國範忠貞

15.覃思浩蕩常流海  
后德巍峨獨配天

16.觀照蘊空心無墨  
碍  
音聲塵淨性自圓  
通

17.萬古動名垂竹帛  
千秋義勇壯山河

18.青鎖柳千条  
知此問真是  
祇園法界

雲凝蓮萬朵  
問何處有非  
香國思波

崇德堂

19.  
崇聖集賢齊上慈航登  
道岸  
德明至善問歸覺路出  
迷岸

按照以上楹聯之內容及意義，題聯者均表達出深厚的傳統中國思想，涉及倫理、對家國的期盼和人生意義的追尋等多個範圍，可說是極富中華民族色彩。筆者認為能綜合出至少以下兩個重點：

### 1. 重視家庭倫理

中國文化受儒家學說影響，十分重視家庭倫理。在以上楹聯中，多處提及仁(見楹聯 3、9)、禮(見楹聯 7)、德(見楹聯 1、9)、義(見楹聯 2)、家訓(見楹聯 2)和天理(見楹聯 5)等字眼，表達出題聯者對華人倫理觀的尊重，同時冀望馬六甲華人繼續以此原則相待以善。這種觀點在青雲亭裡一副楹聯更清楚可見，該聯題曰：「救父拯兄成孝悌 庇民利國範忠貞」(見楹聯 14)。而這倫理觀不單停留在人際相處上，更提昇至國家民族層面，表達出他們身為華人的家國情。

### 2. 海外擴展與揚威

在這些楹聯中，另一個強烈訊息就是作為前往異邦開拓的人對自己及下一代的期望。從瓊州會館門前楹聯的「追前哲」、「翼后昆」及戴氏宗祠的楹聯提及的「振家聲」等字詞，表達了當地華人先輩在興建宗祠和會館時流露出的期盼，希望可以在海外揚威，甚至達到「昭信義」、「展仁威」。

從以上分析，楹聯雖然是中國古代建築的一部分，但同時間其文字的運用及表達的字義也投射了題聯者及建築物背後使用群體的部分想法。時至今日，這些楹聯仍然保留及懸掛在馬六甲的華人社區上，除了表達出當地華人社區保護文物的力量外，也活現了當地華人文化薪火相傳的精神。而筆者所記錄的楹聯正正就是表示當地華人重視中華文化的證據之一。

## 結語

從以上兩段見聞，加上當地華人群體的合作，例如：民間集資在鄭

和所建官倉的遺址上興建鄭和文化博物館，促使筆者認為這個海外華人群體富有很深文化向心力。究竟為何會這樣呢？筆者以下引述學者王賡武的意見，略作解釋。

王賡武曾發表文章〈地方與國家：傳統與現代的對話〉一文，他分析和比較了馬來西亞和新加坡華人在國家現代化道路上發展出來的不同情況。他指出華人群體在馬來西亞裡，面對的國家狀況與新加坡不同，新加坡趨向強調全球範圍造成的民族國家概念，並鼓勵人們將地方差異性減至最低程度。而馬來西亞則於國家內部具有很深的多元政治及族群情況，導致馬來西亞華人群體在政治拉力中回到自己本身的族群文化裡，建立屬於自己的文化空間。王賡武指出：

一些在當地的華人仍然希望通過民族貢獻來影響全國政策。但一旦他們採取政治行動時，他們的行為往往被看成是帶種族性質，而且與國家利益相左的。不論是以地方性或種族對立的方式表現出來，這都是不完整的國家經驗所導致的結果，這個經驗即使不是鼓勵，至少也允許了馬來西亞華人繼續保留原有的傳統，並且以他們獨特的方式尋求傳統現代化。<sup>1</sup>

故比較二者，馬來西亞華人在文化保存和凝聚力上顯得更強。筆者二人從自己親身體會中，感到王賡武的見解亦有其正確性。筆者認為由於馬來西亞社會在政治上的封閉性，令到華人這個屬於外來的群體與當地本土主流族群，產生了隔閡，從而令當地華人走向自己文化的認同感當中，在生活和文化方式的異質性裡，尋找自己的位置和凝聚一起保護自己。剛才提到的三保山、華人建築文化的保存和當地華人們的集體活動都分別表達出中華文化在他們心中所存在的位置，拉扯著整個群體，凝聚一起。

---

<sup>1</sup>王賡武著：〈地方與國家：傳統與現代的對話〉，收於李元瑾主編：《新馬華人：傳統與現代的對話》（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華語言文化中心；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南洋大學畢業生協會，2002），頁 24-25。

## **Malacca : an important strategic point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Mando Anne Quinlat

The origin of Malacca's name (Melaka) was derived from the name of a kind of tree commonly called *pokok Melaka*, which was grown in Malay, as there had been the tradition of naming a place for its geographical features.<sup>1</sup> Malacca is located at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Malayan Archipelago as a coastal town. The Malays are the traditionally settlers and rulers of the land, many of them carry on rural occupations as rubber tappers, fishermen or farmers. It was said that Parameswara, a prince who sought sanctuary in this small fishing village after fleeing from Sumatra in 13<sup>th</sup> century founded the Kingdom of Malacca. As trading flourished in Malacca under his rule, the Indians and Chinese gradually came to Malacca to trade, and the influence of Taoism, Buddhism, Confucianism and Islam began to filter into Malacca in 14<sup>th</sup> century. The convert of Parameswara as Muslim pushed the Islamic faith to the summit; with it's spreading throughout the whole Malayan Archipelago, a century later Islam even became the national religion of Malaysia.<sup>2</sup> Malacca, by the end of the century, had already been referred to as a great emporium of merchandise and affluence with its blooming barter trade. This auspicious, flourishing trade in Malacca then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the foreign powers in Europe.

---

<sup>1</sup> Sarnia Hayes Hoyt, *Old Malacca*, Kuala Lumpur(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sup>2</sup> Robert Tan, *Insight Pocket Guide: Malacca*(Singapore: Hofer Press (Pte) Ltd., 1991), p. 16.

The foreign aggression of the Portuguese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a long time colonization of Malacca on the hands of the foreign powers with their soldiers, missionaries, traders and sailors into Southeast Asia. In 1511, the Portuguese captured the city Malacca after a 10-day siege. The Portuguese Admiral Alfonso D' Albuquerque then built *A Formosa*, a walled city where only lived the Portuguese while people of other races lived outside of the walled city.<sup>3</sup> Under their control on the port of Malacca, the Spice trade was thus dominated and monopolized by the Portuguese for 130 years. In addition, the Portuguese also brought Catholicism to Malacca during their rule with different churches built in those times.

When the Portuguese control of Malacca was weakened in the end of 16<sup>th</sup> century, the Dutch began to reveal their growing interest to the place, establishing the United East Indies Company (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or VOC).<sup>4</sup> The rivalry resulted a fierce battle between the Portuguese and the Dutch starting off by the Dutch's first attack on Malacca in 1597.<sup>5</sup> The surrender of the Portuguese came after the five-month siege from 1640-1641, the Dutch then successfully acquired Malacca. The siege inflicted various damages to Malacca, not only the walls and the fortress physically, but the Portuguese wealth was drained away together with their withdrawal and also decreasing population in Malacca. The VOC then monopolized the lucrative spice trade.

---

<sup>3</sup> Hoyt, pp. 30-35.

<sup>4</sup> Hoyt, p. 44.

<sup>5</sup> Tan, p. 17.

The British were able to take control of Malacca from the hands of the Dutch peacefully in 1795 with the Dutch fear of French taking over the place. With the end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Malacca was returned to the Dutch according to the Treaty of Vienna. In 1824, Malacca was exchanged for Bencoolen in Sumatra, transferred to the British under the Anglo Dutch Treaty in 1825 so that Malacca, Penang and Singapore formed the Straits Settlement of th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of Calcutta in India.<sup>6</sup> The security of the British trade route to China could then be ensured. Malacca became a British Crown Colony with the transfer of administration to the Colonial Office in London in 1867.<sup>7</sup> The British then introduced rubber and oil palm which turned out to be the backbone of the country's economy for nearly a century. Anglicanism is also introduced.

The Portuguese writer Tome Pires who lived and worked in Malacca in the early 16<sup>th</sup> century had declared that: "whoever is the Lord of Meleka has his hand on the throat of Venice."<sup>8</sup> It is not without reason that Malacca had been the target of foreign aggression for centuries. The geographical location of the city in the Malacca Straits central area, lies between the Pacific Ocean and the Indian Ocean, between the Southwestern part of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he Southeastern part of the Andaman Sea, thus connecting the two oceans. The Strait is also a huge sea between its northwesternmost entrance of Pulau Perak on Malaysian side and Diamond Point on Indonesian side, and its southeasternmost entrance of Tahan Datok on Malaysian side

---

<sup>6</sup> Hoyt, pp. 63-65.

<sup>7</sup> Tan, p.17.

<sup>8</sup> R.A Longmire, "Malacca and the Throat of Venice", p. 179.

and Tanjong Pergam on Indonesian side. Moreover, the Malacca Strait is the shortest sea route between the two oceans so that it is thus crucial to the navigation of accessing both oceans.<sup>9</sup> Spices were the most important commodities traded between Europe and the East during the period from 14<sup>th</sup> to 16<sup>th</sup> centuries. Malacca was the collecting point for spices from the Spice Islands so that the trade there was lucrative. Trade was thus being developed and profits were earned in this emporium. As the European powers began to compete against each other for colonial interests, the Portuguese soon noticed about Malacca's geographical advantage and therefore the potential profit that could be raised by monopolizing the spice trade. The invasion of Portuguese into Malacca started off the colonization of Malacca by different foreign powers from then on.

On one hand, the geographical location of Malacca offers a gainful trading port for the ruler of it; on the other hand, the location also favored the ruler's connection towards other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especially India and China. In this way, the colonial powers were able to further their interests in different Asian countries, particularly in China and India where the native resources were invaluable and novel to the European colonists. That is, the Europeans regarded China and India as both enormous, unwrought, profitable markets. And Malacca could become the connecting halfway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By colonizing Malacca, the Portuguese was able to protect it's trade by building up fortresses and a walled-city so that not only traders, sailors came into the scene, but also soldiers. Moreover, due to the favorable

---

<sup>9</sup> K.E. Shaw and G. Thomson George, *The Straits of Malacca: in relation to the Problems of the Indian and Pacific Oceans*, (Singapore: University Education Press, 1973), pp. 5-11.

geographical location of Malacca, missionaries also followed the traders coming to preach Christianity to the local people, and further spreading Christianity to other places in Asia.

The aims of the Portuguese were to monopolize the spice trade to the Cape of Good Hope and also to Christianize the East. This was because of the Portuguese long-term rivalries with the Moorish, and the defeat of Moorish domination by the Portuguese in the 13<sup>th</sup> century brought about a “fanatical Christian zeal born of this long subjugation developed into a crusade against Islam”.<sup>10</sup> Missionaries then followed the merchants to different Portuguese settlements in Asia and preached the local people as there were a lot of “infidels” who were not yet Christianized, therefore providing the missionaries with an enormous number of potential converts.

Different with the Portuguese, the Dutch would like to deny the geographical advantages of Malacca to their rivals. They didn’t hope to face another fierce fighting originated from the colonial rivalry which would inflict tremendous damage to the local environment that they would have to rebuild afterwards. Moreover, the Protestant Dutch were unmotivated to Christianize the native people in Malacca, although some attempts were made due to conflicts between Catholics and Protestants in Europe. Some of the Catholic churches were re-dedicated as Lutheran shrines, while the exercising of all other religions was allowed. Eventually, religious freedom was proclaimed.<sup>11</sup> Like the Portuguese, the main aim of the Dutch was therefore left for purely

---

<sup>10</sup> Hoyt, pp.30-31.

<sup>11</sup> Hoyt, pp. 48.



commercial. The Dutch set up the VOC with its headquarters at Batavia (Jakarta) to monopolize the trade in the Malacca Straits.

By the time when the British entered into the scene, it was in the 18<sup>th</sup> century, they began a new commercial driving into Southeast Asia. In a way, the reason of the British colonization seemed to be more or less the same with the previous two colonial powers—trade and security. As the 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 was established, the British founded Penang as their harbour in Southeast Asia, but they needed a naval station to facilitate the opium and tea trade in China, also a naval base to defend against the French, Malacca seemed a suitable choice for its favorable location. When the British formally colonized Malacca, Malacca, Singapore and Penang then formed an administrative and political unit called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The East India Company regarded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as convenient ports of call on the trade route to China.<sup>12</sup>

As mentioned above, together with the colonists and traders, the Christian missionaries came to Malacca to preach their faith and began to Christianize the East. The Jesuits, the Dominicans, the Franciscans, the Augustinians subsequently came to begin their work in Malacca. The legendary figure St. Francis Xavier as a Jesuit, came to Malacca, the centre for missionary work in Southeast Asia at the time in the 16<sup>th</sup> century. The Catholic Portuguese in Malacca mainly lived inside their walled-city, identifying themselves as *gentle Kristang*, Christian people.<sup>13</sup>

---

<sup>12</sup> M. Manuel Teixeira, *The Portuguese missions in Malacca and Singapore (1511-1958) Volume II—Malacca*, (Macau: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87), p. 101.

<sup>13</sup> Hoyt, p. 40.

Inside the walls are palaces, assembly halls, hospitals and churches. In 1521, the Portuguese built St. Paul's Church on the crown of the hill with stones from the demolished foundations of the Melaka Sultanate palace. Even though a number of churches were built during the Portuguese rule, yet the actual number of converts was not as expected a large number. This is because before the appearance of the Christian faith in Malacca, there has been a popular belief of the Islamic and Buddhist faiths which were significant in Malaccan culture. In addition, as the Portuguese mostly lived inside the walled-city, their religious customs could hardly influence the locals when there was not much communications between the foreigners and the locals.

With the religious movements in Europe resulted in a significant shift of power and influence in Europe, the situation in Malacca was also affected. When the Protestant Dutch took over Malacca after the defeat of the Catholic Portuguese, apart from reconstructing the damages made during the siege, there was also certain kind of oppression towards the Catholic faith. In 1666, the zealous Dutch Governor Bort sent order to tell Catholics to give up their faith. And a Jesuit traveler also proclaimed that the Dutch allowed the exercise of all other religion except the Catholic one. The Dutch even re-dedicated some Catholic churches into the Lutheran shrines. So, other religious faiths were permitted without forcing them to change their belief or Christianizing them, Islam, Taoism, Buddhism and Confucianism were thus remained. Chinese Temples and Muslim Mosques were built accordingly, such as the Cheng Hoon Teng Temple. And eventually in the 1702, the Dutch proclaimed religious freedom in Malacca so that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es were built, like St. Peter's Church and St.

Francis Xavier's Church.<sup>14</sup> The number of Christian converts then steadily grew.

**Photos taken during the trip**



The Church of St. Francis Xavier was built after the Dutch proclaimed religious freedom.



St. Paul's Church built on 1521 by the Portuguese, later its roof was pulled down by the Dutch.

When compared to the previous two colonial powers in Malacca, the British put less attention to the city carrying out the non-intervention policy in the early period. Before formally colonizing Malacca, the British viewed Malacca as only the feeder port of Singapore and Penang. However, after 1867, much efforts were put to the economic perspective of Malacca in hopes of counterbalancing the financial deficit left by the Dutch rulers. The tapioca plantations were introduced to the locals to

---

<sup>14</sup> Tan, p.17.

improve the financial condition of Malacca. Anglicanism was introduced through different ways, for instance, in the British built schools. There were also Anglican churches being built in the British colonization period.

For the spreading of Christianity in the East, Malacca became a halfway stopover for the missionaries traveling from the nearby states. As the European missionaries usually followed merchants and traders to come to the East, Malacca as an emporium thus became an important centre for the missionaries to preach. With the favorable geographical location of Malacca, the missionaries were able to further their mission towards the places nearby, especially India and China with many potential converts. Malacca was important to the spread of Christianity in the East; it could be regarded as the threshold of Asia for the missionaries to access other Asian countries in the 16<sup>th</sup> century. Both St. Francis Xavier and Robert Morrison had come to Malacca before they were able to step on the land of China, even though one failed and one succeeded in preaching in China. However, their examples proved that Malacca was crucial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ristianity in the Southeast Asia and China. Moreover, the church in Malacca could also be regarded as a modal and a pioneering experience of preaching in Asia.

## Bibliography

1. Hoyt, Sarnia Hayes. *Old Malacca*. Kuala Lumpu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2. Longmire, R.A. "Malacca and the Throat of Venice."
3. Shaw, K.E. and George G. Thomson. *The Straits of Malacca: in relation to the Problems of the Indian and Pacific Oceans*. Singapore: University Education Press, 1973.
4. Tan, Robert. *Insight Pocket Guide: Malacca*. Singapore: Hofer Press (Pte) Ltd., 1991.
5. Teixeira, M. Manuel. *The Portuguese missions in Malacca and Singapore (1511-1958) Volume I--Malacca*. Macau: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87.
6. Teixeira, M. Manuel. *The Portuguese missions in Malacca and Singapore (1511-1958) Volume II--Malacca*. Macau: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87.

## A Touch of Colors in Malacca - Mosaic of Tiles

Mayella Cheung

With more than five centuries of cultural richness blending influences from the East and West, Malacca offers an array of distinctive flare and colors. During the 4-day visit there, one of the “colors” which captured my attention and interests were from the colorful mosaic tiles visibly displayed in the much historical architecture in Malacca.

I saw marble tiles integrated in private houses, churches, temples and cemetery. Dutch tiles were found in the roof of Christ Church. The exterior and interior footways of St. Peter’s Church of the Church of St. Francis Xavier were all tiled with beautiful decorations. Even at Hotel Puri, a formally Peranakan residential house, was filled with charming and stylish cross-cultural tile patterns. It was fascinating to see the extraordinary variety of patterns and colors illustrated in these sophisticated tile design.



Mosaic tiles are made of colored ceramic sections, cut in segments and arranged to form geometric patterns. Laid on single tile or composite tile patterns, it adds color and vibrancy to any space. Patterns include geometric arrangements of circles, parallel lines, and diagonals. Some are in floral, fruits or animal patterns. For interior design, mosaic tiles

are found in walls, floors, ceilings, window skirting etc.; whereas exterior tile pavements are a common scene in Malacca's historical structures.

This picture was taken outside the Church of St. Francis Xavier. A group of tiles with the corner designs combine with neighboring tiles to form an octagonal pattern in the pavement.



Built in 1849 by a French Father P. Fabre, the Church of St. Francis Xavier is considered as French Neo-Gothic architecture. From historical record, in around 1920, original tiles of its floor were removed and floor was cemented,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centre aisle and the sanctuary, which were paved with tiles of the same type as those seen in the entrance.



Tile mosaic found inside the Church of St. Francis Xavier, laid down in "carpet" pattern.

Inside the Hotel Puri, a previously wealthy Peranakan house, tile

art is displayed prominently in its inner designs. Obviously, Chinese, Malay, renaissance, English, Dutch, and Flowers and fruits are also a popular motif in Dutch tiles.



A tile flooring at Hotel Puri. Basic geometric patterns made from blocks of color were a popular feature of Gothic Revival decoration.



The central blue color stylized cross and corner rosettes of this tile is an replica of a tile designed by Pugin, who in his book “The True Principle of pointed or Christian Architecture” published in 1841, declared that “Gothic, with its emphasis



on pattern, was the only worthy decorative style because its origins were rooted in Christian medieval society.”

Cheng Hoon Teng temple is the oldest Chinese temple in Malaysia. Founded some 300 years ago, the temple is a splendid example of Chinese architecture.

Curved roof ridges and eaves are decorated with Chinese figures of animals, birds and flowers.



Apart from the very fine cared details in wood and stone, a lot of porcelain Chinese tiles are being displayed as decorations.

Chinese cemeteries are richly decorated with colorful ceramic tiles.



I was not able to find any documented material on the tile art history in Malacca. But with the extensive trading connections to the west, presumably the use of ornamental tiles could have been imported to Malacca during its colonial years under the rule of Portuguese, Dutch and

British. The Portuguese built the St. Peter's Church in 1710; the Dutch built the Christ Church in 1741-53. During these periods, ornamental tiles were popular and being widely used in many European countries and Holland had already become a prominent centre in the tilemaking and Dutch Delftware.

"Tile production in most of Europe started around the second half of the twelfth century. Decorative floor tiles appeared in churches, royal palaces, and homes of the wealthy. "

"By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ilemaking in northern Europe had moved from Flanders to Holland..... Delft had become the leaders in European tile production. "

"The pattern and coloring of the earliest tiles were influenced by Spanish and Italian production..... The tiler's art reached its peak in England."

- "1,000 Tiles: Ten Centuries of Decorative Ceramics ", 2004 Chronicle Books

Back in the 17<sup>th</sup> century Britain, Sir Henry Wootton once wrote in "The Elements of Architecture" describing mosaic as "an ornament in truth of much beauty, and long life, but of most use in pavements and floorings. "

Tiles are not just decorative and aesthetical, but also practical and hygienic. The glazed surfaces are cooling and can be kept clean easily. This is functionally convenient to hot climate places. And in sites such as churches and temples, tile pavement can also minimize wear and

tear caused by heavy foot traffic.

In the historical record on architecture of Malacca, tile art might be a feature easily neglected. But I think with proper conservation of such tile art, it is also a way of preserving the history of Malacca. One might find clues to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of Malacca and its ties to the outside world through the extraordinary diversity and extensive usage of mosaic tiles over the past several centuries.

**References**

1. FAWCETT, 1. *Historic Floors: Their History and Conservation*. Butterworth Heinemann,1998.
2. LANG, G. *1000 Til -Ten Centuries of Decorative Ceramics*. Chronicle Books ,2004.

## 馬六甲之行 — 沙勿略的啟示

阮美賢

這次馬六甲之行既然是歷史考察之旅，當然參觀了不少古蹟和博物館。無論是一磚一瓦，或是一塊石頭，都可能見證了不少的歷史故事，蘊藏著鮮為人知的事跡。因此，旅行絕不只是探訪一些旅遊景點，而是可以藉此機會去認識過去、藉歷史反思借鑒，甚至進一步認識自己。

馬六甲是古代航行者必經之地，因其重要的沿海位置而成爲歷代各國爭相佔據之要塞，從而匯聚了不少文化遺產，當中包括了因傳教士的遠航而留下了不少宗教的軌跡。而吸引我踏上馬六甲之旅，原因是一位曾生活於馬六甲的偉大傳教士——方濟各·沙勿略 (Francisco Xavier)——對後世的深遠影響。

適逢去年是沙勿略誕生五百週年紀念，令我產生了進一步瞭解他的生平及他對後世的影響的興趣。除了閱讀相關資料外，能親身踏足沙勿略曾居住、傳教、服務當地人民的地方，在山上遠眺站立在聖保祿堂遺蹟前的沙勿略塑像，探訪聖方濟各堂，並從博物館展覽中瞭解當時的歷史背景等等，能實地想像和感受昔日傳教士的生活和挑戰，令人欲再進一步瞭解和反思天主教信仰在亞洲地區的傳播和成長。

### 走向世界的航行者

於一五三四年晉鐸，並與同伴依納爵·羅耀拉(Ignatius Loyola)共同奠定了日後的天主教修會「耶穌會」的沙勿略，被稱爲「無懼的航者」。在得知團體中有人需肩擔前往東方傳教的使命後，在那航海仍不發達、長途遠行意味著重重危險的年代，他毅然肩負起這項艱巨的任務，遠赴印度、馬六甲、日本等地傳教，足跡遍佈亞洲，對天主教在亞洲的發展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

然而，在沙勿略的時代，天主教會相信領洗入教是人類獲得救恩的

唯一途徑，沙勿略懷著拯救亞洲人民免受入地獄之苦的意願，驅使他懷著熾熱的心努力地在亞洲傳教。<sup>1</sup> 因此，有些人批評他以強迫手法令當地人民背離自己原有的宗教改為歸依天主教；亦有人指控他，因他促成的果亞宗教裁判所曾令無數人飽受殘酷對待。<sup>2</sup> 而在今天的後殖民理論中，昔日傳教士是因殖民者強權入侵而得以在亞洲地區展開傳教工作，藉文化宗教破壞舊有的當地文化，建立起西方的優越文化，這段基督信仰擴張與殖民主義掛勾的歷史令人對昔日傳教士的傳教方法帶來質疑。究竟沙勿略是一位信徒眼中的聖徒典範、異教徒眼中的壓迫者，還是一位有血有肉、對自己的傳教使命亦充滿掙扎的傳教士？他是一位只服務葡萄牙軍人權貴等特權人士的神職人員，還是服務窮人的牧者？他以西方傳教士的優越身份自居而欲一統全球，還是願意聆聽人民的需要尊重各人的差異？

### 由聖徒形象歸於人性化

過去，不少有關沙勿略的見證文字都是有關各種奇蹟和神妙故事，例如治癒不治之症、使死人復活、沙勿略死後肉身不腐等，以突顯沙勿略的傳奇性及神聖性，從而激發後來者的傳教熱情。然而，經調查後，這些流傳故事的準確性卻受到懷疑。其中，有關死人復活的事跡，調查結果顯示，沒有人可以確定神蹟真的發生了，存在的只是幾份普通的報告。<sup>3</sup> 但這並非質疑沙勿略的聖潔和天主的力量，而是不應將傳教士的生平事蹟作誇張和虛假的傳揚。

另一方面，有研究者指出，自二十世紀中期起，出現了一些著作從

---

<sup>1</sup> 柯文博著，〈擁抱亞洲，走向人海〉，《人籟》月刊（方濟·沙勿略五百禧年紀念特刊，2006年1月），頁27。

<sup>2</sup> Jose Colaco, "St. Francisco Xavier - His Life and Times," (<http://members.tripod.com/~jcolaco/sfx.html>)

<sup>3</sup> James Bordrick, *Saint Francis Xavier* (New York: Image Books, 1957), p.328.

不同角度探討沙勿略。<sup>4</sup> 當中有著重沙勿略的心理與靈性的發展歷程，探討他的實際經歷如何影響他的靈性發展和信仰觀，從而顯現他複雜的內心世界和掙扎。<sup>5</sup> 此外，亦有作品從社會、政治與歷史背景等角度探討沙勿略的決定和選擇，以及他對教會和社會的影響力。<sup>6</sup> 這些較近代的著作或作品都反映了他人性化的一面和與社會歷史的關係，特別是因種種在不同文化中的經驗而對他的信仰和世界觀產生的挑戰，而不只是一個遙不可及的聖徒「典範」。這對今日有志傳播福音的信徒更能引起共鳴，因為他的掙扎亦可能是今天信徒所正在經歷的掙扎，而且他的感人故事更能對年青人產生感染力。事實上，沙勿略的一生確實與歷史現象，特別是航海的發展有著密切的關係。

### 當地語言 vs 西方語言

十六世紀的歐洲處於航海活動開始蓬勃發展的年代。沙勿略由羅馬前往葡萄牙啓航往非洲，再到印度、馬六甲、印尼和日本等地，目的是將基督的福音傳遍世界各地，令更多人信奉基督宗教。他不畏風浪，不管旅途如何艱辛都勇往直前。從他的傳記和日記顯示，他每到一個地方都會停留一段時間，並會重訪舊地。他一方面學習當地語言，也嘗試瞭解這些地方的文化。他運用當地語言向人民傳教、講解道理、翻譯經文和要理。一五四六年五月，沙勿略在馬六甲寫給依納爵的信裡說：「當我在馬六甲時，花了很大的氣力把附有解釋的信經、總告解經、天主經、聖母經以及十誡譯成馬來語，這樣在我和他們講述重要的道理時，他們可以明白。」<sup>7</sup> 可見他的傳教和服務對象不只是葡萄牙人，亦包括當地居民。今日豎立在聖保祿山上的聖堂遺址正是沙勿略當日經常宣講和教導

---

<sup>4</sup> 魏明德著，〈沙勿略的千變容顏〉，《人籟》月刊，2006年1月，頁58-77。

<sup>5</sup> 列昂杜夫著，《聖方濟·沙勿略：使徒的神秘路線》，1953。

<sup>6</sup> 影片《追憶沙勿略》，臺北：光啓社製作。

<sup>7</sup> 〈孤絕的旅人·無懼的航者〉，《人籟》，2006年1月，頁48；參閱安妮·費曼德(Anne Fremantle)，《不朽的聖人》(香港：公教真理學會，1983)，頁170-209。

的地方。

與此同時，在十六世紀四十年代的馬六甲，仍未有正規教育，爲了讓小孩及青年有機會學習識字，以及祈禱和教理，沙勿略先以非正式方式，每天早上彌撒後教導小孩，其後更成立學校讓小孩入讀。在學校中，學生學習的讀寫語言以葡萄牙文爲主，大部份的貴族和有影響力的商人均送其子女入讀該校，而這所日後發展成亞洲最大規模的學校，可說是馬來西亞基督宗教學校的先驅。<sup>8</sup> 這的確爲孩童提供了提升知識水平以至日後工作的機會。然而，在今日的角度來看，以殖民者的語言作爲教學語言一方面造就了一批精英爲統治者辦事，另一方面卻爲當地文化造成破壞，使當地語言成爲次等語言，情況就如香港一樣，一直以來，英文都被視爲比中文重要。

### 向富裕者宣講·爲貧病者服務

除了藉教育培養富裕家庭的孩童延續使徒的工作外，沙勿略亦透過行動去關懷窮人和病人，照顧他們的需要。他一直在醫院從事牧靈工作，並住在醫院旁的簡陋小屋，過著簡樸的生活。一五四七年，當沙勿略第二次到訪馬六甲時，到埗不久後便急不及待去醫院和貧民窟探訪病人和窮人。沙勿略感到在馬六甲日益經濟繁榮的環境中，只有富商和享有名利者可從中得益，貧窮者特別是年老長者卻被忽略了。與此同時，不忠、欺騙、疾病和死亡卻不斷增加。沙勿略在關懷貧窮者的同時，更不忘向富裕者宣講，勸喻他們從罪惡的生活中悔改。<sup>9</sup>

此外，不論在馬六甲或果亞，在耳聞目睹有權勢者的種種惡行和腐敗生活後，沙勿略曾屢次寫信向葡萄牙王抗議和向教廷投訴，指責他們濫用權力搜括斂財，完全與福音精神背道而馳。由此可見，雖然馬六甲在葡萄牙管治之下，沙勿略沒有因此而以「西方傳教士」的身份享用特

---

<sup>8</sup> Celine Joyce Ting, *He in Malacca 1545- 1552*, pp.19-21.

<sup>9</sup> Celine Joyce Ting, *He in Malacca 1545- 1552*, pp. 29-30.



權，反而過著簡單的平民生活，關心病患者和貧苦大眾，並指斥當權者和既得利益者的惡行，因而贏得了不少平民百姓的愛戴。他幾次重回馬六甲抵埗時，上岸後即受到居民熱烈歡迎。人民一邊唱聖詩，一邊伴隨他步行往山上的聖堂。<sup>10</sup> 不幸的是，他向教廷的投訴後來在果亞引致成立宗教裁判所，引發了一連串的酷刑對待和獵巫行動。但這絕非他的原意，而且事情發生在他離世後八年，不應由他負上責任。<sup>11</sup>

### 一統全球 vs 尊重差異

十六世紀的馬六甲，由於地理因素，成為天然港口，除了殖民者葡萄牙人，包括士兵、商人及從事貿易者大多居住在城牆內，城牆外沿河一帶的城郊亦住了不少印度、中國和緬甸裔的商旅，<sup>12</sup> 令沙勿略有機會接觸不同種族的人士，向他們宣講福音。同時，透過接觸不同的人種、文化、信仰和生活環境，令沙勿略親身體會到不同背景人士之間的差異，從而令他意識到世界的多樣性和複雜性。這些多元性可能加添了他傳教的難度，令更多人加入教會的夢想不易達成；但亦可能因而衝擊沙勿略對基督徒身份與得救的看法，讓他反思基督信仰的普世價值與帝國主義的關係，因而漸漸改變了他的世界觀和信仰觀，意識到不同文化背景人士和諧共存的重要。<sup>13</sup> 正如後殖民理論所指，文化是關係互動、互相影響的場所，沒有絕對由上而下，或只由主導文化佔上風的；而這文化空間是充滿混雜性和多元性的，因而不同文化相遇或碰撞後會相互影響。<sup>14</sup> 這種種對沙勿略來說都不是純理論的反思，而是因著實際經驗而不得不面對的挑戰，從而擴闊了他對信仰的理解。

---

<sup>10</sup> Celine Joyce Ting, *He in Malacca 1545-1552*, p.29, p.45.

<sup>11</sup> Jose Colaco, "St. Francisco Xavier – His Life and Times."

<sup>12</sup> Celine Joyce Ting, *He in Malacca 1545-1552*, p.12.

<sup>13</sup> 魏明德著，〈沙勿略的千變容顏〉，頁 73-74。

<sup>14</sup> Homi Bhabha, "The Commitment to Theory," in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4), p.37.

## 結語

有神學家曾指出，從前，天主教與歐美地區以外的世界之關係，彷彿是一間出口公司將西方宗教這「貨品」輸往其他地方，須一成不變地原裝入口，並將這優越文化傳遍世界各地。這觀點到了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已起了變化，到了六十年代天主教會舉行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更對傳教或傳揚福音有了新理解。自始，教會不斷尋找普世教會的身份，如何在尊重地方教會的多元表達的同時，仍可建立一個共融教會，而不是以優越者自居。<sup>15</sup> 時至今日，各地教會仍在尋求這身份的內涵和表達方式。

沙勿略處身的十六世紀教會，正是西方優越論盛行的時代。因此，在眾多讚美聲音（偉大的傳教先驅）中，沙勿略的傳教動機少不免被後現代和後殖民主義者質疑。但凡事不可一概而論，細看沙勿略的生平事跡和日記，雖然難掩他因傳教熱誠而渴望令所到之處的人民均歸依天主教，但他沒有強迫人改教。除了宣講耶穌基督的福音，他以行動關懷貧窮和病患者，見證基督信仰。他在人民中作見證，臨在當地社群和文化中，讓基督徒的價值觀滲入當地文化，這亦是今日教會對傳福音的新理解。在今日世界中，如何讓福音本地化並為當地文化注入新的精神價值，以及透過與當地文化互動而豐富信徒對福音的理解，是每一位基督徒需要不斷探討的課題。沙勿略與各種文化、各式人種和階層接觸互動的經驗，正好啓發我們反思基督宗教在亞洲社會的發展和見證。

---

<sup>15</sup> Karl Rahner, "Towards a Fundamental Th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Vatican II," *Theological Studies* 40, 9 Dec, 1979, pp.716-727.

## 聖保羅教堂遺跡

黎婉芬

古城馬六甲以豐盛的文化遺產聞名於世，當中的聖保羅教堂遺跡是馬來西亞《1976年古物法令》下被列入保護名單的重點古蹟。究竟它的歷史文化價值有多高？透過今次實地觀察，希望能對這古蹟有更深刻的認識，然後作出評價。

### 古蹟外觀與結構

聖保羅教堂遺跡位於聖保羅山上，是結構簡單，由幾道石牆組成而呈現「L」形的建築物。教堂沒有屋頂，門窗只留缺口，看不見任何的門板或窗扇。外牆鋪上了石灰塗層，剝落處透現暗鏽紅色的石塊，上面偶爾看到的一些凹陷處，像是砲彈射過的痕跡。正門入口在西面，由此處進入，可看到左右牆壁以九十度角伸延，圍著一個露天的長方形空間，這屬於建築物的主體。內牆左一片右一片地塗有面積不大的石灰，修補痕跡較為明顯，但露出的暗鏽紅色石塊較外牆多。用手觸摸，質感粗糙，但極為堅硬，應該是以當地紅土製成的石磚。左右牆壁離正門不遠處各開有一道側門，之後一直伸延，到尾部連接另一個長方形附連空間，與主體合成一個「L」形的建築空間。

附連空間的牆身比主體空間的還要厚，似是擴建而成。作為間隔的牆壁兩端設有入口，右半部分原來是個石室；左半部分卻是通天的，西面與主體連接，兩者之間是個又高又闊的拱形入口，當建築物仍用作教堂時應該是高壇所在的地方，現在就安放了聖方濟沙勿略的空墓。沿著主體空間和附連空間的牆壁，豎立了共 30 多個墓碑。主體空間內有 13 個，體積較大，約高 2.5 米、闊 1 米、厚 20 公分；其餘的在附連空間。所有墓碑都以直立方式固定牆邊，這樣可減低風雨侵蝕，有利保育。

## 聖人空墓與史實

空墓被一個約一米乘一點五米的鐵籠罩著，下面是約一米深的平坦地穴，被遊客當作許願池，以致滿佈硬幣。據說這裏暫放過聖方濟的遺體，但正確位置卻無任何文獻提及。由於教堂曾經擴建，相信最早期聖所的中央才是遺體的暫放處。

遺體暫放的位置雖難確定，但關於 1545 至 1552 年間聖人常在此堂活動的歷史資料卻有很多，如聖人的書信、其他人的記載等。聖人立志往日本和中國傳教，多年都以馬六甲為基地，更選用此堂作落腳點，又創辦附設的聖保羅書院。他曾在這裏主持彌撒、祈禱和作息起居，每一角落都必然佈滿他的足跡。1552 年他在中國上川島逝世後，遺體先移到此堂暫放，九個月後才運往印度果亞。聖人傳教的熱忱、不腐的屍身、其後的封聖、以至為人津津樂道的神蹟，都觸動信眾的心，此堂亦因而成爲凝聚憑弔者的聖地。

## 墓碑資料與史實

### 年份與史實

葬在聖保羅教堂的人(未有刻在碑上者除外)，去世日期均介乎十六世紀中與十八世紀初。若以荷蘭開始統治的年份即 1641 年爲分界，卒於 1641 年後的佔大多數。卒於 1641 年前的只有 6 人，最早的一位去世年份爲 1568，而雖然其妻去世年份不詳，但以常理推斷應早於 1641 年。此外，去世年份不詳的還有 4 人，都因碑上根本沒刻年份，或碑文經多年風雨侵蝕而不能辨認。卒於 1644 年後的人佔大多數。

此堂是 1511 年葡屬印度總督亞伯奎佔領馬六甲後，興建的第一所天主教堂。在葡國統治近 130 年間，教堂一直供當地天主教徒舉行彌撒之用，期間曾經改建擴充，更附設聖保羅書院。1661 年，荷蘭人攻陷馬六甲後進行的調查顯示，當地 19 所天主教堂中，以此堂最爲富

有。可見荷蘭人佔領馬六甲前，它的主要功能仍是天主教堂，只葬有數個與教會有關的人。這就是 1568 至 1643 年間墓碑數目不多的原因。之後，荷蘭人將書院拆去，教堂則用作改革教派的崇拜地方，並正式取名為聖保羅教堂。至 1741 年，基督堂落成後才棄而不用。自此，教堂的功能變為墓地，所以墓碑顯示死者的去世年份大多屬 1641 年至十八世紀初之間。最後一位葬在這裡的人去世年份是 1712 年，之後大概因面積有限，已經「額滿」而不再收納新魂。

## 身份與史實

碑文顯示，曾葬在聖保羅教堂的人身份可分為三大類：(一)葡萄牙統治時期的人物與其親屬；(二)荷蘭統治時期的人物與其親屬；(三)身份未有刻在碑上或因碑文難以辨認而無從稽考者。本文只談第一、二類人的身份。

### (1) 第一類身份與史實

屬第一類的共有 5 位，身份分別為日本第二任主教、本堂主管及其妻子、馬六甲城堡堡長及印度城堡總長。當中日本第二任主教及本堂主管同為對教會有貢獻者；後兩位則是葡國殖民地高官。換言之，全都是葡國教會及殖民地政府裏身份尊貴的人。

最先將天主教傳往日本的是聖方濟沙勿略，他在 1549 年乘船往日本，就是由馬六甲出發。天主教在日本從此得以傳播，至 1567 年時教廷已任命第一任日本及中國主教。十六世紀末，馬六甲海峽是由歐洲通往東方的主要海路通道，當時正受葡國管治的馬六甲，仍為東方傳教事務的重要據點。第一任日本主教葬在馬六甲，實不足為奇。

有關的葡國殖民地高官，一位是馬六甲城堡堡長，另一位是葡屬印度城堡總長及南部海陸事務總長。十六世紀是葡國航海與殖民活動的全盛時期，帝國沿著歐洲通往東南亞的海路廣設殖民地，其一為馬六甲，是東西方貿易的繁盛港口。葡人當時佔領了馬六甲和其他重鎮，

等於控制了通往東方海路交通的要塞。兩人的墓碑，多少見證了該段葡國殖民史。

## (2) 第二類身份與史實

屬第二類的人，全部是荷蘭統治時期的人物或其親屬。他們大部份為馬六甲的管治者或其親屬，而且不乏當地舉足輕重的人物。根據碑文，本人或妻兒葬於此地的總督有 Jeremias van Vliet、Balthasar Bort 及 Pieter Rooselaar；亦有商務官及總商務官或其親屬。雖然只有一位的墓碑上註明服務於荷蘭東印度公司，但相信其餘人亦屬同一公司，即荷蘭人管治馬六甲的機構。墓碑上出現的職銜次數最多的是「總商務官」，其中三位更兼任「次號人物」。其他出現在碑文上的職銜有「檢察長」、「港務主管」等。這類別下還有其他身份的人，如船長、船長妻子、自由民等。

荷蘭東印度公司(VOC) 於 1602 年成立，獲國家授權在他國實行殖民和統治。1641 年，該公司攻陷東南亞經濟商業中心馬六甲，作為其在亞洲眾多據點之一。至 1795 年，英國人接管前，地區政府人員都由 VOC 委派，而歷任總督共有 20 人，包括以上提及的總督名字。總督(gouverneur)為殖民地首長，之下有各級官員，如商務官和港務主管。當中商務官職責是管理商船事務，分初級商務官、商務官和總商務官(oppercoopman)。總督的副手是次號人物(secunde persoon)，意指屬當地第二把交椅的副長官。上一段出現於碑文的職銜，都可為有關史實作出印證。

## 結語

置身聖保羅教堂遺跡，時光彷彿倒流至久遠的年代。簡樸古舊的磚牆、幾個世紀前雕刻的墓碑，營造了宜於追思往昔的肅穆氛圍。隨著朝代更替，此地由最為富裕的教堂變成墓園，更曾淪為彈藥庫和燈塔。它以多重身份，經歷了葡萄牙、荷蘭和英國的統治，見證了馬六甲殖民地的滄桑。它坎坷的命途，加上聖方濟感人的事蹟，還有墓碑石刻的珍貴原始史料，都造就了這個承載著豐富歷史的重點古蹟，吸引遊人到來朝聖、考古或尋幽探秘。



在天主教香港教區的支持下，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於二零零五年十一月成立了天主教研究中心，以推動天主教研究的發展。

中心的目的包括：

- 1) 促進與天主教相關的學術研究；
- 2) 培訓天主教研究學者；
- 3) 加強世界各地天主教學者間的學術交流；
- 4) 推廣對天主教文化的知識。重點研究在探討天主教與社會的關係，包括歷史和當代角度。



安達旅運成立於一九五七年，為香港經營旅遊服務先鋒之一。一九六六年，除了成為香港旅遊協會創會會員，更是IATA機票銷售量第一之旅行社，直到現在為止，仍一直處於領導地位。

我們擁有超過二百名員工，以專業的水準加上熱誠的態度，務求滿足每位顧客之需要。安達創新的服務路向及理念，均備受顧客、同業及供應商所推崇。我們亦很榮幸能屢獲殊榮，包括經由亞太地區同業所投票，而獲選為「全年最佳旅行社」。本公司業務廣泛，提供以下多項旅遊服務：

- 機票代理 - 批發和代訂世界各地機票
- 旅遊套餐 - 提供各類酒店機票連鎖產品
- 包團旅遊 - 提供專業及特色的旅遊，包括朝歷史考察、朝聖、學術交流等
- 郵輪旅遊 - 皇家加勒比國際郵輪及菁英郵輪於香港及澳門之總代理
- 企業商務旅行 - 業務顧問專注為企業客戶安排旅程及住宿
- 零售旅遊 - 各類個人旅遊服務

如有興趣了解本公司之服務，可致電2316-1133

公司網頁：<http://www.lotus-tours.com/>